

## 声明

本文档原始材料收集于网络，版权属于原作者、译者及出版社等，版权所有人如有异议，请立即与本人或论坛管理员联系要求删除。本文档仅用于 Hi ! PDA 论坛电子书爱好者测试 eSlick 及其它 6 寸 E-ink 显示效果，交流电子书制作经验，不得转载或用于任何商业目的，本论坛也不得以 VIP 专用或扣除积分、积点等方式提供下载。请于下载学习后 24 小时内自行删除，阅读应购买正版书籍。

Hi ! PDA Hongcha59

# 银河英雄传说 7

## 怒涛篇

【日】田中芳树

## 第一章 黄金狮子旗下

### I

当银河帝国统帅部总长奥斯卡·冯·罗严塔尔元帅为了参加御前会议而跨著大步走进指定的会议室时，已经有两名同伴先到了。这两个人是军务尚书巴尔·冯·奥贝斯坦和宇宙舰队司令长官渥佛根·米达麦亚两位元帅。人称「帝国三长官」很难得地共聚一堂。

这三个人从外表看来就显得极为不相同。一个是头发半白、装著义眼、身材纤瘦而血色不怎麽好的军务尚书；第二个是有著深棕色头发、右眼珠黑色、左眼珠蓝色，素有「金银妖瞳」之称的美男子统帅本部总长；第三人则是有蜂蜜色头发、灰眼珠、个子较为矮小的宇宙舰队司令长官。後两者不只是单纯的同僚而已，他们还是长久以来即生死与共的好朋友。这三人都正值少壮之年。

宇宙历七九九年，新帝国历元年一〇月九日。

费沙行星才开始其为银河帝国皇帝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大本营所在地的历史。这一年九月，二三岁的年轻皇帝放弃了长达五世纪的帝国首都行星奥丁，把他的宝座移到至去年为止尚歌颂著治外法权之春的费沙去。距离他戴上皇冠还不到一〇〇天。

在首都远至费沙之後，皇帝莱因哈特把大本营设置在他没没有戴上帝冠之前，於「诸神的黄昏」战役中充当临时元帅府的旅馆中。不管是当时或现在，这家旅馆在设备或格调上都没有太高的评价，但是，和宇宙港及都心之间的联络却很方便，这大概是它唯一的商业价值。这一点或许是莱因哈特选定此地的理由，不过，这位年轻貌美的征服者具有和他本身的容貌及才能并行的尊重实用性的精神，却也是原因之一，甚至连旅馆内的房间都只是适合一个普通的单身汉居住的摆设。

罗严塔尔走进的房间也只是一间谈不上豪华的平凡会议室，家具的价格或许昂贵，但却没有值得称道

之处。只有一面墙上装饰著不久前才制定的罗严克拉姆王朝的军旗，这面旗帜对著这个没什麼个性可言的旅馆中的一室放射出压迫性的光芒。以前，高登巴姆王朝的军旗是黑底配上金黄色的双头鹰。现在这面旗已经被废弃了，取而代之的是罗严克拉姆王朝有金黄色滚边和鲜红底色的军旗，中央则配上了金黄色的狮子像。这面极尽奢华之能事的军旗被称为「黄金狮子旗」。在创意方面来说并没有什麼独创性，它之所以让当时和後代的人有如此深刻的印象，是因为它象徵著拥有这面军旗的金黄头发的年轻人及跟随他的众将官。

而在这间房间里面的三名元帅就是所有将官的代表人物。他们的地位、功绩、知名度都紧紧跟在皇帝之後，奥贝斯坦身在总司令部及後方，其他两人则在前线，参与无数的战役，同时赢得同样多的胜利。尤其是米达麦亚和罗严塔尔被称为「帝国双璧」，和年纪轻轻就去世的齐格飞·吉尔菲艾斯是帝国军的常胜军。「疾风之狼」以三一岁，「金眼妖瞳」以三二岁的轻轻年纪就爬上了军人生涯的最高峰。跟在他们後面的後进或许有之，但是，却没有人能追过他们。

罗严塔尔朝著先到的两个人行注目礼後坐了下来。由於这是正式场合，他断不能无视於一向不和的军务尚书的存在，而只顾著和密友米达麦亚谈笑风生，这种事应该在其他的机会及场所做的。

「陛下什么时候接见？」

罗严塔尔问道，不过，那只是形式上的发问。他的密友回答他：「大概快了吧？」罗严塔尔这次把箭头对著军务尚书说：「陛下叫我们来是为了什麼理由？」

「或许是为了达列肯普的事吧？」

这正是最重要的事。

「是啊！舒坦梅□提督有报告进来了。」

「怎麽样？」

奥贝斯坦用义眼看著发问的罗严塔尔和把身子微

微探向前的米达麦亚，然後回答道。

「达列肯普已经命丧黄泉了。这几天遗体就会送回来了。」

军务尚书提到了驻军在自由同盟领土的正中央干达尔星系的行星乌鲁瓦希上的一级上将的名字。今年七月，驻同盟的高级事务官菲尔姆特·连列肯普一级上将，被同盟军的不法分子强行拉走，使得舒坦梅不断地和犯罪集团及同盟政府进行交涉。

「啊，果然：」

这不是意料之外的事。自从接获达列肯普被绑架的消息之後，大家都认为他生还的机会几近於零。这是在动乱的时代选择了动乱人生的人们特有的嗅觉，也是一种常识。

「那麼，达列肯普的死因是？」

「自缢。」

军务尚书的回答极为简洁，声音也极其低沉、乾涩，但是对听话的人来说，却有一股难以言喻的渗透力。两位沙场上的名将不禁无言对视。有著充满活力的灰眼珠的米达麦亚歪著头说道：

「那麼，连列肯普的死不能归罪於杨威利吗？」

米达麦亚这样问，与其说是询问倒不如说是提出了问题。對於今後军事上的决定及行动，他必须要了解皇帝莱因哈特及军务尚书的意思。

「如果是处於顺境，连列肯普断无自杀的理由。很明显的，事情会演变成这样，杨威利要负一部分的责任。更何况他也不做辩解，现在也还在逃亡当中，问罪於他也是不得已的。」

「杨威利」这个名字对同盟军或对帝国军而言，都具有不可轻忽的意义。在同盟军的提督中享有不败盛名的他，在同盟屈膝於莱因哈特之後便退役过著退休生活了。连列肯普以前在战场曾两次败在杨的手下，

这种屈辱是令连列肯普难忘而且也难以释怀的。或许他就是在监视杨的一举一动，却仍然找不出任何疑点的情况下想逮捕杨，却反而遭到难以反抗的袭击吧？事情在没有办法表面化的情况下，所有枝微末节都只能用推测的。但是，败北的沈重心灵重担模糊了连列肯普的判断力，却也是不争的事实。他被赋予了超过他本身能力的职责，这件事似乎成了皇帝莱因哈特在人事上一个极罕见的失败例子。

米达麦亚交抱著两手。

「连列肯普是一个对部属极其公正的男子汉哪！」

「很遗憾的，杨威利不是他的部属。」

连列肯普的缺点在於缺乏对敌人的宽容及思想上的弹性，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不管是罗严塔尔也好，米达麦亚也好，他们不无哀悼同伴的心情，但事实上，他们对敌手杨威利的评价原就高於那个不幸的同伴，所以，如果发生了和现实相反的情况，或许他们反而会觉得很失望。關於这一点他们两人都有共识，不过，

军务尚书奥贝斯坦的心情却还没有透明化。

以前莱因哈特曾感佩於杨的力量，而有意要他加入帝国军的阵营，或许到目前为止，他也还没有完全死了这条心。在知道了主君的这种心意时，米达麦亚和罗严塔尔心中都表赞同；但是，奥贝斯坦却极为有礼地、但又态度强硬地持反对的意见。当时奥贝斯坦主张，如果非要杨加入帝国军的阵容，就一定要杨遵守以下的条件。

「当时你主张什麼样的条件，我实在很有兴趣知道。」

「你想听吗？罗严塔尔元帅。」

「不，不听我也知道是什麼。」

「哦：？」

「你的意思是要让杨任职旧有的同盟领地，支配他的祖国，并让他去讨伐以前的同志罢？」

奥贝斯坦只是一味地拨弄著他的手指头，脸上的肌肉及声带似乎连动都不想动。罗严塔尔用他那金眼妖瞳的锐利眼光，凝视著奥贝斯坦的侧脸，微微地弯起了嘴角。

「这就是你的想法吧？试炼人才比让人才集中在陛下的身旁还重要？」

「集中人才固然重要，但是认清这个人值不值得信赖，不就是我们的责任吗？」

「难道每一个在陛下身边的人都得接受你的审问吗？很好！那麽，请问又该由谁来确认审问者本身是公正而且忠於陛下的呢？」

面对这麽苛刻而猛烈的讽刺，义眼军务尚书至少在表面上是回之以漠然的反应。

「这让你们来执行就行了吧？」

什麼意思？罗严塔尔不出声，用他那两只颜色不同的眼睛质问道。

「姑且不论制度，帝国的兵权实际上是在你们两位手上。如果你们发现我有任何不轨的行为时，一定会有办法将我排除的吧？」

「军务尚书似乎有所误解。」

罗严塔尔的声音充分显现出他露骨的反感，米达麦亚勉强□下自己即将爆发的怒气，担心地看著自己那亲密的朋友。凭著十年来的相交，米达麦亚知道罗严塔尔不是一个容易犯上的男人，但是却常常在言语表现上有过度激烈的反应。

「误解？」

「我是指關於兵权的所在一事。在我们罗严克拉姆王朝中，兵权是由皇帝莱因哈特陛下全权掌握的。我自己，或者是米达麦亚司令长官都只不过是陛下的代理人而已。照军务尚书的说法，似乎有意唆使我们

将兵权纳为己有：」

这种说法原像是奥贝斯坦贯有的辛辣言论。军务尚书经常在他的义眼中闪著冷漠的光芒，一抓住辩论对方的弱点就会说出让对方脸色涨得鲜红、无言以对的狠话。尽管现在立於防御的立场，奥贝斯坦仍然冷静异常。

「这真令我感到意外。如果以你的论调来看，那麽我对陛下是不是公正，似乎从一开始就无需你劳心了。我的公正只要陛下来判断就可以了。」

「真是诡辩！」

「你们还不停止吗？」

米达麦亚用左手手掌重重地击在桌子上大喝一声，军务尚书和统帅本部总长於是结束了规模虽小但极其苛刻、猛烈的唇枪舌战。低沈的呼吸声很难以去判断是发自何人，但是瞬间之後，罗严塔尔重新把身体深深埋进沙发中，而奥贝斯坦则站了起来，消失在

洗手间。

米达麦亚用一只手拢了拢不太整齐的蜂蜜色头发，故意发出了揶揄的声音。

「原本我以为和军务尚书斗嘴是我的工作哪！这一次竟然由你来出头了。」

被密友这么一说，罗严塔尔只能苦笑著。

「别讽刺我了，米达麦亚，我自己也知道刚才的举动太过小孩子气了。」

事实上，他认为自己很不可取地为战斗的情绪所控制，那都是被奥贝斯坦所具有的冷漠气质所刺激而一时失去了理性的控制所致。

米达麦亚似乎想说些什麼，却又有些犹豫，这一点并不像他的作为。

奥贝斯坦灰著脸回到室内，空气中微微□著一触即

发的火药味，但是，这种不愉快的沈默并没有持续大长的时间。他们的皇帝飘著一头金黄的头发，修长的身材裹著黑色和银色交织而成的军服姗姗而来了。

## I I

「皇帝用他自己的生命和生涯来表现自己。他是一个诗人。一个不需要语言的诗人。」

这是有「艺术家提督」之称的梅克林格一级上将对他主君的评语。这大概是在所有跟随在这个年轻的霸者身旁的勇将们一致的想法。即使是那些不会去深思时间的大河将流向何处的人，也不会对因跟随著这个年轻人而使自己也名留千史一事感到丝毫的怀疑。

「高登巴姆王朝盗取了宇宙，而罗严克拉姆王朝征服了宇宙。」

一部分的历史学家的评语虽然不一定公正，但是，和即位前的政略及即位後的弹压大相迳庭，和反历史轨迹而行的鲁道夫·冯·高登巴姆相较之下，莱因哈特的

霸业倒是充满了刺激人们罗曼蒂克心态的光彩。

自从一五岁上战场以来，莱因哈特大概有七成的时间都奉献在军神的祭坛上。他在战场上的以及周边的无数成功都是靠其本身的智略及勇气缔造出来的。以前批评他为「骄傲的金发小子」的人们，不禁要对胜利女神明显地偏爱他一事咒骂连连。然而，莱因哈特总只是命令女神给他与其力量相符的战果，他从来不曾依赖过女神的垂怜。

莱因哈特已经证明了他自己是吃立於历史上的名将，但是，他是否是一个明君则尚待时间的考验。

他在任职旧银河帝国宰相时所做的各种政治、社会方面的改革是很值得赞赏的。历经五个世纪之久，沈淀於历史底部的腐败及颓废几乎被他一扫而空，特权阶级也因此被放逐到时间的坟墓当中。大概没有其他的统治者像他一样，在短短的两年之内完成那麽大的业绩。

然而，对明君而言，最大的课题便是维系明君的

声名於不墜。以明君的姿态出现而能不以昏君或暴君的结局收场者实在是少之又少。一个君主在接受历史的审判之前，必得先承受得住自己精神上的衰弱。立宪君主可以把一部分的责任委交给宪法或议会，但是一个专制的君主所能依靠的，只有他自己本身的才能、度量及良心。如果是一个从一开始就欠缺责任感的人或许还比较好收场，倒是那种想当个明君却屡遭挫折的人往往会成为最坏的暴君。

罗严克拉姆不是高登巴姆王朝的第三九代皇帝，而是罗严克拉姆王朝第一代的皇帝。而在继任者还没有诞生之际，他应该也算是唯一的皇帝。现在，「新帝国」不是依赖传统及制度，而是靠著至高者个人的力量及人格耸立在历史的激流中的。这个基盘显得太脆弱了，而企图利用制度及血统使这个王朝强化及永续化，便是军务尚书奥贝斯坦著眼之处。这是一般人的看法。

皇帝已经知道连列肯普的死讯，但是，当他接到军务尚书重新整理过的口头报告时，仍然持续了短暂的沈默。当气氛沈潜下来时，这位眉清目秀的年轻人

看来不像是病人或死人，倒像是用水晶雕刻而成的雕像一样显得有些无机质感。不久之後，雕像发出了声音，这使得他看来恢复了不少生气。

「连列肯普原本就不是一个人格完整的人。但是，他也不是罪大恶极至需要被强制致死的男人。我深表遗憾。」

「陛下是不是想到要将罪过归到某人身上？」

罗严塔尔冷静但尖锐地问道。他并无意批评莱因哈特。身为统帅本部总长的罗严塔尔必须了解皇帝想把罪过委至何人身上，他好准备动员帝国军。是要追击逃亡中的杨威利呢？或是要求束手无策、甚至任凭事态恶化的同盟政府，履行「巴拉特和约」的义务？或者反过来要同盟政府去追击杨呢？不管是做哪一种判断，都已经超过纯军事的□围了。

同时，罗严塔尔心中有一种希望年轻的主君能给他一个不平凡答覆的私人感情。对于聪明、敏锐如他者而言，这也是一种难以整理的心理要素。当高登巴

姆王朝的权力结构看来还是屹立不摇，坚固不可侵犯的时候，罗严塔尔就和密友一起投效到莱因哈特的麾下了。他们把自己的未来全权委交给没有门阀背景，只有二〇岁前后的年轻人。而这个选择似乎有所回报了，罗严塔尔以三二岁的年纪就跃上了帝国元帅、帝国军统帅本部总长的宝座。当然，他本身也具有足以与其地位相符的才能及功绩。他在战场上立下了无数的武勋，对罗严克拉姆独裁体制及王朝霸权的树立有著极大的功劳。

在这期间，他在战场以外的场所也建立了很大的功勋。两年前，时值「利普休达特战役」的末期，相当於半个莱因哈特的齐格飞·吉尔菲艾斯，为了保护挚友不被暗杀者所杀而牺牲自己的生命时，大家都担心莱因哈特会因为这场巨大的冲击及悲哀而陷入人格崩溃的绝境中。在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之后，罗严克拉姆一党却面临了最大的危机。当时，采用了奥贝斯坦辛辣的策谋，主导打倒背后的敌人立典拉德公爵的行动者便是罗严塔尔和米达麦亚。如果光是奥贝斯坦如此主张，恐怕是无法怂动其他的提督们的。由於这次行动的决断力及指导力，他们两人□「帝国双璧」□确

立了自己光辉耀眼的宝石地位。

这些行动、功勋都在增加了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巨星般的光芒。关于这一点，罗严塔尔并不感到有任何的不平。他心灵深处不稳的部分只有在巨星的光芒出现阴霾的时候才会激烈地动摇。或许是因为罗严塔尔希望他忠诚的对象是一个完美的人。

不管是罗严塔尔的自负或者是客观的评论，罗严塔尔的才能和气度都远远超过高登巴姆王朝历代的皇帝们甚多。而要统御这样的他，当然必须要具备有凌驾他之上的才能及宽大的气量及深沈的人格。

他的密友渥佛根·米达麦亚一向以单纯、明晰而且一以贯之的生存方式自我要求。罗严塔尔对其正确的选择敬爱有加，但是，他也知道自己是不可能追随其後的。

：莱因哈特应该也洞察了统帅本部总长简短的质问中隐藏了被压缩了的膨胀心情。年轻的皇帝轻轻地拢起覆在他白晰额上的头发，顿时，室内闪烁著金黄

色的光芒。

这当然是他无意识的动作。在他的生涯中，他从来不曾以自己的美貌作为武器。不管他的美貌是如何地出众，然而，他自己本身在这方面却没有任何的贡献，功劳应该归於和他所憎恶的父亲，及和亲爱的姊姊相较之下，印象显得极为淡薄的母亲的血统。因此，美貌不是他想夸耀的重点所在。然而，尽管他本人是抱持著这样的态度，但他那令雕像也不禁为之黯然失色的美貌及华丽的动作在在都让旁人不得不发出赞叹的声音。

「与其惋惜去年的葡萄酒不好喝，不如好好地研究今年所种的葡萄品种，这样或许会比较有效率。」

这个回答似乎有避开主题的嫌疑，但是，罗严塔尔并没有不快的感觉。莱因哈特的才华及智略从来不会让他感到不快。

「我倒是想趁这个机会，利用杨威利和同盟政府之间的空隙，把那个异才纳到我的麾下。军务尚书你

认为如何？」

「应该是可以的。」

年轻的皇帝长长的睫毛间闪著意外的表情，奥贝斯坦用他那两只义眼凝视著皇帝，慢慢地说道。

「但是，应该利用杨威利切断自由同盟的命脉，这是条件。」

莱因哈特微微地动了动他那像是用古典派画家的笔细致地描绘出来的眉毛。米达麦亚和罗严塔尔带著咋舌的表情无言相视。没想到军务尚书竟然堂堂地提出了刚刚还被统帅本部总长批判的方案。

「杨威利如果臣属於陛下，就等於抛弃了他以前所属的国家，否定了他以前战斗的理由了。如果是这样，抹掉任何一个会成为他日後三心二意的要素也是为他自己好啊！」

「∴」

「但是，下官不认为他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莱因哈特坐在沙发上翘起他那双长长的腿。他把手肘枕在扶手上，把像要透视人心般的锐利眼神投向军务尚书。

「杨威利不可能服从於我，这就是你想说的话罢？」

「是的::」

军务尚书冷然地避开了可能会被解释为主君的才能不足的答覆。他的大胆，或者该说是感觉迟钝，连极端讨厌他的其他两位元帅也不得不为之侧目。

「再说，就算杨威利愿意臣服於陛下跟前，什么样的地位、职责才适合他呢？如果安插的地位过小，可能会引起他的不满；如果过大，也可能引起其他人的不安。」

他虽然没有把话说得明明白白的，但是，一旦杨成了皇帝的臣下，就一定会成为米达麦亚和罗严塔尔的竞争对手。杨有可能凌驾他们之上，统合旧同盟的势力而稳坐第二把交椅。

第二把交椅是必须加以排除的。因为罗严克拉姆王朝的开山始祖莱因哈特，可以说是在半世之内急速蓬勃发展起来的，主君和臣下的关系尚未制度化，传统也还没有成立。足以取第一位而代之的第二把交椅是不能存在的。不管是罗严塔

尔也好，米达麦亚也罢，对于自己身为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个人的臣下、

罗严克拉姆王朝的朝臣一事，大概意识也都还很薄弱。更何况如果尚抱著彼此并

不是君臣而是盟友关系的想法的话，君臣的秩序就难以维持下去了。组织化、传

统化了的忠诚心正是使罗严克拉姆王朝永续存活

的要素，所以，目前的关系不是

「皇帝和朋友」，而是「皇帝和臣下」，这应该是唯一的

「:: 我知道了。杨威利的事情就先搁著吧！」

莱因哈特不说他已经完全死心了。或许是控制自己不要再紧紧追问吧？奥贝斯坦也沈默了。

「尽管如此，连一个杨威利都容纳不下的民主政治不是显得太偏狭了吗？」

莱因哈特心口想著，不觉说出了口。渥佛根·米达麦亚对此有了反应。

「话是没错，但是，陛下，问题不在制度本身，而是在运用制度的人。陛下的英才也不见容於高登巴姆王朝呀！请陛下想想不久前的例子。」

「没错，的确是这样啊！」

莱因哈特苦笑道。然而，脸上已经没了那股热劲，罗严塔尔看在眼里，遂问道：

「那麽，陛下，应该怎麽做呢？要趁著连列肯普死亡之际，一口气并吞同盟所有的领土吗？或者要暂缓脚步？」

「帝国军倾巢而出，快刀斩乱麻也是可以，但是，那些共和主义者们正热情地狂舞著，我们不妨就先站在高处看他们张牙舞爪，直到他们疲累了为止。」

莱因哈特如此说道，似乎有意要控制自己的霸气似的。三个元帅都有些感到意外。杂道光只是把大本营移到费沙就能满足皇帝的英气吗？皇帝那只白□的手把玩著垂挂在他胸前的坠饰。

年轻貌美的皇帝那闪著金黄色光辉的头发上方，和他的头发呈现同样色泽的狮子无言地咆哮著。三位元帅同时朝著军旗和皇帝行了一个礼。每个人的眼中各怀著不同的感怀及思绪。这个时候，对著正要退出

的三个元帅答礼的莱因哈特，其表情微微闪著对自己本身些许的焦躁和不安。

罗严塔尔元帅的副官艾密尔·列肯道夫少校，为了几件统帅本部的事务有待上司的裁决而在室外等著。结束了御前会议退出室外的金眼妖瞳青年元帅和有著蜂蜜色头发的密友，轻轻地打了声招呼便往走廊上走去，一边接过部下呈上来的文件。他快速地看过之後便立即下了指令。他那明确但略带机械性的语气让副官觉得有些异样感，副官看著上司，但是，罗严塔尔心灵的悸动哪是一个外人所能透视的？

∴ 皇帝，请不要给我反抗的空隙！我是为了选你做为历史的舵手、拥立你、夸示你的军旗而来的。请不要让我後悔我的选择。你应该随时随地走在我的前头，而且必须永远散放著傲人的光芒才对。消极或安定岂是你的光源？

无人能匹敌的霸气及行动力，才是你的真正价值所在啊∴。

皇帝的首席秘书官希尔德，也就是希尔格尔·冯·玛林道夫理所当然地跟著莱因哈特来到费沙。她的父亲国务尚书佛兰兹·冯·玛林道夫伯爵则留在原来的帝都行星奥丁处理国事。和皇帝、首席阁员距离数千光年之遥，再怎麼活用超光速通讯，国事实在难以做到如预期般的顺利、圆滑。但是，这只是暂时的权宜体制，不久之後，国务尚书应该也会跟在皇帝後面来到费沙的，不可能是皇帝去迁就属下的。奥丁已经不可能再成为帝国的中枢了。

希尔德辅佐莱因哈特处理政务，另一方面也为莱因哈特分析急速而且大幅度的情况转变。连列肯普的妄为及同盟政府的昏庸促使杨威利自立，因此，构成现状的政治、军事上的要素当然也就更加复杂了。任何一小撮集团的势力都让人无法安心。因为不管是罗严克拉姆王朝或是自由同盟，都是由一滴水渐渐汇聚成大河的。

- B 自由同盟的现有政权
- C 杨威利的独立势力
- D 费沙的旧势力
- E 旧帝国高登巴姆王朝的余党
- F 宣誓独立的艾尔·法西尔

稍为想了一想，希尔德又添加了第七项。

### G 地球教的余党

或许是自己的猜疑心过重罢？希尔德把视线投向桌上的小镜子，试著在自己装模作样思索著的脸上眯起一只眼睛。结果，一扮起这个表情，蓄著短发、像个美貌的少年的伯爵千金的脸看来就更像个少年了。

希尔德耸了耸一边的肩膀，将两只手高高地举起做深呼吸。她充满活力的脑细胞偶尔也需要休息。

说来，古往今来的政治状况都很单纯、明快。半世纪之前，帝国和同盟的刑事警察曾经合作破获麻药贩卖组织。只要双方的首脑部门同意；这种事也不是

不可能的。当时没有尝试过第二次，而现在，每一个分裂人类世界的细胞似乎都挥著对自己有利的字典，尝试告诉他人什麼是真正的正义。

希尔德所属的阵营中握有的字典应该比别人的要来得厚。但是，莱因哈特却从来不认为屈服在大贵族们手中的金边字典是一件清高的事。和莱因哈特敌对的阵营中，又有谁能说以前的莱因哈特是不存在的呢？

希尔德重新看了看从A到F各个势力。她发现每一个势力或大或小都有一些弱点。D和G失去了根据地，没有了公然的武力。B和E则欠缺人才。F软弱无力一如婴儿。而A和C则完全取决於统率者个人的力量。如果没有了统率者，组织本身可能就会面临解体的命运。希尔德只要一想到今年五月的巴米利恩会战中，没有後继者的莱因哈特如果真的被杨打倒所将造成的後果，她就不寒而栗。

最值得警戒的是B、C、D和F的结合，也就是以杨威利的人际关系为核心，同盟军和费沙的不满分

子集结在一起。军事力和经济力合体产生化学反应时，或许就会引发诸如一点点毒烟就可以击倒一只巨龙之类的事态。即使是杨也不可能认为自己只凭著单薄的军事力量就能打倒莱因哈特。如果真的这样想，杨就不会是那麽可怕的人物了，只不过是一个英雄式的自我陶醉者罢了。

如果能打倒皇帝，「杨威利日後会有什麼展望吗？」

这个疑问盘据在希尔德的胸中。她虽然无以透视宇宙的一切事象，但是，以她正确的分析能力，她知道杨的行为不是根据计画而行的，而是以紧急避难为主。只要看他在巴米利恩会战中的表现就知道了。由民选政府所发出来的命令，对他而言就如同神明的托付。

希尔德对杨威利有很大的兴趣。在希尔德眼中，杨的才能和性向的不一致性太大了。他虽然具有极高的处理现实问题能力，但是，他本人却似乎很厌烦於这种事情。希尔德可以想像得出杨失望地望著年纪轻

轻就成为整个国家中最重要人物的自己时的景象。

巴米利恩会战结束之后，杨为了和莱因哈特会面而被请到莱因哈特的爱舰伯伦希尔上来。希尔德从亲卫队长奇斯里准将等人那儿听说了，杨本人看起来根本不像是一个建立了无数功勋的男人。与其说他像一个元帅或司令官，倒不如说更像一个心思纤细的年轻学者。但是，他虽然只身来到敌舰上，却丝毫没有畏惧的样子。或许这就是杨的真正价值所在。

如果没有杨威利这个有著些许特异人格的人存在，同盟军的武力或费沙的经济力也就失去了化合的触媒。然而，若果真如此，帝国军就势必要各个击破每一个蠢蠢欲动的大小势力了。而这种情形在无形中就增加了不少麻烦。

即使聪明如皇帝莱因哈特，在这几个礼拜中，处理状况时也无法有明快的决断。

「不知道陛下到底怎麼想？」

希尔德对年轻皇帝的才能没有一丝一毫的不安。可是，她也发现到莱因哈特的精神线是由强韧的超高度钢和纤细的银线搓捻而成的。在战场上，经常是由前者发挥机能，维持莱因哈特不败的神话，在处理行政上也是如此。但是，意欲完成历史上无人可比之霸业的年轻人精神基调却是由银线所编织而成的。莱因哈特内藏的火□是熊熊地燃烧著，但是，激烈的火□不是容易烧尽的吗？这个恐惧在聪明的伯爵小姐脑中落下了一大片阴影。

## I V

皇帝莱因哈特转移大本营到费沙，对新帝国的技术官员而言是一种颇具魅力的刺激剂。身兼工部尚书和帝国首都建设长官的少壮派席尔瓦贝尔西住在大本营附近的老旧大楼□面，画夜不分地执行著他的任务。只有一个礼拜的病假是例外的情形。

工部省的次官是一个叫古尔克的中年官僚政治家，他应该是一个有足以担起职务的男人，但是在席尔瓦贝尔西请病假期间，古尔克虽然勤奋不懈，却还

是延误了工作。当他看见销假回来上班的工部尚书立即投入工作，开始处理案件时，顿时丧失了自信，遂向皇帝提出了辞呈。

年轻貌美的皇帝很意外地对著等待挨怒骂声的次官露出了笑容。

「次官的职责就是接任尚书的工作。如果你的才干凌驾席尔瓦贝尔西的话，当尚书的就是你而不是他了。你很了解自己，这一点就足够了。」

由於皇帝的意向如此，古尔克仍然继续担任工部省次官的官职。莱因哈特虽然没有说出口，不过，他确实没有意思让工部省这个巨大的机构和权限永续下去。不管是哪个国家机构和社会体制，只要安定化了之後，都会把实地业务部门委交给民间以缩小组织。在创业及扩充时期是需要像席尔瓦贝尔西那样的异才，但是，在缩小组织及安定的时期反而需要像古尔克这样坚忍踏实的人。在皇帝的眼中，古尔克就像一种计量器，把他手上过多的部分削减掉就剩下适当的规模和权限组织。

莱因哈特在人事的布著上就像任用驻同盟高级事务官连列肯普一级上将一样，有失策的时候，但是，因这样的宽大和见识而成功的例子远较失败的例子多得多。连皇帝也认同其异於常人才干的席尔瓦贝尔西计画腾出巨大的能量的一部分，把行星费沙变成全宇宙的中心。

他是人类宇宙史上第一个工部尚书，已经名留後世了，只要行星费沙存在宇宙当中，他的名字就不会被遗忘。

另一方面，费沙人的心境总是难以平静。以前原为他们的祖父的行星被帝国佔领，而现在更是被生吞活剥、消化了。有人恶意地开玩笑说：「下一步就是被排泄的份了」，这正是费沙人深刻之败北感的证明。原本他们竭尽全力去利用费沙处於帝国及同盟两大势力中间的地理条件，努力地使用财富和权谋术数实质地去支配宇宙，但是，现在一切都已成泡影了。

「文明人的智慧输给野蛮人的臂力。」

也有人这样说道，结果，那也只不过是不得不承认自己败北之後的自我怜悯罢了。因为事前他们无能洞察对方诉诸臂力的迹象。

「左看右看都是帝国人不愉快的面孔。」

「尽管如此，一年不到，好像情况已经有所变化了呢！」

在费沙人交换著感慨的视线当中，帝国军黑、银搭配的制服却每一天都在增加中，整个大气的一半似乎就是为了提供他们呼吸似的。

有一大半的费沙人并没有任何理由对皇帝莱因哈特抱持好感，可是，他们对其构想力的壮大、决断及行动力的迅速却不得不大加赞赏。这种感觉的确或多或少都掺有某种不纯的因素。如果莱因哈特是个无能的人，那麽，被一个无能者所打败的自己岂不掉进了无名的深渊中了？原应具有压倒性优势的经济力在武力面前根本没什麼看头，原本应为独占性的情报也没

有带来任何益处，而他们就在这种情况下被帝国军所占领了。才略丰富的费沙人一向住在保守的世界观的温室中，在被金发的年轻人敲破之前，他们都不晓得玻璃的脆弱。

不管怎麽说，皇帝莱因哈特正在创造历史是一件毋庸置疑的事。同时，身为一个费沙人，他们不能不关心在这个正在被创造的历史豪华舞台中，他们到底是扮演什麽样的角色。

也有人自我要求从事积极的展望和行动。原本费沙人的长处就是在被赋与的政治状况中完成最大的利益。原来的费沙也不是人人平等的天国，有因获得既得权利的横暴豪商而哭泣的中小商人，也有因商场失败而衰败的一家人。对这些人来说，莱因哈特的征服所带来的时代激变可以说是败者复活战的唯一机会。他们努力寻求征服者的欢心，为军需品的调度、士兵宿舍的建设、提供经济及交通、地理、市民感情等的相关情报而四处奔走。尤其是年轻的一代对长老们的反弹及对年轻的征服者情绪上的支持更是一日快过一日，而帝国政府也有意图地对年轻的费沙人以礼相待，

开始搭乘云霄飞车朝著共存的道路飞奔。

V

更巨大的变动而足以摇撼众人脚步的是十一月一日的事。

这一天，已故菲尔姆特·连列肯普一级上将的秘密葬礼正式举行。军务尚书奥贝斯坦元帅担任治丧委员，皇帝莱因哈特及政府军部的高级官员都列席了，但是，和故人的地位相较之下，葬礼却显得有些过简。帝国政府方面对于高级官员的死是否要公开化一事尚未接到皇帝的裁决，而且故人的死和前年去世的坎普提督一样，由於其死因是极不名誉的自缢，所以列席的提督们也很难因为他的死而激发昂扬的战意。

有著灰色头发和灰色眼睛的奈特哈尔·缪拉对邻座的米达麦亚低声说道：

「这麽说来，连列肯普提督没有办法晋升为元帅了？」

「因为他不是战死的。」

「即使是殉职也不行吗？」

米达麦亚无言地点点头。正如加缪拉所说的，连列肯普确实是殉职的没错，但是其中的罪过却多过於功绩。或许由於他擅离岗位，而使得帝国政府为根据「巴拉特和约」所建立起来的新秩序所投下的建设及整備的心血、时间都白费了。连列肯普再怎麽样都无法避开尽管只是暂时的假象，却有可能浮上水面的平和时代，却因他的莽撞而再度使和平的曙光沈没於罪过的深渊中。

在葬礼之前，一个隶属於连列肯普舰队的少将恳求米达麦亚。

「下官在连列肯普一级上将的底下做了五年了。或许他多少做了没有办法让人通融的事，但是他毕竟是我的上司。请您要求皇帝下令进行复仇战！」

米达麦亚很能了解少将这样的要求。但是，根据米达麦亚的见解，连列肯普的地位仅止於少将或中将的话，对他自己或别人而言都是比较幸连的。人各有才，而且在大小、形式上相差了十万八千里，譬如，一个优秀的舰队指挥官不一定是个优秀的事务官。错看这一点或许是皇帝的失败，但是旁人也不能否认这是连列肯普贬低自己价值的结果。当然，他违背了皇帝的期待，破坏新王朝的权威，罪过也不小。

因此，连列肯普不值得晋升为元帅。皇帝莱因哈特不给他元帅的封号，於情似乎过於严峻，但於理则是正确的。如果皇帝碍於情面而给予连列肯普「元帅」的封号，就等於造成双重的错误。第一次的错误是不能用第二次的错误来弥补的。

这种事并不是授予臣下高位就可以解决的。如果说贤帝马克西米利安·由谢夫二世的继任者寇尔涅尼亚斯一世，有些许缺点而不足以被称为明君的话，那罪不在其才能或业绩方面，他滥颁元帅封号给臣下，甚至连小舰队的指挥官也授予元帅权杖。虽然在征服自由同盟失败之後，或许是有所觉悟罢，但到他死前

再也没有给过元帅的封号了::。

米达麦亚想转移话题，他用灰色的眼睛看著眼前的同事。

「对了，怎麽样了？搭你那般新旗舰的感觉如何？」

「棒极了！」

繆拉避开因周可能投射过来的奇异眼光，脸上微微泛著喜悦的光芒回答道。

自从罗严克拉姆王朝建立以来，兵工厂最先完成的战舰便是「帕西法尔」，

而蒙皇帝下赐此舰荣誉的便是他奈特哈尔·繆拉一级上将。他在「巴米利恩会战」中解救主君莱因哈特於危急之时，在激战的漩涡中曾四度换乘战舰奋战不已，充分表现了他勇敢善战的特性，也因此「铁壁繆拉」之名广为敌我双方所熟悉。就连因他而无法获

得完全胜利的敌手杨威利都赞扬他是一代良将，缪拉的功名遂继「帝国双璧」之後而名扬於世。然而，他也不因此而骄矜，仍然保有同事间最年轻者所具有的诚实态度。

还想回答米达麦亚问题的缪拉，灰色的瞳孔中映出了一个新的人影。皇帝莱因哈特的次席副官挨近两人身边来。

迪奥多尔·冯·流肯晋升为少校了。那是前些日子在邱梅尔男爵府邸中发生暗杀皇帝未遂事件时，他成功地射杀了犯人集团中的一员而受赏的。和皇帝同年龄的他，在表现方式上虽然和主君有些不同，但仍有未脱的稚气，看来就像军官学校中不知天高地厚的低年级学生。

「请元帅和各位一级上将到十六楼的花岗岩室集合。皇帝陛下想听听各位的意见。」

关于谈话的内容流肯不可能知道，所以米达麦亚也没有问。他的脑海□浮现了前些日子在御前会议中

犹疑於决断和选择之皇帝的身影。

花岗岩室不像个会议室，倒像个宽广的沙龙，已经为提督们准备好了咖啡了。

「难道皇帝要亲征？」

弗利□·由谢夫·毕典菲尔特一级上将自言自语地说道。然而，同僚们都知道，他不是发问，而是心中如此期待著。毕典菲尔特是最强烈表现出新王朝的武断性格的男人，他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他用他那淡茶色的眼睛兴味索然地环视著室内的装饰。

「陛下希望有敌人的存在。他是一个为作战而生的人，但是，战争却又结束得太早了 :::」

奈特哈尔·缪拉这样认为。他自己本身也是个军人，年龄也还不到厌战的时候。如果说他对充满荣光的年轻皇帝除了尊敬之外，还有一些怜悯的话，似乎就显得不敬。然而，他也亲眼看到了当吉尔菲艾斯提督死亡时，莱因哈特悲痛的模样。

「陛下迁到费沙来固然好，可是对於军制改革，我总有些许的不安。军事力量采中央集权的好。如果给予每一个军管区兵权，一旦中央的统制力衰退时，不就容易形成割据的局面吗？」

留守在奥丁、身居後方总司令官要职的梅克林格一级上将曾这样对缪拉说过。皇帝莱因哈特虽然年轻，充满了生命力及可能性，但是就算是天才或英雄都

难免一死。一个人活在世上时的价值越大，死後所留下的空隙也就越大。这是梅克林格所担心的事，但是缪拉还不致於如此悲观。从年龄上来看，梅克林格及缪拉都一定会比皇帝先走一步，以後的课题就交给後世的人去烦恼吧！

当他把咖啡杯拿在手上时，耳还传来了「帝国双璧」的小声交谈。

「那麽，同盟政府或军部对这次的事件采取什麼样的应对措施？」

「左往右来，然後结束。」

同盟军部目前的混乱及迷惘尤其明显。关于连列肯普事务官的横死及杨退役元帅的失踪，同盟政府都还没有发表正式的声明。他们把前者的责任归於帝国政府的秘密主义，至於後者，他们则强辩不可能知道一个平民的动静，结果，整个事情的演变越发显得暧昧、混乱。

「事情至此只能说已经失去了统治能力了。一旦盖子松了，煮沸的汤喷出来，接著就一定是一场混乱了。」

把咖啡杯放回桌上後，毕典菲尔特加入了他们的谈话。

「那麽，不是应该由我们去松掉盖子的吗？同盟政府的混乱就是大神奥丁要我们并吞同盟领土的契机呀！」

「就算我们要出兵，也还没有补给的准备。」

米达麦亚冷静地指出缺失。

「三年前的亚姆立札会战就是一面镜子。这一次挨饿的可是我们哪！」

「只要掌握住同盟的补给基地就行了。」

「根据哪一条法律？」

「哪一条法律？」

毕典菲尔特哼哼笑道。橘红色的长发在空中摇晃。即使做出这样的不礼貌行为，这个猛将身上也看不出一点邪气，米达麦亚也无从憎恶起。毕典菲尔特轻轻地推开了咖啡杯。

「法律的根据有那麽重要吗？」

「同盟政府只要有镇压反抗政府武装势力的意思

及能力，我们就不能对杨威利下手。因为在巴拉特和约中清楚地记载著不干涉他们内政的条文。」

「他们虽然是有这个意思，但是很明显的，他们欠缺这方面的能力。杨威利现在在哪里？连列肯普到过哪里？我个人觉得这个疑问也就是他们的界限了。」

毕典菲尔特的说词极其痛切，米达麦亚只能苦笑著沈默不语了。事实上，他也想过类似的问题。如果是在平时，要制止毕典菲尔特急进论的应该是梅克林格的任务。

「总之，我们帝国或同盟政府都是不合理地对待杨威利，或许这就是问题的所在。」

米达麦亚朝交抱著手臂沈默不语的奥贝斯坦投来一道几近嘲讽的视线说道。他一直怀疑连列肯普的妄为虽不致於是全面性的，但有可能是受了奥贝斯坦的唆使。

即使撇开这件事不谈，帝国军的选择也不简单。

如果确认杨威利是新银河帝国的公敌，那麼，帝国军就可以采取直接的行动除掉他。然而这样一来，同时也让其他许多无秩序的反帝国运动以杨为象徵而统一起来。

「即使只是一群乌合之众，只要有杨威利那样的聪明头脑，就可以发挥出超乎其实力甚多的力量。另一方面，如果与我们敌对的势力就保持这样的分裂状态，我们也只有一个一个地予以击破了。这可是一件很麻烦的事呀！」

「那麼，乾脆就让杨威利去统治反皇帝的势力。然後，只要处置了杨，就可以一举断绝火山脉了。熔岩再怎麼流，冷却之後也没什麼力量了。」

毕典菲尔特的意见听来似嫌过於粗杂，但是，从战略论上来说却也没错。直接攻击统一的组织中枢，比各个击破分立的小组织要来得有效率。然而，如此一来也有可能产生以杨为中心的统一势力超越帝国方面的制御能力而有巨大化的危险。新生的罗严克拉姆王朝在军事方面具有压倒性的力量，而且亲自率领大

军的年轻皇帝又是一个战争的天才。但是，军事力量并不是支撑历史和空间的一切要素，并吞费沙和屈服同盟而膨胀出来的部分，当然就使得构造密度变薄了。当这个部分发生破裂的情况时，是不是有可能再修复？「杨威利是这样，但是：奈特哈尔·缪拉歪著头说道。

「他是传闻中一连串骚动的原因，而真正的情形又是如何呢？梅尔卡兹提督还活著」提督们都投以奇异的眼光。正如缪拉所言，让连列肯普强向同盟政府要求逮捕杨，造成同盟政府恐慌并使自己做出脱序行为的关键，就是在军方的声明中已经战死於巴米利恩会战的梅尔卡兹提督的生死传闻。「这麼看来，他还活著吧」法伦海特一级上将淡蓝色的瞳孔中闪著光芒。梅尔卡兹提督和他是旧识。以前他和梅尔卡兹在莱因哈特的指挥下和同盟军在亚斯提星域作战。而在利普休达特战役中，法伦海特正是不得不担任贵族联合军总指挥官梅尔卡兹的僚将。当利普休达特战役结束时，梅尔卡兹在副官的劝说下亡命到同盟去，而成为俘虏的法伦海特并没有被定罪，反而成了莱因哈特的部属。「现在，我跟他是属於两个不同阵营的人了。

这两三年来的变化可真是大呀！法伦海特并不是那种容易感伤的人，然而前瞻未来，回顾过去，他又难以平息心中汹涌的波涛。这个转变会以什么样的形式结束呢？在没有看见结局以前是不能死的法伦海特在心中喃喃说著。这个时候，在花岗岩室中莱因哈特的幕僚只有三名元帅、四名一级上将。和利普休达特战役胜利之後比较起来，吉尔菲艾斯、坎普、连列肯普三人已经升天了，梅克林格、克斯拉、舒坦梅兹、鲁兹四人则留在任职地，瓦列则因负伤正在疗养中。生者总是还有再见的一天，但是，当这些身经百战的勇将们注意到莱因哈特身边的幕僚人数减少了大半时，瞬间，每个人心头都罩上了一层寂寥的阴影。

「越来越寂寞了。」

毕典菲尔特轻轻地摇了摇头。

坐在他旁边的是亚伦斯特·冯·艾齐纳哈一级上将。年龄三三岁，稍为显得纤瘦了些，红褐色的头发整齐地梳理著，但是，後脑部却有一小撮朝天直立著。

艾齐纳哈无言地点了点头。他是一个极端寡言的男人，有人说，他在皇帝莱因哈特面前甚至也只有「是」和「不是」这两句话而已。当然，传闻多多少少总是有夸大之嫌，但是，他的副官及士兵总是习惯于从他的表情及动作而不是从声音去反应，这个传闻却又近于事实。譬如，当他搓响三次手指头，士兵便得以几近于音速的速度送上放了半颗砂糖的半杯咖啡。缪拉就曾看过两次这种场面。

据说，他在军官学校念书时除了吃饭的时间之外，就从来没有人看过他开口，即使被搔头时也只是无声地嗤笑著。更有传闻说他在高级军官俱乐部「海鹰」喝咖啡时不慎把杯子掉落地上，他喃喃地说了一声「糟糕」，当时，同席的米达麦亚和鲁兹两提督闻言不禁盯著他看，事後还彼此询问道：「那个人说话了吗？」

然而，尽管这一类的传言再多，对于艾齐纳哈身为指挥官的能力却没有人表示过怀疑。或许是守护天使没有善尽职责吧？在巨大的会战中，他很少有机会在华丽的场合中出现，但是，在搅乱敌人的后方、阻止敌人的增援部队前进、防卫己方的补给线及佯攻作

战、陆上支援方面的重要任务上，他总是默默、确实地达成工作。对于这个从来没有让年轻的主君失望，忠心地追随在一旁的艾齐纳哈，莱因哈特给他和那些建立了许多功勋的勇将们同样的待遇，授予他一级上将的地位。连对莱因哈特的武官人事经常有不同意见的军务尚书奥贝斯坦元帅也积极地劝皇帝这样做。或许是不管接受什么样的命令都不会有厌恶或不平的表情，一心

一意只为己方奉献的他，也获得了一向严格考核的奥贝斯坦之极高评价。

艾齐纳哈还有太太及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婴儿，至於这个太过於沈默的男人是如何追到现在的太太，米达麦亚等人一直觉得很不可思议。

莱因哈特麾下的最高干部中，已婚者占少数。元帅方面只有米达麦亚结了婚，一级上将中则只有瓦列及艾齐纳哈纳已婚，而瓦列又已和妻子死别，所以目前有家室的人就只有两名。连缪拉和毕典菲尔特都因为来往於战场之间而错过了结婚的机会，就只有这个

「沈默提督」有了太太。米达麦亚虽然有爱妻，但是遗憾尚未有孩子。至於他那个亲密的好友，虽然年纪轻轻已经爬升上元帅的高位，但是，他那让道德家不禁要皱起眉头的好色习性，不管在奥丁或是在费沙都发挥得淋漓尽致。

在离开奥丁时，米达麦亚曾试著劝好友赶快结婚。

「结婚？」

罗严塔尔不禁低声笑道。他除了以无奈的笑容感谢挚友的关心之外，再也找不出可以平衡自己感情的方法了。笑过了之後，他那令无数女性迷惑的金眼妖瞳闪著难以名状的光芒。

「我没有组织家庭的意思，我也没有那种资格。你应该比谁都清楚这一点的，不是吗？」

「唔，我不晓得。」

米达麦亚放冷箭般地回应道。金眼妖瞳的脸上瞬

间闪过一抹不像他该有的不安表情。

「喂，不要让人心里发毛啊！」

「你会有担心的理由吗？」

两人相视苦笑著和解了。

「对了，以前那个女的跟著你到费沙来了？她真的那麽喜欢你吗？」

「这个嘛 :: 我想她是想亲眼看著我毁灭才待在我身边的。这不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吗？」

定居在他宿舍里的艾尔芙莉德·冯·克劳拉，是被罗严塔尔处了刑的立典拉德公爵外甥的女儿。

米达麦亚的心上了好几道担忧的锁。奥贝斯坦会怎麽想呢？或者，他正怎麽想呢？

「你打算怎麽做，我不知道，不过，罗严塔尔，

那个女人不好。」

「那你说该怎麽做呢？」

「给她一些钱，把她赶走，只有这样了。」

「这不像是你会说出来的话嘛！」

罗严塔尔有些意外似地看著眼前的挚友。

「不管用什麽方式，总之，就是要找出一条解决之道。你正一步一步走向迷路深处。在我眼里看来是这样。」

「你看来真的像是这样啊？」

「不对吗？」

「不，事实上，我自己也不得不这样想」

蓝色、锐利的左眼和黑色、深邃的右眼在这个时

候罩上了一层同样颜色的阴霾。然後，罗严塔尔装出了笑容拍拍朋友的肩膀。

「不要担心，米达麦亚。说来我也还算是个军人。要毁就会毁在剑上，不会毁在女人手里的」

当米达麦亚从回忆中惊醒过来时，金眼妖瞳元帅伸直了脊背站了起来。

「疾风之狼」也慌忙跟著站了起来。皇帝莱因哈特走了进来。

## VI

莱因哈特感到不愉快。自从连列肯普被杨威利的馀党绑架之後，他就一直显得非常迷惑。而这个有著金黄色头发的年轻人并不习惯於「迷惑」这种事。

连列肯普的横死已呈现表面化的现在，他应该向同盟追究责任，讨回公道吗？或者暂时不动声色，等待敌人的自灭，把一切委交给时间去裁夺呢？

帝国军的三个长官难以理解前些日子皇帝的想法也是无可厚非的事情。连皇帝本身也无法了解自己为何会如此消极。之所以使他这样犹疑的理由是，他一再自我告诫不可以采用高压的形式来行使几近於无限制的权力。在缔结巴拉特和约之後的四、五个月，又对手下败将使用武力这件事，让他的意识有些犹豫。

而毕典非尔特的一番辩论又使他挥开了犹豫的阴霾。当毕典菲尔特被皇帝问及意见时，他便把先前对米达麦亚的辩词说给年轻的主君听，然而，一开始时，他的说法似乎并不怎麽能够打动人心。皇帝认为毕典菲尔特太理所当然会提出主战论。然而，下面的这段话却决定了整个事态。

「陛下之所以被夸为常胜军，是因为您一直在带动历史。难道这一次您要袖手旁观让历史来左右您吗？」

这段话对金发的年轻人造成的效果极为惊人。看来就像一股生气吹进了雕像的躯体当中一样。

「毕典菲尔特所言甚是。」

从沙发上站了起来的皇帝，水蓝色的瞳孔中散放着猛烈的光彩。无数的灿星在他的眼中乱舞著。他并不是被毕典菲尔特说动了，而是因为他又发现了他本身所要追求的东西。

「朕考虑得太多了。至高的大义名分就是宇宙的统一。在这个名分之前，区区的正当性是不值得考虑的。」

在空气像是结晶化了的一片静寂中，皇帝的声音形成了律动的音波。

「毕典菲尔特提督！」

「在！」

「朕命令你带著黑色枪骑兵舰队迅速地赶往同盟领地去。和在行星乌鲁瓦希的舒坦梅兹提督会合，维

持我本队所到之处的当地治安。」

「遵命！」

在橘色的头发下，年轻猛将的脸色潮红。他的期待获得了最大的回应。接著，莱因哈特把他那双水蓝色的眼睛投向跟随在一旁的首席秘书官身上。

「玛林道夫小姐，在近日将连列肯普的死公诸於世，发出向同盟政府追究责任的出兵宣言。在这个礼拜内完成演说的草稿。」

「是，陛下！」

希尔德也被莱因哈特的霸气所制压，连忠告或反驳的馀地都没有。在她的眼中，皇帝看来耀眼得令人惧怕。

「不过，陛下，在居城完工以前没有固定的座位。」

毕典菲尔特说完，莱因哈特停下脚步回过头来。

华丽的金黄色头发扬起了一阵风。年轻的霸主从他端丽的嘴唇说出後世的历史学家在写他的传记时一定会写下的台词。

「我不需要居城。我所有的就是银河帝国的王城。目前，战舰伯伦希尔就是宝座的所在。」

几近於战栗的昂扬感鞭策著提督们的中枢神经。这种霸气就是他们称颂的皇帝的本质。皇帝不是宫殿里的居民，他是属於战场的。

然而，撇开莱因哈特的霸气不说，巨大的星际帝国是需要政治、军事、情报的中枢地的，而莱因哈特把费沙视为最佳考虑地点的构想并没有改变。以工部尚书席尔瓦贝尔西为指挥官的帝国首都建设本部的活动也更形活泼化，皇帝的新居城暂定名称为「狮子之泉」知道座宫殿的建□并不是从莱因哈特一世期间开始进行的。莱因哈特优美的身影消失在门的那一侧，目送著皇帝离开的提督们都感觉到自己体内的温度不断地上升，随即各自散会了。十一月一〇日。在「黑色枪骑兵」舰队的旗舰「王虎」的舰桥上，弗利兹·由谢夫·毕典

菲尔特一级上将交抱著两手看著萤幕。在他的视线中,行星费沙已经只化为众星群中最大的一颗星了。虽然是匆忙出发,但是他被要求的倒也只是慢速前进而已。舰队副司令官哈尔巴休泰德上将、参谋长格雷布纳上将、高级副官迪尔克先准将等幕僚都带著精悍的表情并列在司令官的四周。看著他们的脸,率领「黑色枪骑兵」的橘发猛将大胆地说道。「哪,我们就为举杯庆祝胜利前往同盟首都吧!」舰桥的壁面上,「黄金狮子旗」放射出豪奢的色彩。新王朝的军队就在新军旗的率领下开始了他们最初贪欲的远征。这是距离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金黄色的头发上戴上皇冠後一四一天之後的事。

## 第二章 背弃一切旗帜

### I

当罗严克拉姆王朝的支配者和其军队在耀眼的「黄金狮子旗」带领下,开始粉碎历史和宇宙的行动时,有一团没有任何旗帜,在永远的黑夜□流浪著的宇宙船队。

後世多半称他们为「杨威利独立舰队」,但是,主事者却简单地自称为「非正规队」,他的部队则称为「杨非正规队」。总之,由於必须有一个称呼做为他们的专属记号,这个不甘心地从温室中被迫逃往寒风袭袭逼人的现实世界中、追求退休金生活者,只好让队员们为自己取个名字。虽然表面上的理由是为了促进队员们的连带意识及自觉,但是事实上,最大的动机却是因为命名实在太烦人了。

这一招的确有效果。也有人觉得这个名称是再好不过的了,不过这绝对是「我们的军队」这一种自觉所产生出来的偏见。杨从数量之多足以编成一个旅团的应徵名称中选出了一个奇特的作品。

一个曾有一段时期离开了本队的有名干部,在决定名称的当时因为有自己的存在而决定命名为「俊男奥利比·波布兰和衬托的男人们」,很遗憾的,没有一个人赞成他的意见。总而言之,杨威利并不想为自己的集团取一个大过矫饰的名称。

## 「流亡的集团」

杨知道和他敌对的一方为他们取了道个辛辣的名称。如果无视於他们之所以落到如此地步的经过而只看现在的话,道个评价也有其正确的一面。即使杨威利任司令官,维利伯尔·由希姆·冯·梅尔卡兹辅佐他,华尔·冯·先寇布、亚列克斯·卡介伦、达斯提·亚典波罗充当幕僚随侍在侧,他们和国家的正统性依旧无缘。这五名将官可以组织、指挥的军队甚至可高达五〇〇万人的规模,但是事实上,他们只有舰艇六〇〇多艘,兵员一万六〇〇〇名。

既没有政治上的保护,也没有补给基地。当和梅尔卡兹一行人在被废置了的塔扬汗基地再会的欢政告一段落之後,非正规部队的干部们就得为今後的出路大伤脑筋了。

只有达斯提·亚典波罗一边梳著他那纠结在一起的铁灰色头发,一边开始了实际的行动。他的样子根本不像是个堂堂的提督,倒像是一个行动派的革命家。杨原本对这个军官学校晚辈的战术指挥能力就有很高的

评价,然而,一旦卸下了军队的枷锁,亚典波罗却又表现出令人大感意外的行动力及组织力,他从事军队的再编制作业及拟定战术、兵员训练等,其勤奋及活泼的做事方法让所有的人大都大吃一惊。杨因为无所事事,所以特别注意到他充沛的精力。

「怎麽样?元帅,我们去把伊谢尔伦夺回来,把到艾尔·法西尔星域的回廊周边当成解放区,以应付帝国的攻势吧!」

达斯提·亚典波罗的提案就像是不折不扣的「学生革命家」的主张。或许是因为他用了「解放区」道个说法之故。杨虽然很想讽刺地告诉他「说得可真轻松」,但是,仔细一想,道个晚辈的提案也不无战略上的价值。

「即使占领了伊谢尔伦要塞,也只是让回廊孤立而已。不过,如果能确保艾尔·法西尔为桥头堡,和迪亚马特、亚斯提等其他的周边星域连接起来,使解放回廊成立的话,或许不管今後的状况如何变化,我们都比较好应对。可是,目前时机似乎还没到。」

杨是这麽想的。如果再就政略方面来考量，似乎应该多储存一些将来政治上的交易材料。

与其承认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及新银河帝国的霸权，要回伊谢尔伦要塞，或许使艾尔·法西尔在「帝国自由都市」的名目下半独立，守护著民主共和政治微弱的灯火要来得可行些。要使皇帝莱因哈特认同这个约定就需要付出相当的代价。

这个时候，杨完全没有考虑到莱因哈特破坏约定的可能性。那个像是用灌注了艺术之神气息的画具画出来的美貌年轻人，或许会征服、侵略、肃清、复仇，但是，应该不会破坏自己曾约定过的誓约。在见到他一面之後，杨就从对方的身上感受到这一点。

「这麽说来，皇帝莱因哈特好好活著对整个局势来说比较有利了。」

仅仅半年前，在巴米利恩星域中将莱因哈特追逼至面临败北命运的杨现在竟然这麽想。原本他对莱因哈特个人就没抱什麼敌意。

杨威利这个人是由无数的矛盾所构成的有机体。他轻蔑军队却又爬升至元帅的阶级；他忌避战争却又不断获得胜利；他对国家的存在意义感到怀疑，却又对国家贡献良多；他忽视勤勉的美德却又缔造了无人可比的实绩。因此，也有人指责他欠缺哲学，然而，在杨的心中一贯秉持的想法是自己只不过是历史这个舞台剧中的替身演员，只要有一个更具伟大个性的人物登场，他就会让出主角的宝座，自己返到观众席去，或许这就是他最大的愿望了。

「宇宙是一个剧场,而历史是一部没有作者的剧曲。」

杨在他还没有完成的历史论中这样记载著，这只是重温极为古老的箴言而已，并不是什麼具有独创性的产物。但是，从这一小部分就可以了解他的观点了。

如果和自由同盟的国父亚雷·海尼森生在同一个时代的话，或许杨的生涯会比较单纯、明快些。他对海尼森的思想 and 人格有著无可置疑的忠诚，如果他在

军事上只担任辅佐的角色，保持著走在指导者的後面一步的地位，或许更能使他振奋。

也有历史学家指出，杨有不想做第一人而宁愿屈居第二的心理倾向。譬如，杨对老前辈亚历山大·比克古提督的倍加敬爱，并不单单是由於敬爱而产生的感情，也有一部分是他自己想居於第二位的深层心理所致。

悲叹对同盟军而言最有利的布阵为以比克古为司令长官、杨为参谋总长而始终不能如愿的人们，大概也都是出於相同的见解。

当然，杨本身对这些评价并没有明确的回答。然而，在他不长的生涯中，始终没有找到足以做为他在政治上忠诚的对象却也是事实。而这个事实究竟是幸或不幸，或许连当事人杨都没办法弄清楚吧？

尔卡兹一行人再会面之後，杨知道了艾尔·法西尔星系政府发表了从同盟政府中独立出来的宣言。亚典波罗的「解放战略」当然是根据这情报而立案的。

「请马上赶往艾尔·法西尔去。那边的人们即使有无限的热情，却在政、战两方面都没有任何策略。他们一定很欢迫您去当最高指导者。」

华尔特·冯·先寇布也这样劝说杨。与其说是劝说，杨倒觉得听起来更像唆使。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杨还是拒绝居於反帝国运动的最高指导者的地位。

「最高指导者必须是一般的平民。没有由军人支配的民主共和制度。我不能做什麼指导者。」

「太顽固了！」

向来不懂什麼叫客气的先寇布使用了毫不饶人的表现方式。

「你已经不是军人了。你只是一个政府既没有给薪水又没有支付退休金的无位无官的平民而已。还有什麼好客气的？」

「不是客气。」

杨的说法听起来几乎只是单纯的抗辩，然而，他不想立刻赶往艾尔·法西尔的理由不只有一个。他想说的是事情并没有那麼简单。

「你有没有想过你和皇帝莱因哈特之间的差别在哪□？元帅。」

「是才能上的差别。」

「不，不是才能上的差别，是霸气上的差别。」

被先寇市一针见血地指出痛处，杨把一只手放在头顶的扁帽上，怅然地说不出话来。他没办法反驳先寇布的主张。

「皇帝莱因哈特是那种如果命运想从他身旁溜过，他就会用力抓住命运的衣领，好让命运听从他指挥的人。不管这样是对是错，那就是他的价值所在。然而，换做是你的话：」

出乎杨的预料之外，先寇布并无意再继续指责他，只是他那像绅士般端整的脸上浮现出难以言喻的表情。

「你好像有什麼话想说，元帅？你在想什麼？在目前这个阶段」

微微地犹豫了之後，杨小声地说道。

「我所想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希望列贝罗议长能够巧妙地掩饰我的不在。」

从同盟首都海尼森逃出之後，杨一直在思考及策略的迷路中摸索著，而且是边走边想。

如果给他五年的时间，或许杨就可以像使用刀叉一样，使用其建设性的构想力及破坏的策谋力料理整个宇宙，施行接近於他理想中的民主共和国了。然而，实际上在他手掌上的砂漏□的砂粒只有六十天的份量。连列肯普的擅行及列贝罗的过度反应，等於是用顽冥的水泥把砂漏的流出口给堵住了，使得杨从微微的冬眠巢穴中被逼了出来。

他向往中的退休金生活只有短短的两个月，甜美的演奏随即结束。过去的十二年间，杨都从薪水中付出了退休金的预备金，然而，现在他只拿到两个月的退休金。这笔生意很明显地是吃了大亏。结果，杨不管於公於私，不管是理想或现实都有著极大的不满足感。

尽管如此，他又不能放著参加构□历史的责任不管。

艾尔·法西尔虽有些无谋却又毅然扬起自立的旗帜的时候，一时之间，杨把急速赶往该处之事纳入考虑□围。他还不至於被亚典波罗或先寇布所怂恿。但是，

如果前往艾尔·法西尔，他就有了大义名分及根据地，而艾尔·法西尔则可以获得有力的军事专家。

然而，杨也预测到了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这场壮丽的暴风将会登场，而在这场暴风袭卷的方向尚未分晓之前，他不想在自己和同盟政府之间制造决定性的间隙。

如果现在他就投靠到艾尔·法西尔去，引发一场大恐慌的同盟政府有可能因此和帝国完全串联起来。或许也会有呼应艾尔·法西尔而掘起的星系政府，但是以杨目前的战力而言，他根本救不了他们。也许他只能在远处看著他们被帝国军巨大的躯体挤扁、压碎。

皇帝莱因哈特一定会有所行动，对于这一点杨是绝对不怀疑的。在今年之内，他一定会亲率大军，把自由同盟领地内的每一个星星倒进他金黄的酒杯中，像古代神话中的巨神一样一饮而尽。从某个意义上来说，杨把莱因哈特的为人掌握得清清楚楚的。那个像是将水晶固体化而作成的美貌年轻人是绝对不允许宇宙的命运在自己的掌握□围之外稳定存在著的。在覆著宝盖的

睡床上等待著成果来报的样子并不适合那个年轻人。对於先寇布如此评断莱因哈特,杨完全表示赞同。

一思及此,再反过来看自己,杨不禁要莫可奈何地苦笑了。先寇布的观点是这样,而他想的是自己正走在原本不屬於自己的道路上。

後世的人对於这个时期的杨也有很严苛的批判。

「杨威利叛离自由同盟的时候并没有做战略上的任何盘算。他只不过是在生命面临危机时,采取极为冲动的、单纯的自我防卫的行动罢了。如果这是被称为智将的他所采取的行动,那真是大让人失望了:」

「如果杨威利是一个想制霸宇宙的野心家的话,在巴米利恩星域会战时,他应该就会无规於政府停战的命令而将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打倒在炮火当中。另一方面,如果他想当一个忠於自由同盟的军人以终其一生的话,他不就应该遵循政府的意恩,即使是不近情理的受死也甘之如饴吗?总而言之,杨威利并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

杨也知道自己并非完美,所以面对这些指责,他也没有办法反驳。当然,他也不会像个乖孩子一样毫无条件地接受这种指责。

若要说起不完美,那麽,「奇迹杨」的新婚妻子菲列特利加·G·杨也彻彻底底地知道自己实在是一个很不完美的主妇。当她试了几次料理都失败,把炖羊肉变成黑色的黑炭时,同乘在旗褫上的卡介伦家的女儿莎洛特·菲莉丝就会安慰她。

「没关系,菲列特利加姊姊,只要不断地练习就一定可以做得很好。」

「谢谢□,莎洛特。」

但是,莎洛特·菲莉丝的父亲担任杨独立舰队的补给及会计管理职务,以他的立场来说,他是没办法无限制地予以宽大的供给的。菲列特利加每失败一次,就等於浪费了一份士兵的食粮。尽管亚列克斯再怎麽擅於文书工作,他也不能无中生有。他用委婉曲折的

表现方式说服菲列特利加，她应该还有比学习料理更重要的事情。

菲列特利加於是选择了能活用自己长处的副官之职，而不固执於主妇的立场；暂时专心於她办公桌上的工作。她的丈夫及前辈们是不是因为她这个决定而松了一口气，甚至用纸杯盛了威士忌酒乾杯庆祝，这件事倒没有留下任何记录。

总而言之，杨并不怎麽指望这个小他七岁的年轻妻子能成为家事名人。

另一方面，菲列特利加任职副官的能力却又远在水准之上。她对上司意思的理解力、记忆力、判断力、事务处理的能力都值得众人一再的赞赏。从她个人的历史来说，担任杨的副官时代比做杨的妻子时间还来得长。而杨似乎也很喜欢以菲列特利加为对象说他个人在战略上的想法。

「如果皇帝莱因哈特大举亲征，同盟政府可能有一半会匆匆忙忙派遣使者来我这□。没错，他们甚至会

委我以兼任统合作战本部长及宇宙舰队司令长官的军事全权。」

「你会接受吗？」

「这个嘛，如果他们在双手奉上礼物时突然插一刀，那实在就没什麼好说的了。」

以杨的观点来看，人之所以坏也是不得已的。如果在接受各种荣典，欢欢喜喜地出面时被暗杀的话，或许就会让祖先蒙羞，让後世人嘲笑。同盟政府也有可能将杨当成牺牲的供品以求取国家的安泰。上次他就险些被谋杀了。

杨忧郁地想起同盟最高评议会议长姜·列贝罗严谨的表情。列贝罗曾企图谋杀杨，不过，他并不是因为个人的野心也不是出於任何恶意 - 虽然这很让人伤脑筋。他只不过是了为了使自从国父亚雷·海尼森之後，有二个世纪半历史的自由同盟继续存活下去罢了。为了让国家得以存活下去，他宁愿承受在历史上留下谋杀「奇迹杨」的主犯恶名。即使那只是一种类似自

我陶醉之精神的作用，至少如果他有主观而彻底的信念及觉悟的话，要对付还真是不简单。

现在最让人伤脑筋的一件事是列贝罗所代表的政府及军部的意思未必是一样的，决定他们行动的最大因素恐怕是「冲动」。尽管杨再怎么精於洞悉人事，也几乎不可能去猜测出造成他们冲动的内容。但是，他仍然做了一个最坏的预测，他甚至没有将这个预测的内容告诉妻子。如果他的预测没错的话，他也已经知道自己该采取什麼行动，但是为了使自己的行动正当化，目前，他就不能到艾尔·法西尔去。

达斯提·亚典波罗帶著令人大感兴趣的情报来到司令室，是在他们从海尼森逃脱出来之後的第三个礼拜。虽说是情报，却与军事及政治无关，反倒是类似市井的杂谈闻话。他制止了想离席的菲列特利加，刻意地降低了声音。

「您知道先寇布中将的私生女儿也在这条舰上吗？」

亚典波罗直视著杨夫妇的脸浮起满足的表情。要让「奇迹杨」发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虽然他的话既不壮大，也不具任何建设性，更不是什麼高次元的话题，但是，他确实让杨吓了一跳。

亚典波罗在本质上是一个喜欢争乱的活泼气息远胜於和平之无聊的青年，但是，他还能够分辨出什麼秘密是可以□漏，什麼秘密是攸关生命的□围。他甚至没有把事实告诉当事人先寇布。

他在确认「非正规部队」所有人员的名单时，发现了卡特萝捷·冯·克罗歇尔这个名字，这个名字让他停下了思绪去探索自己记忆中的片断。让他去想起先寇布以前曾跟他说过關於行踪不明的女儿之事，著实花了他不少的时间。

「於是，我为了一睹先寇市中将的千金尊容，刚刚便到飞行员的休息室去看了看。」

「怎麼樣？」

杨的声音中充满了好奇心。

「年龄大概在一五、六岁左右，可是个大美人呢！而且看起来很有爬升的可能。不过，可能个性有些倔强。」

「你打算放弃独身主义了吗？亚典波罗提督。」

被菲列特利加这么一问，亚典波罗一瞬间陷入了沈思。在杨夫妇看来，他有一半以上是认真在思考，但是，结果他还是摇了摇铁灰色的头。

「啊，别开玩笑。要称呼先寇布中将岳父似乎不是一件很愉快的未来梦想哩！」

杨似有同感地点了点头，亚典波罗遂微微地笑了笑。

「从年龄上看来，我倒觉得她和尤里安可能比较相配。」

「不行哟！尤里安有莎洛特·菲莉丝了。」

杨和亚典波罗都不知道杨的被监护者尤里安和卡特萝捷，已经在今年六月见过面了，雨个人还你一言我一语地说著。

「可是，如果卡介伦的女儿和先寇布的女儿同时爱上尤里安的话，那可就有好戏看了。那些愚笨的父亲们该怎麽竞争呢？」

看著亚典波罗那毫不负责任的兴风作浪态势，菲列特利加感到有些厌烦，她便毫不留情地在平静的水面上投下了一颗石子。

「是呀！不过，不论是哪一方获胜，杨家都会有一门很好的亲戚的。」

听到这句话，杨深深地陷入沈思的状态中，菲列特利加及亚典波罗见状不得不强忍住笑。

「不管怎样，尤里安那孩子到地球去也已经好几

个月了应该会没事吧？」

「那是当然的，他一定平安的。」

杨的语气稍微加强了些。

这一年，杨三三岁，而作为杨的被监护者已经有五年之久的尤里安·敏兹也以十七岁的年纪晋升到中尉了。虽然他比保护者当年爬升的速度快了四年，而且有实绩，然而，以他的年纪来说，还是一个异数。

「或许他二〇岁就可以做到校官，二五岁就会晋升为提督了。比你还快哪！」

卡介伦如此预测道。

听卡介伦这么一说，杨也装模作样地回答著，然而，他的表情却又和他的声音背道而驰。

原本杨并无意让尤里安当军人的，但是，他接受了尤里安本人的意愿，不论在公或私方面都给与少年

军人式的教育。杨亲自教他战略及战术，白刃战由先寇布担任教官，空战技术则由奥利比·波布兰负责指导。至於办公桌方面的重要性就由菲列特利加及卡介伦一手调教。以杨的立场来说，他是打算先确认少年的资质到底适合朝哪个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他也想藉著一流教师的阵容让尤里安感受到压力而放弃当军人的志愿，但是，这样说又未免太露骨了。

然而，尤里安天赋异禀，不管在哪一方面他都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教师们都感到很满意，但是，同时又有一种恐惧感。

奥利比·波布兰曾这样对亚麻色头发的少年说道。

「尤里安，你什麼事都可以做得很好，要注意一件事！战略战术方面不要输给杨威利；白刃战要赢过华尔特·冯·先寇布；空战技术要胜过奥利比·波布兰。否则，你会成为「一无是处」这句话活生生的例子。」

他所说的这些话大概是在为杨的心情做辩解，但是在这段训示之後，他又附加了一句话，而这段话大

概就是波布兰式的心情了。

「所以啊，尤里安，你至少得努力在性事上超越过我呀！」

但是据亚列克斯·卡介伦的说法，波布兰的说教及杨的担心都没什麼说服力。如果尤里安的战略战术凌驾波布兰、白刃战胜过杨、空战技术超越先寇布的话，这三个人根本就没有资格向少年自夸什麼了。

但是，不管怎麼说，他们每一个人对尤里安都是善意的关怀，都希望他平安并成大业。

杨所以不采取行动的理由之一，是因为他在等待尤里安带著贵重的情报从地球回来的日子。他虽然不必为事情的发展负主要的责任，但是，他不能守住尤里安应该可以归去的家而流落到这个地步，让杨有负债的感觉。

杨威利和他的部下们逃脱之後，自由同盟的首都海尼森就像一只困在乾枯的沼地中的食草性恐龙一样，凄惨而痛苦地翻滚著。当杨逃离之际，他的部下和同盟政府、已故菲尔姆特·连列肯普事务官麾下的帝国军三者之间有过一阵枪火来往，而这是市民所不知道的事。从那一天之後，海尼森的大气及大地就在无声和无形中渐渐龟裂了。

即使到了这个时候，自由同盟最高评议会议长姜·列贝罗为了守住急速解体的国家轮廓及向心力，仍然不断地四处活动。尽管如此，事实上也几乎没有什麼实效。

列贝罗没有把连列肯普事务官的横死及杨元帅的不得已脱逃让市民知道。因为他相信，为了同盟政府的名誉及安全，这麼做是必要的。在首都内部展开的市

街战被以「不值得评论的事故」为由处理掉了，但是，这种做法只是增加了市民的不安及不信任感而已。

後世的历史学家这样说道。

「姜·列贝罗对国家的忠诚心及责任感是不容置疑的。但是，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有无谓的努力及无益的奉献。同盟最高评议会议长姜·列贝罗所做的事就是这样」

「姜·列贝罗的不幸从他在优布·特留尼西特不名誉的逃亡之後坐上元首的实座时就开始了。如果他是一个在野人士，或许就不会和企图谋杀杨威利的可耻事件扯上关系，也或许他就可以坐上杨一意推行的平民革命政权的宝座。但是，一切的可能性都背他而去」

原本列贝罗就不是肥胖的人，而连日来的苦恼及过度的疲累更使得他形消骨毁，他看来显得瘦骨嶙峋而了无生气。皮肤失去了光泽，只有两眼中布满了微血管的红丝。

看不过去的文房官长及秘书官都劝他好好休息一下，但是，列贝罗一句话都不说，仍然拖著疲惫的身

体回到办公室，运私务上的朋友关系都斩断了，只有他和他自己的影子形单影只地埋首於公务上。

「看来是撑不了多久了。」

底下的人不禁大胆而一针见血地预测著。话中虽然省去了主词，不过，所指的不是一个人名就是一个国名吧？

上一届的最高评议会议长优布·特留尼西特被其反对派称为「巧言令色之徒」，但是，在操纵支持者及浮动阶层的情绪上，他却是一等一的高手。他的容貌及辩才是他颠倒众生的原因之一，最厉害的是从国防委员长晋升为议长时，他在就职典礼上招待了四个十几岁的少年及少女。

其中一个是和家人从帝国亡命而来的少年，当他们逃离时，他的双亲被杀了，之後，他靠著自己的苦读，以第一名进了军官学校，他的名字叫克里斯道夫·迪凯尔。另一个是虽然考上了大学却志愿从军当护士，在战场上救了三个士兵生命的少女。第三个则是

成为救济伤病兵募款活动领导的年轻少女。第四个则是从沈迷麻药的世界中及时抽身，在父亲的农场中工作，在乳牛的竞赛及辩论大会中勇夺冠军的少年。

特留尼西特介绍这四个人为「年轻的共和国民」，在讲台上和他们一一握手，并送给他们他所想出来的「青少年荣誉奖」。而他在颁奖之后的演说更是极尽缺乏羞耻心及客观性之能事。那一段话简直就是美辞丽句的洪水、永无间断的自卖自夸的瀑布。沈浸在他飞沫中的人在那一瞬间都被他那扩大了了的陶醉波涛卷入万丈深渊中。所有在场的人彷彿都成了守护民主主义及自由和帝国进行圣战的战士，幻想的能源在他们的血管□沸腾著。

当特留尼西特和四个少年少女肩并著肩，高声合唱同盟国歌「啊！我们是自由之民」的时候，场内的兴奋及感动之情宛如活火山一样爆发了。与会者成了一波波肉体形成的人海站了起来，把同盟和特留尼西特议长笼罩在欢呼的豪雨中。

参加典礼的人当中当然也有特留尼西特的批评

派、反对派，他们对演出的结果感到极端厌恶，然而，他们又不能不跟著拍手。因为他们必须避开被视为国家的敌人之危险，而和特留尼西特敌对就等於和整个国家作对。

「果然这四个人看来都很不同凡响。可是，这四个人所做的事跟特留尼西特的政策及见识又有什麼关系呢？」

看著超光速连讯上的影像，当时伊谢尔伦要塞的司令官杨威利不禁要这样问道，然而由於他人在距首都四〇〇〇光年以外的地方，所以他的疑问并没有传到有力者的耳中。杨一直认为同盟的最大敌人不是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而是自己的元首。

「每次一听到那家伙莎士比亚戏剧般的演说，我的心头就要长□麻疹了。」

「真是遗憾，如果是身体长□麻疹就可以请假了。」

经常是杨威利谈话好对象的尤里安·敏兹一边小

心地在红茶中加进蜂蜜，一边这样回答道。

据说那个优布·特留尼西特让自己的安全及私有财产获得了保障，在银河帝国的首都奥丁过著悠然自得的生活。人们一方面指责他的变节，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撇开善恶不谈，特留尼西特是支撑政府亦不灭的支柱。即使他的所作所为都是虚伪的，但是，特留尼西特会掌握、鼓舞人心，相较之下，列贝罗那种近似孵著无精卵的行为只让人们感到失望而已。

知道杨威利逃脱事实的少数人及不知道实情的大多数人，都不得不意识到自由同盟这栋木造房子的地基已经开始腐蚀、放出臭气了。只有列贝罗还□著鼻子，继续在倾斜了的家中拚命地工作著。

他的责任感及使命感并没有用在正确的方向上。在外人的眼中，他似乎想靠他自己一个人的肩膀支撑起六个肩膀也扛不起来的责任，想靠自己的力量去解决所有的事情。他的朋友荷旺·路易也在被他以忙碌为由而拒绝会面之後，耸耸肩就不再来拜访了。友人不得不判断他想把原本就没有什麼馀裕的精神消耗殆尽

并且封闭起防卫的门。

在这期间，帝国还一直保持沈默，但是，这只不过是等待爆发时机的休眠火山罢了，一旦它开始活动，沸腾的熔岩就会将整个宇宙都吞食殆尽。至於会以什麼形式？什麼时候开始喷火则这超乎人们的想像之外，然而，每一个人的心中已经覆盖起一片浓重的喷烟了。

杨威利一行人消失在星海的深处不见踪影，像深海中的鱼一般潜航著。当然，有关单位把搜索的触手伸向四面八方，但是，因为连列肯普事务官的横死及杨元帅的出奔，以及造成杨消失於无重力世界之成因的帝国事务官的命令，和同盟政府的谋议都在极机密的情况下作业，所以搜索指令没办法彻底执行。

巡视中的同盟军舰艇曾经发现过杨的「非正规军」，但是，同盟军中人人知晓的杨元帅在通讯萤幕上现身说明「身负政府的特别命令正从事极机密的任务中」之後，同盟军舰甚至感动得敬礼目送著他们离去。这是军部的权威主义及政府的秘密主义被倒用，不过

有不少的高级官员都有一个共识「如果他们知道事情的真相，岂止不会逮捕杨，搞不好还会要求加入他们的行列呢！」不管是前线的将兵或是後方的市民，他们的心都在杨威利身上，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无法给与朋友忠告的荷旺·路易每天坐在书房的窗口凝视著历史湍流的一部分。

自由同盟的破灭已经是无可避免的事了。既然是要破灭了，应该拒绝连列肯普事务官逮捕杨威利的要求，使民主主义国家存在的意义明晰化才对。没有法律依据是不能逮捕任何人的。个人的正当权利及尊严应该优於暂时性的国家权益。只有这样，同盟的存在意义才得以被记载於历史上的吧？

然而，一切都已大迟了。

友人列贝罗献身於「没有人格」的权道而招来失败是荷旺·路易最痛恨的事。本来列贝罗是一个近乎严谨、真挚而一意追求理想的男人。贯彻自己原有的主张，甚至以身相殉也已经不太可能做得到的朋友，几

乎要从荷旺·路易的视线当中消失了。荷旺·路易无法透视在汹涌的波涛底下的世界。

#### IV

自由同盟宇宙舰队在司令官亚历山大·比克古元帅退役之後，就没有了最高指挥官。总参谋长邱吾权上将以现职之身暂代司令官之职，但是，人们却又给了一个「面包店第二代老板转任废铁店老板」的评语。事实上，这个人就任之後所做的事，就是根据巴拉特和约废弃同盟的战舰及宇宙母舰。而且正确地说，他也只是在文件上执行这件事，至於统计的数字是不是值得信任，连他本人都尽量不去评论。

「用「代理」这两个字等著杨威利回到我们的阵营来的时候吧！除了他之外，没有人可以做司令官。」

邱吾权对想正式任命他为司令官的列贝罗这样说道，谢绝了他的好意。

「强行拉走连列肯普事务官，使帝国和同盟正式

决裂的人是他。现在他更不可能回来了。」

「话是这样没错，但是，如果杨威利为复仇心所蒙蔽，而投靠到皇帝莱因哈特的阵营去的话，我们该怎么办？我们没有必要封闭重修旧好的大门，倒是应该整備好他随时来归的环境才对。」

邱吾权没有再多说些什麼，但是他的意思就是同盟政府应该进行各种策略，好让杨来归的时候，多多少少能够指挥、统率有效的战力。

「如果您要我和杨威利作战，我会照办。但是，我可没有任何胜算。第一，您认为士兵们想和那个常胜提督作战吗？或许结局是士兵们都拿著武器投靠到他那边去了。」

这段话的内容几近於胁迫，但是因为邱吾权的表情及语气都极为悠閒，所以列贝罗也没有注意到。他的精神回路呈现过度负荷的状态，将他人的言行举止投影到意识圈的机能开始产生破绽了。

这个人就要燃烧殆尽了 - 邱吾权这样观察了出来，或许这样对这个不幸的元首来说还比较幸福些。事实上，因前还会直言不讳地给列贝罗忠告的就只有这个男人了，但是，他也没有将他的观察说出来。

「政府应该把事实的真相告诉国民！」

新闻媒体的叫喊声越来越高亢，越来越激烈，不断地鞭策著帝国。如果批评政府，可能要有心理准备会遭到报復，但是要说批评同盟政府，大家的笔锋还是挺锐利的。

尽管帝国高等事务官想公布事件藉以暴露同盟政府的欠缺统治能力，但是，如果连列肯普事务官被强行带走的事实被知道了，帝国政府的权威也一定会受到严重的伤害。除此之外，这件事也会给与同盟市民反帝国情感的渲□□实，结果造成使杨威利成为抵抗帝国的象徵。各种的条件使得他们保持了沈默，不过，这也是帝国政府的指示。连列肯普的副官弗恩梅鲁就像某种夜行动物一样蹲踞於事务官府的暗处，忙著磨他的利爪和尖齿。

「我要问的问题只有两个。第一，连列肯普高级事务官在哪□？第二，退役的杨威利元帅在哪□？我只想知道这两件事。政府为什麼不给我答覆？」

某个新闻媒体紧逼著政府要答案，但是，就是这两件事是政府答不出来的。

「当事者的沈默就是流言之母」这句俗话如此一来就被证实了。

「杨元帅被连列肯普事务官强行带走，幽禁在帝国直辖领地的行星乌鲁瓦希的收容所中。」

「不，杨提督被同盟政府藏在某座高原的山庄□面。附近的牧场主人曾亲眼看到杨提督夫妇。元帅环著夫人的肩膀，低著头在庭院□散步。」

「根据正确的情报，元帅和连列肯普事务官互击而受了重伤，现在军医院里。」

「都是胡说八道！杨元帅已经不在人世了。被皇帝的部下暗杀了。」

这些流言几乎都没有接触到事实的表面，但是，最能获得大家回响的就是将杨的名声及才能做最大限度夸张的传闻。也就是说，杨元帅为了民主共和制的永续而制定了千年的大计，选择了艾尔·法西尔为根据地。一连串的事态都在杨元帅的手掌中。不久之後，元帅就会在艾尔·法西尔现出他那不败的勇者之姿，坐上革命政权首脑的宝座，发表向全宇宙进军的宣言！

「我们并不孤立。他一定会和我们相呼应，把真正的民主共和政治散布到全宇宙。我们由衷地欢迎最大的民主政治的拥护者杨元帅的来访。」

没有後继者，深感孤立的艾尔·法西尔独立政府的发言人这样说道，当然引起了反对派的反驳。

「艾尔·法西尔自治政府的言行破坏了同盟整体的利益，严重地威胁到共和政体的存立。抛弃独善的做法，回归国父亚雷·海尼森的理想才是最正确的。」

列贝罗虽然这样说，但是杨威利的生死及所在至今仍无消息，所以他的说词也就欠缺了一股迫力。

邱吾权所提示的可能性，也就是杨和皇帝莱因哈特的结合模式，也在列贝罗已极度狭窄化的视野中亮起了红灯。

「如果我们逼杨逼得太紧，使得无路可逃的他和皇帝莱因哈特联手起来，成为皇帝的麾下，这样好吗？」

邱吾权是这样说的没错。此外再也没有别的解释了。

「即使不是他自己所愿，但是，在没有其他的生存方式之下，他也有可能被迫做唯一的选择。不能逼他逼得太过火。」

「可是，就算我们再怎麼逼他，喝民主共和政治的水长大的杨可能去投靠於专制君主的政体下吗？」

「请不要忘了，阁下，鲁道夫·冯·高登巴姆也是以民主共和国家的指导者姿态出现的，到了中年才以专制国家的支配者身分结束王朝的。」

「那麽，我们是不是得在那之前把杨威利处置掉？」

「您是说在尚未孵出的蛋中将蛇杀死？可以，但要和杨元帅作战也需要将兵啊！而这可是一个大难题哩！」

杨是帝国的最大敌手。亚斯提、亚姆立札、伊谢尔伦回廊、巴米利恩的各个会战就是证明。对同盟军的士兵们来说，计伐杨，只会让他们觉得便宜了帝国。

「我不认为和杨作战就代表同盟沦为帝国的走狗。」

「议长，我说的问题是士兵们的心情，不是您的见解。」

义正言词地说出这句话之後，邱吾权上将就从懊恼不已的元首面前告退了。

他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做，不能浪费时间在这种实际但无用的对话上。

让列贝罗从懊恼的旋转木马上跌下来的，便是有著豪奢金黄色头发的年轻人。这一年的十一月一〇日，银河帝国皇帝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以新军旗为背景，出现在全宇宙的超光速通讯画面上。

「告同盟市民！重新考虑你们的政府是不是值得支持的时机到来了。」

以这段开场白开始演说的皇帝莱因哈特，著实让同盟政府及市民们为之一惊。

帝国高等事务官菲尔姆特·连列肯普一级上将的自杀、同盟军退役元帅杨威利逃离首都、产生这些结果之主因的事务官强行要人，及同盟政府的谋略等人

们想知道而又得不到的情报，都在这个时候如排山倒海般地涌出来了。

「我承认自己的不够英明及帝国政府的没有见识。这些事情都必须受到指责，对于人才的失落、世界的平稳局势遭破坏，本人深感遗憾。但是，同时」

因为此一冲击而呆在当场的人们的视线中，金发的霸主看来就像一尊复仇之神的黄金雕像。水蓝色的眼睛绽放著炽烈的火光，炙烧著人们的网膜。

「但是，同时，我也不能轻易放过同盟政府的无能及不实际。故连列肯普高级事务官要求逮捕杨元帅殊属不当。同盟政府理应将此事告知於我，以保护对同盟具有最大功劳的杨元帅的正当权利，然而，同盟政府竟然为了奉承强者而自行决定行动。而且在事情失败之後，为了避免帝国军的报复还对高级事务官下手！」

被数千光年之外的皇帝弹劾的列贝罗在秘书官的包围之下，在最高评议会大楼的地下室□蜷缩著苍白的

身子。

「为了一时的利益，连国家的有功人员都可以卖掉。然後又回过头来出卖我的代理人。共和政体的矜持及存在的意义在哪□？这种非正义的行为正说明了这种政体的存续有待商榷。巴拉特和约的精神已经被亵渎了。要修正这条已出轨的轨道就只有靠实力。」

这是背弃和约及再度宣战的警示。所有有人居住的行星都像笼罩在一片栗然的沈默中。皇帝那穿透沈默、稍稍变了语气的声音又传进了人们的耳膜。

「杨元帅对整个事态来说也不是完全没有责任，但是，他是受害者，他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权利。如果杨元帅到我这□来报到，我将对他及其一党予以厚待。」

由於莱因哈特投下的言论弹头，同盟政府的威信受到了严重的致命伤。大概连幼儿也都知道是怎麼回事了。

「如此一来就知道会产生什麼结果了，而且似乎没有第二个选择了。即使是最坏的结果也不过悬在半空中。」

同盟政府的高级官员中也有人带著如释重负的解放表情喃喃自语著。或许说这些话的人希望能够在巨大而且呈压倒性胜利的一方所规画的设计图中坚实地生存下去。能够拿到纯白的画布，高高兴兴地拿著画笔挥毫的人本来就不多。

听从命令、隶屬於某人的生活是比较快乐的。这就是人们之所人接受专制政治、整体主义的精神土壤。五〇〇年前，银河联邦的市民以其多数的自由意志选择了鲁道夫·冯·高登巴姆的支配。

总而言之，有些人就是逃不过重责的追究。现在已经被孤立的最高评议会议长姜·列贝罗以及率领著在精神上及装备上都已呈空洞化的军队而要迎接帝国的再侵略的军部首脑就是这样的人。

以年老生病为由要求退役，再三拒绝复役要求的亚历山大·比克古元帅是在皇帝莱因哈特再度宣战使整个宇宙为之动□不安的第三天来到宇宙舰队司令部的。

在老元帅退役当时任副官的施恩·史路少校以飞快的、几乎让头上的黑色扁帽飞落地上的速度跑向司令部的玄关去搀扶敬爱的老将。他把比克古带到司令官室去，就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一样，由於长官代理人邱吾权不在，於是，施恩·史路想让老长官坐在椅子上。如果代理长官在的语，或许他还会把邱吾权赶走好确保老长官的座位。比克古笑著挥了挥手，把老迈的身体沈进客席的沙发。

「您穿著军服到这□来是不是要复战以和帝国军作战？阁下，您是不是还要回来指挥我们？」

少校的问题几近於表达了他的愿望，但是，比克古只是淡淡摇了摇头。

「我和杨提督不一样，我领了同盟政府五〇年的薪水。现在我更不能装作事不关己一样视若无睹。」

热血的青年士官自觉到自己眼球四周的温度及湿度急速上升了。在对老长官又敬了一个礼之後，他发出了颤抖的声音。

「阁下，我也跟您一起。」

「你今年几岁？」

「啊？二七岁」

「唔，很遗憾。三〇岁以下的这一次不能同行。这是个成人的宴会。」

「怎麽这样说呢？阁下」

了解了老提督的意思之後，史路少校无言以对。比克古并无意带著有著大好前途的他同行。老提督突然露出了顽童似的笑容。

「好不好这样，史路少校？我有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你可不要等□视之。」

比克古老提督对著全身犹如被紧张的无形之锁绑住的史路少校一个字一个字清清楚楚地说明。

「你到杨威利提督那儿去，然後告诉他，不要想为司令官复仇，他应该有只有他能做的事。」

「阁下」

「啊，或许传达这些话会是多馀的。我不相信会两次输给比我年轻五〇岁的黄口孺子。或许会有个万一」

身体行动稍微有些不灵活，比年龄看来还年轻的肌肉也松落了，比克古的外表已明显地显现老态，但是，他的眼神和声音都还有著足以胜过壮年人的活力。他之所以敢这样发出豪语并不是对青年的不服，而是发自他肯努力的信念。少校因为理性之外的因素知道

了自己只能遵从老提督的命令。

司令官室的门开了，「第二代面包店老板」现身了。或许是他已经接到报告，他丝毫没有惊讶的表情，帶著温和的表情朝著老元帅敬了礼。

「欢迎您回来，阁下。」

史路少校事後曾说过，他从没见过这麼贴切的问候语。

「您好像说不带三〇岁以下的人吧？我已经三八岁了。我想我应该有资格同行的」

闭上本来要张开的嘴巴，比克古元帅摇了摇他满头白发。因为他知道这和史路少校的情形不一样，他多说无益。

「你也是今人伤脑筋的人。虽然杨提督很需要人才。」

「前辈太多的话，年轻人很难处理事情的。杨提督只要有卡介伦一个人就够了。」

老元帅点点头，越过墙壁，把视线投向远方。

「皇帝莱因哈特没有把你我当成战争罪人来处置。就个人而言，他甚至有恩於我，而我却要违背他。年轻人固然不需要拒绝这个散漫的国家，而我已经活够了。」

老元帅抚摸着削瘦的两颊，对著站在一旁的史路少校笑了笑。

「啊，对了！史路少校，我家地下室有一个黄色的木箱，里面有两瓶上好的白兰地。你带一瓶去给杨提督做礼物。」

莱因哈特发出华丽的怒吼直达真空宇宙的一端。杨威利在「非正规队」的临时旗褫，号称不沈的战舰尤里西斯的一个房间内听到了这一段话。

年轻貌美的皇帝和在他背後展开的鲜红色军旗，在杨的脑海□重叠著扩大开来。就是那面黄金狮子旗！除了那个年轻人之外，没有人适合与这面旗同时出现、存在。

「礼遇杨元帅」这句由皇帝口中所说出来的话，在杨的心□投下了外人所无法比拟的阴影。表面上他只是调侃地说道「难道不给契约金吗？」而遭到幕僚们白眼相向。可是，就是因为是「非正规部队」的幕僚，所以他把他们的玩笑当玩笑来包容，以同盟政府的立场来说，他们一行人的行为并不正当，同盟那边一定会把杨的发言视为投靠帝国的证据。

事情走到目前这个地步，杨也不是没有左右为难的困境。如果把因不当地逮捕他、谋杀他未遂，而使得他逃离海尼森的经过明确剖析出来的话，就暴露了同盟政府侵犯法律尊严的事实，造成人们对民主共和政治的不信任。如果杨要问「我是为了什麼而战？」那不仅否定了他自己的过去，也严重地伤害了那些为共和制度而奋战者的尊严。

杨知道自己很傻，但是，他对同盟政府还抱著一些期待。他还希望政府自认错误，当面向他谢罪，请求他回去。

若是在原来的情况下，这种事情是应该值得期待的。民主政治不就是从否定国家及权力机构的无谬性而出发的吗？承认自己的不对，有自省及自净的意念不就是民主政治的优点所在吗？

然而，同盟政府只是一味地沈默著，自始至终都以最彻底的形式允许帝国的先发制人。因为帝国公布的是「事实」，所以同盟只能以凌驾这个「事实」的具有真实性的虚构「事实」来加以抗衡。而这个「事实」又不存在，所以同盟政府只好保持沈默。

杨回归同盟政府的路已被斩断了。在事情尚未发展到这个地步之前，他不呼应艾尔·法西尔的自立宣言，以吃光物资而无可选择的形式持续潜航的心血都白费了。皇帝说要礼遇杨的宣告并不是谎言。在巴米利恩会战之後，莱因哈特也曾劝他加入帝国军。莱因哈特藉著诉说自己的真正心意来提高最大限度的政治

效果，完全斩断了同盟政府和杨之间的关系。这就是金发年轻人不凡的地方。杨不得不对他大加赞佩。

杨虽然否定专制政治，尤其是「戴著慈悲面具而有效率的」善政，但是，他并不憎恨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这个人，这是他理性的偏狭呢？抑或是因为感性的无原则性呢？杨自己也很难去判断。不管怎麽说，杨现在不得不乘著帝国和同盟之间的对立抗争而注意到第三势力了。

第三势力？杨不由得耸耸肩。这种称呼也得在第二势力的自由同盟还健在的时候才算数。目前，同盟有可能面临瓦解。

「回伊谢尔伦吗：」

杨的喃喃自语听在菲列特利加的耳中，心头不禁涌起了一股近似乡愁的波涛。虽然只离开了一年，但是，心中却对那个无机的银色人工球体有著无限的怀念。那个地方才是杨「非正规部队」、杨舰队的故乡。

「然後再控制艾尔·法西尔以确保通往回廊的出入口。就照著亚典波罗的计画吧？」

艾尔·法西尔充其量只是边境的一个星域，但是，要作为杨威利一行人的补给基地应该是足够的。再加上尤里安从地球回来的时候，应该有一个迎接他的家才是，而除了连结伊谢尔伦和艾尔·法西尔的「解放回廊」之外，没有更好的地方了。

杨的黑色眼珠中开始充满了生气。潜藏在他身体内部的历史家以外的要素开始蠢动。被封闭在他脑口的冰块破裂了，思绪就像溶解的冰一般地源源流出。

「皇帝莱因哈特大概会命令鲁兹提督从伊谢尔伦要塞出击吧？诸神的黄昏作战将要再现了。机会来了」

菲列特利加用她全身的注意力倾听著杨那充满热力的独语。——

第三章 「诸神的黄昏」再现

莱因哈特把至尊之冠戴在自己头上之後，又把大本营移到行星费沙，然後开始二度对自由同盟大举远征，这期间不到五 - 个月的时间。外人对其行动之迅速不禁瞠目结舌，但是，金发的年轻人却觉得自己在这段期间耽於安定胜过求进步，没有带动历史，反而被历史的洪流载著走，现在想来都让他觉得面红耳赤。

看在旁人眼中，是毕典菲尔特一级上将的激动热烈辩论打动了皇帝，但是对莱因哈特本人来说，毕典菲尔特只不过是刚好站在他午睡期间被拉开的窗口的对面而已。当然，毕典菲尔特的主张和莱因哈特本来的气质及战略思想是一致的，所以他对「黑色枪骑兵」的指挥官也有很高的评价。

也有的历史家指出，即位数月之後的新皇帝莱因哈特，活动周期率降低了，事实上，莱因哈特一次又一次经过了身体状况的不安定、食欲不振、发烧等状况。不能否认的，和即位之前的他比较起来依稀可

见稍有消极的倾向。但是，即使活动周期率降低是事实，莱因哈特的霸气及才干仍堪称为丰富的矿脉。他派遣瓦列提督去讨伐地球教的根据地、把大本营从五世纪以来即为银河帝国中枢的行星奥丁移到费沙去。在这期间，他连日推动制度及组织的整备、人才的采用、法律的改废等工作，身为统治者的莱因哈特绝对不是一个没有任何作为的主君。

然而，莱因哈特本身比任何人更深切地感受到自己在这四一天中几近於无为的休止期。以前他那独一无二的盟友，已故的齐格飞·吉尔菲艾斯曾经这麼批评过他「莱因哈特的脚不是用来在地上走的，而是生来在天空飞翔的」。而建设及整备的工作大概就是属於在大地上漫步的行为。他绝对没有轻视这种工作的意思。然而，当他指挥大舰队在宇宙空间中和敌军相□杀时，他生命的根源就充满了深深的满足感及灼热的昂扬感。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

和他的敌手杨威利稍有不同的是，在莱因哈特白皙的皮肤下隐藏着许多的矛盾。他不断地作战，不断地获胜。打了胜仗，敌人相对地就减少了，敌人减少，

战斗自然就少了。结果，他自己本身的生命力或许就因此受到影响而消失了。

与他本来的气质不相符合的问题经常在宫廷内外产生。前些日子，工部省的一个官僚就引起了一件舌祸事件。他位居帝国首都建设本部，在职务方面可说是鞠躬尽瘁，但是，有一次喝了酒和同事聊天时因为强调费沙的重要性而说得太过火了。

「要使人类有机性地结合，就应该将费沙视为关键。即使罗严克拉姆王朝消失了，费沙仍然会是宇宙的要地而保留下来。」

这段话的最後部分触犯了皇帝的神圣，已经被处以不敬之极刑了 - 密告者的说法是这样的。年轻的皇帝带著厌恶的表情，把事情的处理权交给希尔德去办理。希尔德确定了事情的前因後果之後，对发言者以轻率之罪名处以谴责之处分。对密告者则以故意夸大同僚的过失造成不安、伤害皇帝的臣僚、违反皇帝的宽容及公正精神的罪名而予以降级的严厉处置。

过了几天，突然想起这件事的莱因哈特询问处置的结果，希尔德俱实以告。年轻的皇帝很满意似地摇了摇他那金黄色的头发。

「玛林道夫伯爵小姐很能辨别事情的道理、好坏哪！这次的事情对那些以为朕喜欢密告的人应该是一次很严重的教训。今後有很多事可以托给伯爵小姐去做了。」

谦让了一下之後，希尔德禀告皇帝，最近在宫廷及政府当中急速蔚成了一种不太好的风气。表现对皇帝的尊敬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人们却有将此事当成道具使用於卑鄙的事情方面的倾向。

「具体来说，像是什麼事情？玛林道夫小姐」

「譬如，同僚们彼此打著招呼乾杯时，没有高呼皇帝万岁的人就会被指责，上司甚至会将这件事记在考核表上。」

「真是无聊！」

「陛下说得没错。因此，属下想请陛下就此事下一道敕令。这样一来就可以对这种想藉著打击别人以求取本身发展的歪风予以先发制人的一击。」

莱因哈特以他白皙的手指轻轻地拨弄著覆在他额上的金发尾梢。

「伯爵小姐连这种事情都注意到了，真是辛苦□了。不过，不好的芽还是得尽早拔除才是。朕知道了，今天以内就会公告出去。」

「谢谢陛下听取属下的建议。」

如果不在战场上打倒敌人建立功勋，也不在国政上处理悬案而立功，光靠著向绝对的权力者献媚就可以飞黄腾达的话，罗严克拉姆王朝大概就要走上颓废之路了。莱因哈特了解希尔德害怕的是什麼，而且他原本就是个不喜欢对权力者献媚的人。

以前负责向莱因哈特直言忠告的是已故的齐格

飞·吉尔菲艾斯。现在虽然有刚直的米达麦亚及诚实的缪拉，但是，他们对皇帝并不是站在完全不客气的立场进谏的。希尔德也是以自己站在当事人的立场来考量，不过，有些事如果没有人提起，莱因哈特也不会去注意到的。

向自由同盟再度宣战的那一天，莱因哈特从超光速通讯室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开始以希尔德为对手展开几个战略论。他知道米达麦亚曾赞扬希尔德的智谋胜过一个舰队的武力。

「玛林道夫小姐对这次的出兵有什麼妙招？」

「如果陛下希望的话，不用两个礼拜的时间，也不需要开启什麼战火，就可以把同盟元首弄到这□来了。」

莱因哈特水蓝色的眼睛中充满了好奇的光芒。

「用什麼方法可以从树枝上摘下果实？伯爵小姐」

「只要一张通讯文。」

莱因哈特毫不做作地歪著头想了想，然後很快就笑了起来。 -

「朕知道了，让他们两边相残吧？玛林道夫伯爵小姐，是不是这样？」

「是。」

「说起来，这是属於奥贝斯坦元帅的工作领域的。看来，智者有时候是会有相同的见解的。」

希尔德为了掩饰表情，很快地瞄了莱因哈特一眼，她无法判断莱因哈特是不是因为预料得到她的反应而有这样的说法，这时，莱因哈特又提出了问题。

「那麼，这个办法的优点在哪□？」

「不让战火蔓延到同盟首都海尼森，不把非战斗人员卷进事情当中。把同盟崩坏的责任归到他们自己

身上去，排开市民怨恨帝国的情绪。」

「缺点呢？」

「在短期之内会让杨威利元帅一党增加力量。因为他是唯一可以信赖的人，

所以陛下的敌人应该都会聚集在他的四周。此外」

「此外？」

「如果这个计策成功的话，陛下的德威可能就比较不尽理想。因为从正面粉碎同盟军是陛下的愿望吧？」

莱因哈特发出了清脆的笑声，水晶玻璃共鸣的声音扬起了室内空气的振动。

「玛林道夫小姐就像有一面反射人心的银镜哪！」

这个感想是追寻自他小时候从姊姊安妮罗杰那儿

听来的童话，但是，他当然没有把这件事说出来。

「但是，就算我们不玩弄诡计，在崩坏之前，人心一定会动摇的。到时一定会有人来推销我们不想要的商品。」

莱因哈特极不愉快地肯定了希尔德的预测，然後摇了摇桌上的铃。近侍艾密尔·齐列一出现，他就吩咐准备咖啡。

一到崇拜的年轻皇帝面前，艾密尔全身就像自动机器人一样僵硬。结果那更加深了莱因哈特对这个充满忠诚心的少年有好感。如果艾密尔仗著皇帝对他的好感而有傲慢无礼的行为出现的话，一定会引起莱因哈特的不快。

听到吩咐之後，艾密尔又退了出去，一直看著他的动作，希尔德微笑著说道。

「真是一个好孩子。」

「是不错，只要他不觉得在我身边有不自由的感觉就好。他会是个好医生。即使技术不怎麼完美，患者也一定会高高兴兴地把自己的生命托付给他」

屬於萊因哈特的严苛、辛辣在这个时候完全潜沈在他白皙的皮肤底下，另一面的特质浮现了出来。「因为我没有弟弟」萊因哈特曾经表现出他内心的一部分。他一向是站在身为一个女性的弟弟的立场，而尝试著去改变一下立场让他有著一种难以言喻的喜悦。

一边等著咖啡的到来，希尔德突然想起自己的立场，然而，她的思绪却不像她惯有的思考方式般地立刻停止了。她是一个年轻伟大征服者忠实而又能干的秘书。她没有除此之外的其他要求了。

军务尚书奥贝斯坦元帅奉命担任行星费沙的防卫司令部的长官，留守基地。

皇帝不在的这段期间，军事由军务尚书，民政由工部尚书分担。这是理所当然的人事配置，但是，米达麦亚和罗严塔尔内心有一种「那家伙不在反而落个

清□」的感受，却也是不争的事实。

奥贝斯坦面无表情地接受了命令，开始在军务省设置所在地的大楼的一个办公室内处理起事务，然而，他的部下菲尔纳少将对於要尽可能圆滑地和这个冷漠无情的上司沟通一事却感到无比的恐惧。

「军务尚书是不是反对再度出兵？」

「不，这样就好。」

奥贝斯坦不认为性急的再出兵是万全之策，但是这样一来，也让同盟政府没有万全的防卫战略及准备的时间，所以双方的条件是相同的。最重要的是要经常处於掌握状况的立场，不要给敌人主导权。连列肯普在他的事务官任内虽然没有什麼建树，不过，他倒是靠著自己的不幸完成了迫使自由同盟面临绝境的任务。

「而且皇帝的本领就在於果断速行。说起来，坐著等待变化并不适合皇帝的特质。」

「您说得对。」

菲尔纳虽然肯定了奥贝斯坦的论调，但是，他看著奥贝斯坦的视线中却闪著颇感意外似的微粒子。

## II

通过费沙回廊侵入同盟领域的毕典菲尔特一级上将，和舒坦梅兹一级上将的 - 军队合并之後快速前进，然而就在这时候，他们发现了大约有一〇艘左右的同盟军小舰队挑战似地迫近。

以「黑色枪骑兵」所具有的破坏力来说，他们可以在一瞬间将这麽弱小的敌人化为宇宙的尘土。然而，上起毕典菲尔特一级上将，下至最低层的将兵们都有著和大敌勇猛作战方不负盛名的矜持。基於时间的馀裕所造成的宽容性，「黑色枪骑兵」有意放过他们，然而敌人却执拗地跟著不走，大约过了一个小时，原本就不怎麽有耐性的毕典菲尔特已经失去了耐性了。

「这些家伙太固执了。真令人讨厌！」

奋力一击粉碎他们作为出征的血祭吧 - 接获司令官的命令，一〇〇艘左右的舰艇就像吐著舌头的猛兽般地逼近待宰的猎物。

然而，出乎意料之外的，那只小舰队表明了他们并不是要战斗，而是前来交涉的。故障的通讯系统在产生最坏的情况之前恢复了功能。在知道了同盟政府的特使要求进行撤兵的交涉之後，毕典菲尔特轻轻地歪了歪嘴思索著，最後，他轻轻地搓响了手指头。

「我的职务不包括交涉的权限。去和我们後面的米达麦亚元帅面谈。我保障你们航行的安全。」

命令一艘驱逐舰担任引导及护卫之後，毕典菲尔特率领著「黑色枪骑兵」朝著同盟领地的黑暗空间全速前进。

不被放在眼里的同盟政府特使，或许认为和米达麦亚交涉可能比和毕典菲尔特交涉要来得有用吧？在帝

国舰队的前导之下又续航了三天，接近米达麦亚直接指挥的舰队要求会面。

「毕典菲尔特这家伙！竟然把难应付的客人推给我，他想趁这个时候前进，拉开我们的距离吗？」

看破了的米达麦亚知道自己既然身为宇宙舰队司令官，就不能不理睬自称为政府特使的人。咋了咋舌，米达麦亚拢了拢蜂蜜色的头发，命人把特使带到旗舰「人狼」号的司令官室来。

同盟政府特使威利姆·欧迪兹是从立体电视解说员转任政界，任职国防委员会委员的少壮派男人，具有辩才，而且又有名留後世的野心。连派遣他前来的列贝罗也不抱什麼期望，但是，他自己则自信满满地认为「靠一个舌头就可以制止帝国大军」。他对著左右带著随从幕僚的米达麦亚恭敬地行了一个礼之後，挺起胸膛朗朗地说出他的诉求。

「在「巴拉特和约」中应该约定有保障自由同盟的主权及领域的。然而，现在银河帝国却违背和约的

条文及精神，一味地使用非法的暴力想要蹂躏我们的领土。如果帝国不希望引起人们现在的反感及未来的批判，就应该立刻制止军队，透过外交折冲的方式来主张自己的论调才对。」

使者说完话时，米达麦亚只是为难地摸摸他蜂蜜色的头发，一语不发。特使正待再度开口，一个强烈的反应从侧面反弹过来。

「住口！还想说什麼？」

从座位上站起身来发出怒吼的是拜耶尔蓝上将。

「违背和约，杀害皇帝的全权代理人连列肯普事务官的是谁？不就是你们同盟政府吗？我们的皇帝就是看你们没有遵守和约的意思，做事又缺乏能力才决定率军亲征的。如果你们还有良知，不就应该跪在陛下面前请罪以避免不必要的流血？」

面对这种严厉的指责，特使在表面上一点都不害怕，提出了他的反论。

「连列肯普事务官是自缢的，而迫使他这样做的是杨威利一党。」

「那麽，你们为什麽任杨威利一党逍遥法外？」

「因为你们帝国军没有给我们同盟政府时间。」

这个回答使得拜耶尔蓝深蓝色的瞳孔中浮起冷笑的光芒。彷彿流星之光穿过夜空般。

「时间吗？如果有时间，只会使杨威利一党更壮大，使你们同盟政府更瘦弱而已。即使给你们一〇倍於杨的兵力，我也不认为你们胜得过他。」

「您说得或许没错。」

特使的话极其郑重，但是，声音中却含著与他的态度大相迳庭的毒素。

「因为连拥有杨一〇〇倍兵力的皇帝莱因哈特陛

下对他也束手无策。像我们这种不才之人当然是无法与杨匹敌了。」

室内的沈默就像铅一般的沈重。连豪迈如拜耶尔蓝者流在这一瞬间看来似乎也丧失了呼吸的机能了。特使是狠狠地嘲笑了莱因哈特在巴米利恩会战时，在纯粹的战斗方面的的确确败给了杨一事。沈默在这时候急速地达到了临界点，一旦冲破了这一点，充满杀意的气流就四处奔窜了。

「畜牲，竟敢侮辱陛下！」 -

皮罗及托尔先几乎同时发出怒吼，至於拜耶尔蓝则猛然地想跃过桌子逼近特使。他的一只手上已经亮著一把气爆枪了。

一直交抱著双手的米达麦亚在这个时候发出了尖锐的斥喝声。

「住手！你们都是军人吧？想冲向单独前来又手无寸铁的敌人把他杀掉，然後去向谁邀功吗？」

拜耶尔蓝的激动情绪急速停息。年轻的勇将红着脸对著司令官行了一个礼，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米达麦亚对著恢复心安表情的特使说道。

「我有一个问题，如果这□的提督其中一人被派遣到同盟首都去当特使，并且当著你们的面侮辱你们的元首，请问现在同盟军的干部中有没有人愿意以死来赎这个罪的？」

「……」

雄辩的使者这一次无话可说了。米达麦亚的表情让他觉得光是口头上的答辩是没有什麼用的。

「没有，很遗憾。」

「那麽，杨威利的部下如何？他们赌上自己的生命去救上司」

「……」

「我们的皇帝怕的不是同盟政府，他怕的是杨威利一党。相信你也很清楚这一点。」

米达麦亚站了起来。他的个子出人意外的娇小使得特使大吃一惊。特使一直深信「帝国双璧」中的一人应该有著与其威名相称的高大身材的。

「特使来此是很辛苦没错，不过，我们已经没什麼好说的了。如果你还有什麼话要说，就请直接去跟陛下下面谈好了。」

「那好，不过，米达麦亚元帅，在你请求皇帝撤兵之前，希望你能暂时停止军事行动。」

「不行。你要去见陛下那是你的自由，但是我军的行动不会因此而受到任何掣肘。如果由陛下下令撤兵，我们当然会听令行事，但是事情是不是会如此，那就看你的辩才了，与我们无关。我们在接获新命令之前还是得遵循原有的命令。也就是说，我们会继续对同盟进攻，并排除一切抵抗的因素。如果你想阻止

我们进攻，那就不要再迟疑，赶快去见我们的皇帝吧！在这□逞你的口舌之勇是毫无意义的。」

彷彿要弥补刚刚的沈默似的，米达麦亚说了一段难得一见的冗长台词，字字句句都变成一颗颗看不到的子弹直击特使的心脏。想用光靠技巧营造的雄辩来打动帝国军最高的勇将是不可能的。

特使显得很颓丧。他的勇气及意欲似乎都用尽了。他的使命失败了。不能说服米达麦亚，那就更不可能说服他的主君皇帝莱因哈特了。

在离开同盟首都海尼森时，他的体内充满了热情、勇气及自信的混合气体，然而，现在却呈现了真空状态。尽管如此，他仍然虚张著声势，挺著胸离开了战舰「人狼」号，但是，一回到自己的舰艇上，他就像□了气的汽球般整个人都摊了下来。几个小时下来，他都躲在自己的房间中，好不容易踏出房门後，就以几近自暴自弃的语气宣布他要直接去和皇帝莱因哈特面谈。

「那个虎头蛇尾的长舌族怎麽了？」

过了几天之後，米达麦亚向皮罗问道，一听说他为了直接与皇帝面谈而往费沙方面前进时，米达麦亚点了一个头，在自己的脑海中印下了一个「可忘却」的印章。

如果要从结论来反溯的话，这个时候或许米达麦亚应该留下那个装模作样成雄辩艺术家的男人才对。但是，他不认为那个不能说服他的说客能改变皇帝莱因哈特的心意，也不认为希望向皇帝直接投诉的人会对事情有所妨碍。以前，在利普休达特战役之後，有刺客企图暗杀莱因哈特，结果，齐格飞·吉尔菲艾斯被夺去了生命，但是，米达麦亚难以想像这一次还会有这样的危险。尽管如此，米达麦亚还是利用通讯把应该注意的事情传到皇帝的大本营去。

当毕典菲尔特一级上将在军事力呈空白地带的同盟领域中朝同盟首都海尼森前进时，在帝国直辖领土干达尔星域的舒坦梅兹一级上将，在完全的临战体制下等待友军的到来。

如果以他得自皇帝赏赐的兵力来看，他要一举进攻海尼森也是可以的，但是有几个条件要求他必须慎重行动。第一，杨威利一党的行踪不明，即使可能性只有一点点，但是只要有可能，帝国军活动的根据地干达尔星系就不能放空城计。虽然在「巴拉特和约」之後干达尔星域已经积极整备，但是要像伊谢尔伦一样成为永久的要塞则为时尚早，为了守住其据点的地位及储备的军需物资，留驻舰队主力是不可或缺的。

除此之外，同盟首都海尼森还驻有已故连列肯普高等事务官下属的文武官一万多人，他们的安全也要有所保障。当然，帝国已经向同盟发出了警告，他们应该不会无益地杀害对同盟来说可算是极贵重的人质才对。事实上，舒坦梅兹曾为了向同盟政府追究责任而想进入行星海尼森去。当时副司令官克尔钱休特伦上将变了脸色大加反对。

「只带著少数几个随从就深入海尼森无异是自杀行为。难道您忘了连列肯普事务官不幸的前例了吗？」

舒坦梅兹毫不在乎地回答。

「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把行星海尼森给毁了。多年来的混乱大概就可以因此一扫而光了。」

於是，把副司令官克尔钱休特伦上将留下来守卫的舒坦梅兹带著参谋长波连中将、次席参谋长马尔克古拉夫少将、护卫队长伦普中校等幕僚，前往同盟首都行星海尼森，但是结果会谈并没有实现，舒坦梅兹从干达尔星系外缘部分折回行星乌鲁瓦希。以前曾任莱因哈特的旗舰伯伦希尔的第一代舰长，後来经常在边境建立武勋的提督只好像一把拉满的弓一样紧绷著神经过日子。

帝国军再度大举进攻。

这个消息当然让同盟首都海尼森颤栗不已。「一年之内竟然看到帝国军的舰队两次」有人这样自嘲著，也有人呼吁即使行星整个焦土化了也要继续抗战，更有人主张抵抗也无济於事，乾脆无条件投降算了。还有大量从都市前往山间避难的人潮在「巴拉特和约」

之前的那一次帝国军的急袭没有足够的时间让人们产生恐慌，然而这一次，破灭的水波缓缓地浸湿著人们精神的阶梯。类似死荆囚的感觉紧紧攫住人们的神经，在无力感收敛呈饱和状态的时候发生了暴动。在被封闭的宇宙港前，治安警察和市民起了冲突，造成了数千人的死亡。

邱吾权取代老病的比克古加速整備迎击帝国军，而往常被最高评议会议长姜·列员罗发牢骚的对象们，也都不得不认真去做一点事而消失无踪了。连秘书官都避著议长。有一次列贝罗阴森地问道：

「比克古元帅拒绝和杨威利打仗，如果对手是皇帝莱因哈特的话，他会打吗？」

「这应该不是什麼不可思议的事情吧？」

邱吾权极为温和地反驳。

「请您想一想。这麽多年来，比克古元帅和您交情不可谓不深。但是，他为什麼不和您碰面？难道您

「不认为是因为他太了解还没坐上元首实座前的您吗？」

「你的意思是说我变了？」

「比克古元帅并没有改变。这一点您应该承认吧？」

列贝罗把缺乏生气的两只眼睛投向邱吾权，但是很明显的，他的视线透过了邱吾权凝视著只有他能看到的東西。列贝罗的嘴巴微微地张开、闭合，一道低沉、乾枯的声音从他口中发出来。邱吾权只得把自己听觉神经的机能发挥到最大限度。原来他在告发逃亡的杨威利的罪状。

「很抱歉，阁下，杨威利大可以杀害您，也可以把您强行带到宇宙深渊去。他之所以不这么做是因为」

邱吾权没有把话说完，因为他知道对方并没有在听他说话。宇宙舰队总参谋长叹了一口气站了起来。他的表情就像是烦恼著经营不善的面包店的将来。当

邱吾权离开列贝罗的办公室时，他原本想对警卫室长说些什麼，结果还是放弃了。他必须承认议长已经在精神上自杀了。

回到宇宙舰队司令部的邱吾权在玄关处被告知有客人来访时，中途前往自己的办公室停留了一下，随即打开指定接待室的门。

三个来访的客人一看到被称为「面包店的第二代」老板的总参谋长时，从沙发上站了起来，以郑重其事的动作及表情行了一个礼。

这三个人的名字是驻伊谢尔伦要塞舰队副司令官费雪、参谋长姆莱中将、副参谋长派特里契夫少将。

「巴拉特和约」成立，杨退役，於是通称的「杨舰队」便落到解体的命运，他们也分别被调派到各个边境军区。就在半年多前，他们还隶属於自由同盟最强的武力集团的指导部，但是在转战各地获得许多胜利及付出许多苦劳之後，他们却被外来者从首都赶出去了。在政治上这不算是错误的处置。中央政府害怕

最强的部队自立化、军阀化而促使其解体是一件很理所当然的事 - 更何况他们已经没有利用的价值了。

尽管他们三人都没有感到不安，但是也无法保持平静。在边境上，他们和同事被隔离，所有关于首都的情势都只有政府所发布的消息及不确实的传闻。他们只能确定昔日的上司，自「第一三舰队」创设以来即和他们同生死共患难的杨威利或者逃亡，或者被肃清，不管是哪一种下场，都已被迫放弃了理想中的生活。

「让你们千里迢迢跑来真是辛苦了，请坐。」

在劝坐的同时，邱吾权自己也坐了下来。从对方轻松就座的姿势，总参谋长在心中已确认了来客的为人。

姆莱虽然缺乏独创的能力，但是却很有细密条理的头脑及官僚的处理能力，素有「杨舰队中少有的常识丰富者」之风评。至於费雪则是运用舰队的名人，杨所拟定的作战之所以能够屡屡克敌致胜完全归功于

他完美的舰队连用。派特里契夫拥有参谋型的军人中少有的巨大体型，事实上，他从来未曾延误过杨舰队司令部的营连，其对任务及上司的忠诚是不容置疑的。邱吾权心想，能够录用并统御这些人材而不乱了步调的杨威利确实是个不平凡的青年。

「特地把我们从任职地叫回来有什麼事吗？总参谋长！」

严谨的表情发出严谨的声音。其他的两个人似乎把会话权交给了姆莱中将似的保持沈默一语不发。

邱吾权简短但不失正确地把杨和部下逃离海尼森的事情向他们说明了。看了看相互注视著的三个来客，邱吾权把带来的文件递给了他们。

「所以这□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希望你们找到杨提督，把这个文件交给他。」

「那是？」

「是让渡契约书。」

三个人闻言都露出了怀疑的表情，低头看了看那份文件。当他们抬起头来的时候，惊愕及不可思议的表情更加浓厚。邱吾权吃力似地交叠著腿又坐了下来。

「就如你们在文件上所看到的，我把我们宇宙舰队中的五五六〇艘战舰让渡给杨威利。我希望你们把文件及所有的商品一并带走。至於法令上的手续都已经办好了，所以你们不用担心。」

姆莱轻咳了一声。

「可是，有必要特意做这样的文件出来吗？下官觉得光是在形式上就已经太过了。」

「你还不懂吗？」

邱吾权天真地看著眼前的三人。派特里契夫歪著头，费雪露出了犹豫的表情，姆莱则一脸坚定。

「那当然是一个玩笑了。」

一边小心地整理了自己头上扁帽的角度，邱吾权如此说道。姆莱调整了自己的姿势使坐姿看来更庄重些。他简直不相信除了半年前的那个上司之外，还会有这种令人困惑的人。心中或许是这么想著，可是表面上他还是不动声色。尽管如此，他仍然以对上司而言过於严厉的语气说道。

「如果是玩笑，那也就罢了，但是，如果必须整合战力对抗帝国军时，光是这些舰艇及物资就能对付帝国军的侵略吗？」

「再怎麼整合也没办法对抗。」

太过简单明了的回答让姆莱中将说不出话来。银发的费雪仍然保持著沈默，敢代前参谋长开口说话的是派特里契夫。

「话是这麼说没错，但是，总不会连仗都不打就把首都拱手让给他人吧？阁下！」

「没错，是不可能这样做。比克古长官和我打算拚了命也要搏他一搏。」

「可是，那不就等於是自杀吗？乾脆比克古长官阁下及总参谋长阁下也跟下官们一起走吧！」

姆莱中将移了移视线，轻轻睨著壮硕的少将。

「不是我随便说说。第一，这不是我们本身决定要去的。」

「我打算这麽做。」

费雪终於打破了沈默说道，用他那银色的眼睛注视著总参谋长。邱吾权又交叠起他的腿。

「你是愿意去了，费雪提督？」

「下官愿意接受任务，阁下。姆莱中将，现在已经没有拐弯抹角的时间了。我们应该采取最不浪费时

间的最好办法。」

「……」

姆莱中将失望地抬头看著天花板，或许是他已默认费雪的看法是正确的。於是他便行了一个礼，接受了命令。

前杨舰队的三个干部带著「让渡契约书」离开司令部之後，邱吾权立刻向比克古报告事情的经过。老提督慰劳了他的辛劳之後，把视线投向遥远的彼方。

「在兰提马利欧会战失败的时候，我已经是已死之身了。由於你的劝说，我又得以苟活了半年，结果，只是把大限的日子移开来了而已。」

「以现在的情况看来，或许当时是做得太过分了。请原谅。」

「不，承蒙你的劝说，才得以和妻子多聚了半年你的妻子怎麼处理？」

「请不用担心，下官已经托姆莱中将把她送到杨那□去了。我这样做实在太利己主义了，一意挂心著家人。」

老提督闭上眼睛说了一句「那太好了」。他自己则把老妻留在家□。妻子拒绝离开自新婚以来即一直住著的家。或许她是把那个家当成她和比克古的终身归宿吧？

「杨威利纵然有许多缺点，可是，他却有一个任何人都不能加以挑剔的优点。那就是他一直深信民主国家的军队存在的意义，是以保护人民的生命为前提的。而且，他也一直奉行不渝。」

「没错，你说得一点都没错。」

比克古衰老的脸上浮现夕阳般的微笑光彩。

「艾尔·法西尔也是这样。放弃伊谢尔伦要塞时也是这样。他绝对不让平民成为牺牲品。」

历史或许会将杨记载为一个与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匹敌，甚或超越其上的战争艺术家。然而，他还有些事情是必须让後世知道的。而这个任务不是由比克古或邱吾权负责的。每个人背负的责任都不一样。

「我知道你想说什麼。如果杨失败了，那并不是因为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的伟大天才所致。」

或许是因为杨执著於自己的理想的缘故。在巴米利恩会战的时候，他应该置政府的命令於不顾的。这是一件不能不说清楚的事，但是，为了他自己，他是应该这样做的。

### III

在结束同盟政府的特使欧迪兹的访问之後，米达麦亚把在这个作战中的第一个炮火指向了同盟军。行星路西安那的同盟军兵工厂由於不在帝国军的前进路线上，所以被毕典菲尔特放过了，但是，从战略上来看，这个兵工厂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存在。如果放著不

管，其地理位置及生产力必会成为日後的心腹大患。

米达麦亚的迅速行动并没有败坏「疾风之狼」的美名。一二月二日，行星路西安那的兵工厂被帝国军完全破坏，长官邦斯格尔技术中将与兵工厂设施同生死。但是刚建造好的驱逐舰及巡航舰有半数成功地逃离了。逃离者在戴休准将的指挥下避开了帝国军的追击及搜索，一边聚集兵员及物资，一边快速前进，五〇天之後，好不容易才到达了艾尔·法西尔，投靠了杨威利的非正规部队。

在米达麦亚之後，帝国军的舰列形成巨大的光带席卷著同盟领地。和同盟军现在的战力比较起来，帝国军过大的数量使帝国军的补给能力界限已经达到了极点。在米达麦亚之後，原有的连列肯普舰队分两路展开。

连列肯普一级上将生前转任高等事务官时，他所统率的舰队被分成两股，分别编列到亚尔夫烈特·格利鲁帕尔兹、布鲁诺·冯·克纳普斯坦两大将的麾下。这两个人都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充满了锐气和活力，同

时决定为他们原来的上司连列肯普复仇。

但是，他们在个性上还是有差异的。克纳普斯坦对连列肯普极为忠实，是一个有才干的门生，具有极正统的用兵术，同时又稍稍具有清教徒般的正经个性。另一方面，格利鲁帕尔兹除了是一个军人之外，同时还是一个和他的年龄不相符合的知名探险家，他的名字列在帝国地理博物学协会的会员名单上。要获得该协会的入会许可必须有会员的推荐及论文审查，而他就是以「阿尔曼多夫贝尔星系第二行星的造山活动，证明大陆移动的相互关系与极地性植物分布的考察」为名的论文而获得了资格。

他在接到入会许可的通知时正要参加故卡尔·古斯塔夫·坎普提督的葬礼，身上穿著礼服，但是他仍然忍不住就穿著礼服冲进洗手间，一个人在□面爆出一阵喜悦的欢呼声之後，又带著严谨的表情参加了葬礼。由於这种经历及志向，他好像对素有「艺术家提督」之称的梅克林格一级上将比对连列肯普更怀有敬意，但是这种情怀当然也没有降低他复仇的热情。或许是彼此的竞争意识提高了热情的温度吧？

在他们後方还有克罗弟瓦鲁上将、瓦肯塞尔上将、克里希中将、麦霍哈中将等人的舰队，除此之外，艾齐纳哈一级上将也以重心之姿出现在行列中。

艾齐纳哈比较好酒，即使在战场上也是威士忌不离身的，但是，自从离开费沙之後，他和酒就无缘了。这其中多少有些缘由。将官级的艾齐纳哈当然有幼校的学生当侍从，但是，由於「极端地沈默、严格又严肃」的风评一直如影随形地跟在他身旁，所以接受副官指示的学生从一开始就显得僵硬而不知变通。

「如果提督搓响手指头一次，你就要送上咖啡，绝对不要超过四分满以上。如果搓响两次就是要威士忌，万不可以弄错。」

幼校生拚命努力地记下指示，如果以他本来的记忆力来说应该是很容易的事。但是，或许是心理的压迫感使少年的记忆回路微妙地变了形吧？离开费沙之後，有一次艾齐纳哈搓响了指头两次，三分五〇秒之後，两杯咖啡送到了他面前。

「极端地沈默、严格又严肃」的提督轻轻地瞄了一眼身旁那个全身僵硬站著的少年之後，二话不说地喝下了两杯咖啡。幼校生全身叹了一口气似地松了下来。於是，在这趟的远征旅途中，亚伦斯特·冯·艾齐纳哈就只有在一杯咖啡和两杯咖啡中做选择的权利。

在艾齐纳哈後面，有著水蓝色眼珠的男人阿达贝尔特·冯·法伦海特一级上将的舰队曳著长长的光点尾随著。他所负的重要任务是和前方展开的各个舰队及後方的莱因哈特直属舰队结合。可以说双肩担著整体的作战是否能有机运作的重任。

然後，後面跟著的便是皇帝莱因哈特的直属舰队。辅佐莱因哈特的首席幕僚是统帅本部总长奥斯卡·冯·罗严塔尔元帅，其下负责舰队运用的是贝尔玄克、皇帝的高级副官阿尔兹·冯·修特莱中将、次席副官迪奥多尔·冯·流肯少校、首席秘书官希尔格尔·冯·玛林道夫也都在旗舰上。

在最後面的是有「铁壁」之称的奈特哈尔·繆拉一

级上将的舰队。他不只是负责後卫的工作，一旦费沙方面有异变产生，他就必须调回头成为全帝国军的先锋去压制敌人。同时他又必须确保後方的补给路线。

堪称深、厚布阵的帝国军，再次侵略形成一波波能量及物质的怒涛席卷向同盟领土。但是在宇宙的一个小角落□，一个与帝国军大不相同、微小而重要的作战正要展开。

杨威利开始了再夺回伊谢尔伦要塞的作战。

## 第四章 解放、革命、谋略及其他

### I

於宇宙历七九九年伊谢尔伦要塞放弃的第二年决心进行的再夺回要塞之举，被後世评价为一种利用堪称为「艺术战术」的手腕，使杨威利的战略思想「宇宙区域管制」实现的行动。这个行动并不执著於舰队决战所获得战术上的胜利，而是确保为达成军事目的

所需要的时间及场所。

「杨威利真正伟大的地方在於他虽然是舰队决战的名人，但是他很清楚地知道界限而不会热衷於表现自己的长处。」

有历史学家这样称赞杨威利，但是杨的对手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在这一方面也有同样的优点，他们两人在舰队决战的战略实施层面上，并不拘泥於某一局面的技术表现。他们注重的是和敌人比较之下整備有更强大的战力、完整补给、大量收集、正确分析情报、任用值得信赖的前线指挥官、确保有利的地理位置、慎选开战的时机等。如果这些因素都具备了，那麽，一两次战术上的败北也就不值得评论了。最高司令官的任务只有一个，那就是只对所有的军队请一句话 - 「不可大意」。

在第二次的「诸神的黄昏」作战中，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立於有十足把握的立场。即使如此，他仍然站在最前线，这就是他所以被称为「金发狮子」的原因所在。那是一种不是凭藉能力，而是属於性格支配

下的行动。

另一方面，杨威利则必须在战略条件极为不利的情况下打开局面。加速他最後决定的原因是亚列克斯·卡介伦的一段话。在旗舰尤里西斯的一个房间中，杨的学长沉重地开了口。

「喂！没钱了哦。今後要怎麼做赶快下个决定吧！」

在杨舰队中，能够了解国家性规模的财政及经济问题的就是卡介伦了。杨本身也把经济纳入终归为幻影的长期再建设决策当中，这就证明他不是军事力量至上主义者。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其思考的主体是在军事面上。不管目前的事态称为革命也好，战争也罢，要使整个行动顺利营运下去，资金是不可或缺的，而目前杨的手上并没有阿拉丁的神灯。

当卡介伦提出透过杨的朋友波利斯·寇涅夫的人脉，向费沙的商人们商借资金的提案时，杨感到极为恐惧。借的钱就不能不还，而他现在也没有还钱的策略。第一，提供资金给流亡的杨非正规部队是一种投

机，甚至是一种赌博，费沙人不可能不晓得。

「什麼？一旦借给我们，钱就是我们的了。」

卡介伦说完，杨一边拢著他的黑发，一边陷入沈思。卡介伦接著又说：

「费沙人对利是趋之若鹜。如果我们显示出有打倒皇帝莱因哈特的可能性，他们一定会为将来投资的。」

「.....」

「一旦他们投资过一次，为了不使这些投资金额白白浪费掉，他们就必须继续投资。而最先投资的资金就成了使双方的关系更形紧密的要素。」

「这我懂，可是光说可能性的诗，骗得了商才丰富的费沙人吗？」

「美人计的成功就看女性的魅力如何了。」

「女性的魅力？」杨歪著头想了想，把黑色扁帽往头上一丢笑了出来。他了解卡介伦想要说的话。

原本费沙人的习性就是独立不羁的。他们虽然被强制屈服於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大胆而又壮丽的战略，及支撑其一切行动的武力下，但是对於那些自古以来即崇尚自由经济活动的商人们来说，那当然是一件极为违背良心的事。如果可能的话，他们也想打倒皇帝莱因哈特的支配政惧。但是，他们却欠缺武力。

因此，费沙人一定一方面对帝国表现出服从的态度，一方面又迫切地寻求可以补偿他们本身不足的势力。他们可以和杨一党人共存、互相帮忙。但是，他们也不是那种肯投资在没有胜算的弱者身上的慈善家，所以要麻痹他们的保身感觉，就得下猛药。

因此，如果向费沙人夸示杨获得战术上的大胜利，除了皇帝莱因哈特之外，还有其他人也有可能掌握未来的话，费沙人权衡利害的天秤应该会大幅度倾向杨这一边。

「使费沙人迷惑的国色天香美女。」

那就是伊谢尔伦要塞。将伊谢尔伦再夺回，显禾出反帝国势力的实力，投资家的荷包自然就会打开了。

「难道为了这个缘故而攻下伊谢尔伦吗？」

於是，再夺回伊谢尔伦要塞就成为杨集团最重要的课题了。不只是基於军事上的目的，为了政治上的效果、为了在经济上得以残存，除此之外，做为一个复合以上这些条件的历史性奇术之不可欠缺的要素，杨都必须夺回伊谢尔伦要塞。而要完成这项工作就必须确保伊谢尔伦回廊的出口艾尔·法西尔，利用费沙的组织力及情报力再度作战。

但是，如果允许费沙人以支持者的身分来干涉工作，造成革命运动本身因为费沙人投机的天性而被操纵的结果的话就没什麼意思了。事情如果到这个地步就棘手了。

另一方面，从莱因哈特的立场来看，在偏远地带的伊谢尔伦要塞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石子而已。这并不是莱因哈特豪迈的个性使得他轻视伊谢尔伦要塞，而是对控制了费沙回廊，将大本营迁往费沙的他来说，伊谢尔伦回廊的战略价值自然就减少了。他虽然把军务尚书奥贝斯坦元帅留在费沙，配备有强力的军队，但是在伊谢尔伦方面，他让鲁兹的兵力四处移动，使回廊呈现空白状态，结果就证明了杨的洞察是正确的。

後世当然有历史学家批评莱因哈特轻视伊谢尔伦回廊，但是生在同一时代的杨威利，其见解大致上是这样的。

「燕雀不懂鸿鹄之志。一枚金币对亿万富翁而言是算不了什麼，但是却足以决定穷人的生死。」

莱因哈特以银河帝国的专制君主身分已经完全支配一半以上的已知宇宙了，同时他还想征服剩餘的宇宙。而杨则指挥著连根据地都没有的流亡的「离家出走的儿子」，企图使民主共和政体存续下去，一有机会的话，他还想把一向媚於罗严克拉姆王朝的历史女神

拉到自己的阵营来。不管从哪一方面来说，杨都似乎想去完成一件外人看来实为不知天高地厚的大事，而且，为了实现这个梦想，他还大胆地去摸索意气风发的富翁的口袋。

就这样，宇宙历七九九年一二月九日，杨非正规部队在艾尔·法西尔星系露脸了。

事实上，和艾尔·法西尔的独立革命政府合流并不是杨本人积极的意图。站在杨的立场来看，充满热情、意气昂扬的艾尔·法西尔的行为倒像是狂飙的族群。但是，统合反帝国的共和主义者的第一步就是政治的先驱者和军事的实力者联手共创未来。

## II

艾尔·法西尔自治政府的主席法兰却斯克·罗姆斯基是一个四〇岁的男性，本行是医生。自古以来，医生和教师、学生就是革命家的重要供给来源，他们也是遵循传统的一员。

罗姆斯基在——年前，也就是在逃离艾尔·法西尔之际，是杨威利中尉的民间协助者之一，但是杨早把他的名字、容貌都忘得一乾二净了。杨甚至连现在的夫人菲列特利加曾受教於他的事情都忘记了，这种小事更不可能在他的记忆□围之内。

远较丈夫拥有井井有条的记忆力，菲列特利加则忘不了罗姆斯基。他曾经不只一次地帮菲列特利加送她瘦弱的母亲去就诊，甚至招待她们吃三明治、喝咖啡。至於罗姆斯基也清楚地记得这个有著茶色眼珠的金发少女。医师出身的革命政治家满脸笑容地握紧了杨夫人的手，杨威利内心所惧怕的是环列在罗姆斯基四周的报导人墙手上所形成的相机炮列。艾尔·法西尔第二天的电子报纸果然就如预□中的一样全是杨的特写标题。

「杨威利回来了！艾尔·法西尔的奇迹再度显现！」

「就是这样，就因为会这样才令人讨厌。」

杨抱著头无奈地说道，事情演变到目前为止，他

已经不得不扮演著因他的行动及功绩而被确立的虚假形象。从民主国家的英雄到民主革命的英雄、而他不败的智将名声，想必也因此而更加被渲染开来了。

以艾尔·法西尔革命政权的立场来看，杨一党的参战不只意味著军事力的飞跃强化，同时也意味著自由同盟的最高干部承认艾尔·法西尔是以民主共和政治的王道为目标的正统政权。他们在欣喜之余也想将此事活用到最大限度。

罗姆斯基之所以和新闻界紧密结合，不管是从民主共和政治的理念来看或者是从革命的情报战略来看都是很自然的事情。杨绝对不能把内心的厌恶感公然表现出来。公开是民主共和政治的支柱。如果喜好秘密和非公开，就该参与专制政治，所以杨必须压抑个人的感情，对著相机、摄影机露出笑脸。

然而，在盛大的欢迎典礼中，杨只短短地打了两秒钟的招呼。「我是杨威利。请各位多多指教。」似乎期待著杨有一番感动人心的热烈谈话的一万名参加者都感到很失望，但是这种事情只要杨将来有任何一点

实绩表现就可以补偿过来的。罗姆斯基低声地对落座的杨说道。

「杨提督，我觉得我们必须为新的政府取一个新的名称才行。」

「啊，那是当然的事。」

「所以我想在明天正式发表出来，您觉得「自由同盟正统政府」这个名称如何？」

「……」

杨在精神上动摇了三步。他心想这是个笑话，但是，他更明白对方却是认真的。罗姆斯基微微不安地看著没有立即回话的杨。

「您觉得不好吗？」

「话不是这样说的，不过，不用拘泥於国家的正统性吧？我个人的想法是应该强调这个国家是从零出

发的」

杨极有保留地如此主张。他也很不喜欢被认为是以武力做为背景。

「没错，第一，正统政府这个名称的缘由不好。最近不是有所谓的银河帝国正统政府这个恶例吗？」

达斯提·亚典波罗察觉了杨的心境伸出了援手，他的这个说法似乎和罗姆斯基医师的心理波长起了共鸣。革命家点头说道，确实是不吉利呀，再想其他的名称吧！言下之意似乎有些遗憾。

「请不要这麽失望，杨提督。因为将来一定会出现更高的山峰的。」

「我知道。」

杨对亚典波罗这样低声回道并不是纯粹出於虚应了事。即使有再多的缺点，他也不能摘下这株弱小而没什麼力量的民主制度的嫩芽。如果再这样袖手旁观，

整个宇宙一定会被更杰出的、更华丽个性的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所掌握。在这个时候，莱因哈特本身的能力及良心都不是问题。由单一的而且是个人的资质所建立起来的政体，来支配整个宇宙实在不是一件适当的事。

一小群人挥著各自的狭隘而愚劣的大义名分旗帜互相伤害，远比被唯一绝对的神之唯一绝对的大义名分所压逼要来得好。如果将所有的颜色都聚集在一起，就只会化为单一的黑色，而无秩序的多样色彩总比单一的单彩要好。人类的社会没有被单一的政体统合的必然性。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杨的这种思考方式不能说没有对民主共和政体造反的元素在。因为过半数的民主共和主义者都希望宇宙能依自己的思想方式来统合，希望专制政府能消失。

尽管如此，事情的发展还是极具讽刺性的。当高登巴姆银河帝国随著无声的鸣动而倒下它那衰老的巨体时，与该帝国持续抗衡达两个半世纪之久的自由同

盟，也如同被白蚁蛀蚀般地空洞化了。

「难道自由同盟历史性的存在意义并不是在於反专制，而只是在於反高登巴姆吗？」

以前也有过这样的想法，而事情的演变看来似乎也像是这样，现在更是已几近确定了，这件事对杨来说是很无情的。他不能接受自冒险进行一万光年的长途远征的国父亚雷·海尼森以来的历史、无数人所蓄积的希望、热情、理想、野心、喜怒哀乐、长连两个世纪半的地层竟然只叠在一个叫鲁道夫·冯·必高登巴姆的死□上头。

但是，从这层意义看来，那个美貌的霸者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或许也是这样。他的目标是克服高登巴姆王朝，目前虽然是实现了这个目标，但是，那也只是把鲁道夫的亡灵赶回坟墓底下而已。罗姆斯基不断地以热切的口吻说著新国名、国旗、国歌等事情。杨一边适度地点点头，一边思索著过去的黑暗及未来的迷茫。

於是，「非正规部队」就成了「革命预备军」。奥利比·波布兰中校事後评论道冬天穿冬天的衣服，夏天穿夏天的衣服，不管穿什麼，内容都没什麼改变。

司令官杨威利元帅。参谋长维利伯尔·由希姆·冯·梅尔卡兹一级上将。後方勤务部长亚列克斯·卡介伦中将。政府主席罗姆斯基兼任军事委员长。杨稍稍觉得安了心，他的上司只有一个让他觉得心情特别开朗。

然而，到达艾尔·法西尔之後又有一个更令他欣喜的消息传来。那就是和尤里安·敏兹和奥利比·波布兰等人的再会合。

### III

一二月一一日，前往宇宙港参加了军民两用管制系统再编会议的亚典波罗看到了杨的被保护者。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在广大的走廊上流动著的作业服中心的人朝中有一个穿著与场合不太适合的豹皮外套，褐发、褐肤的美女，亚典波罗用视线扫描过那个女人之後，浮现了记忆中的亚麻色头发。

「尤里安，喂！那不是 - 尤里安吗？」

亚麻色头发的年轻人在确认了声音的出处之後，充满了生气，眼睛闪著光彩。他以夫速而有节奏的步伐走上前，精神奕奕地敬了一个礼。

「好久不见了，亚典波罗中将。」

他所搭乘的货船「亲不孝」号才刚刚到达宇宙港，波利斯·寇涅夫船长还在办公室办理手续。

「对了，其他的随从人员都到哪里去了？」

「真坏呀，中将，怎麼这样说呢？」

马逊两手两肩都扛著货物，体积足足有尤里安的倍数大，就站在後面等著，再一看奥利比·波布兰，他在数步之遥的地方和三个二〇岁上下的小姐谈笑风生。他们交谈的片断轻轻地传了过来。

「波布兰中校！」

「哟哟！不要在我正高兴的时候来打扰嘛！再加一把劲今天晚上应该就可以在双人床上睡个好觉做个好梦了。」

被尤里安一叫，一边发出不平之声一边慢慢走过来的波布兰随随便便地对亚典波罗行了一个礼。亚典波罗本不是那种因为对方这种举动就会伤害彼此感情的人，但是，他还是忍不住口出讽语。

「一到目的就很勤快嘛！在各个单位都说服新认识的女人吗？」

波布兰一点害羞的样子都没有。

「所有的人类总数有四〇〇亿人，其中有半数是人女人。这半数中又有一半受限於年龄，然後又有半数的女人在容貌方面不合格，尽管如此，还是有五〇亿个女人可以成为恋爱的对象。时间不够，所以连一秒钟都不能浪费。」

「女性的知性及性格都不是问题啊？」

「性格好的女人就文给亚典波罗提督了。性格不好的那一半就由我来接收好了。」

「中校，你没有自觉吗？你的说法听起来简直像个老干嘛！」

「啊，这样就好了嘛！因为当我们在地球那个阴森森的行星上辛苦的时候，你们在海尼森可是为所欲为哪！」

「我们可也是很辛苦的。」

像小孩子一样高声辩解之後，亚典波罗发现一旁的尤里安似乎强忍住笑，於是便故意地改变了话题。

「不管怎样，你们来得还真是时候。我们也才在两天前到达这□。」

尤里安最初当然是以同盟首都海尼森为第一目标，但是，在他从费沙回廊前往同盟领域的时候听说了皇帝莱因哈特的再宣战消息，也知道了杨已经逃离了海尼森，於是，他不得不改变方向。在经过种种的推测之後，尤里安料想杨或许会企图再夺回伊谢尔伦要塞，应该会以某种形式和艾尔·法西尔的独立革命政府取得接触。

「途中虽然有过种种事态发生，不过，总算平安到达了。总而言之，能和各位再见面实在是太好了。」

尤里安虽然说得极为简洁，其实半路上真的是发生了许多事。他们跟著完成讨伐地球教任务的帝国军奥古斯特·沙姆艾尔·瓦列提督前往帝国首都奥丁，参观了现在改为历史博物馆，正在装修中的新无忧宫的内部，波布兰仍然不改其习地和一个前来游学的黑发女孩拍了纪念照。大前提下，他们是扮演一群颇富好奇心的费沙独立商人，但是，形式上还是得接受宪兵队的审讯；从地球教团本部秘密拿到的光碟失窃，花了三天的时间寻找；波布兰原想和帝国军军官的年轻妻子共渡热情的一夜，不料却被其夫发现。在瓦列提督

善意的安排下，他们好不容易离开了奥丁，但是，在经由费沙进入同盟领域之前，他们却必须化解足以打来计算的小事件。最後，他们被「黑色枪骑兵」的侦察艇发现了，掌握了波利斯·寇涅夫的掌舵权，於是，他们終於来到了艾尔·法西尔。

亚典波罗、波布兰、尤里安、马逊等四人搭乘地上车前往杨司令部所在的大楼。由於马逊的体积庞大，加上大量的行李，一伙人坐在车□面根本没有办法保持端正的姿势。波布兰硬是把身体往坐在驾驶座的亚典波罗的身上挤。

「可是和同盟政府绝缘可真是下了决心的事哪！这就是所谓的从睡眠中醒过来一样。」

亚典波罗或许是觉得他这段话有欠妥当吧？他把脸朝著前方回答波布兰。

「好了吧！波布兰中校，可不要误解了。因为我们可是凭著一股侠气及好奇心来进行这场革命战争的。」

「这种事光看你们这些可憎的脸孔就知道了。结果，杨舰队只是名字改了而已嘛！根本就是换汤不换药。」

到了司令部，四个人好不容易从几近窒息的状态中解放出来。黑巨人扛著小山般的行李先住地下室的衣橱间去，其他三个人则从走廊走向升降机，这时，波布兰停下了脚步。一个有著「淡红茶颜色」的丰盈头发，戴著黑色扁帽的低阶少女军官，以足可与尤里安匹敌的律动步调走上前来呼叫他，并行了一个礼。慌张的表情变化及敬礼在四个人之间交错著。尤里安和亚典波罗先进了升降机，门随即关了起来。稍稍带著复杂气味的气氛弥漫在一二立方公尺的箱子当中。

「尤里安，你认识那个女孩子吗？」

「嗯，在塔扬汗基地的时候，波布兰中校曾为我们介绍过。可是亚典波罗提督，您又是怎麼认识的呢？」

「唔，说起来，她是熟人的女儿。」

青年提督用黑色扁帽覆盖在脸上。他们司令官的老毛病似乎已经传染给他了。

「您对卡特萝捷·冯·克罗歇尔伍长很了解吗？」

尤里安若无其事地追问之下，亚典波罗自己就开了口风了。

「嗯，就跟你说了吧！她是先寇布中将的女儿。」

炸弹似乎并没有发生预期中的爆炸效果。尤里安眨了三次眼睛，歪著头凝视著亚典波罗。言语及意思好不容易在他的思考回路中取得了一致，少年随即嗤嗤地笑了起来。

「很抱歉，可是，我实在难以相信先寇布中将会会有女儿。」

更何况竟然会是卡琳，那个叫卡特萝捷·冯·克罗歇

尔的女孩？尤里安实在难以置信。

「是啊，连我也都还不能相信哪！可是，你想想看，先寇布中将在你这种年纪的时候就在那方面屡建奇功了。岂只一个，就算有成打的私生子也不是不可思议的事。」

「……」

尤里安沈默了，他在自己的记忆回廊中搜寻著一幅幅的肖像。姑且不谈卡琳那淡红茶色的头发及充满初夏光辉的紫蓝色瞳孔，她全身所散发出来的那种熟悉感，难道就是因为她是先寇布的女儿吗？波布兰似乎也曾说过卡琳的出生有著一段隐情。

「先寇布中将知道这件事吗？」

答案是否定的，尤里安又陷入了沈思。亚典波罗说道：

「怎麽样，尤里安？想不想利用你的关系来促使

他们父女相认？」

「不行啦！因为那个女孩子大概很讨厌我。」

「你做了什麼让人家讨厌的事？」

「没什麼，只不过我总有这种感觉就是了。」

亚典波罗俯视著少年的脸，但是，他找不出有任何表情可以让他确信有什麼事情发生。

「哎，不管怎麼说啦，目前应该把全部的心力投注在伊谢尔伦要塞的攻略上，而不是站在高处看著先寇布的家庭纷争。」

升降机的门开了，眼前的视野霍然而开，亚典波罗将两手的手指头交握在脑後，抬了抬下巴。

「来吧！尤里安，我们那个懒惰的元帅大人就在这□不甘不愿地执行他的工作哪！」

即使是懒惰的元帅阁下也会有瞬间像风速般勤勉地工作的时候。那一天，杨仍然坐在桌子前，活动他那思考的火山脉。他的周围散乱地堆放著计算及做备忘的纸张。

「您可真是勤奋哪！要是阁下这一代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尤里安那一代可就要辛苦了哟！」

革命预备军司令官的副官菲列特利加·G·杨少校咖啡色的眼珠中闪著慧黠的光芒说道。她的丈夫颓丧地叹了一口气，喝了一口妻子送来的红茶。

「努力之後所显现的进步是很显著的。」

他若有所思地评论道。

「真是莫大的光荣啊，阁下。」

微笑著的菲列特利加，瞳孔中映出了丈夫手上拿著杯子站了起来的姿态。她也回过头来，然後菲列特利加在一瞬间确认了杨的表情从惊讶一变而为喜悦。

尤里安·敏兹就站在那□。比离开时长得更高，现在已经俨然是一个年轻人的模样了。端正的脸上绽放著怀念的情感，承接著来自杨及菲列特利加欢迎的视线。

「欢迎你回来。」

杨先开口说道，菲列特利加接著表达了她的欢迎之意。

「看起来很有精神嘛，尤里安。」

「是，我刚刚回来。」

尤里安声音中也含著激烈起伏的律动。

「好久不见了。阁下，这是与地球教有关的资料记录。如果能对提督有一点点的帮助，那是我无上的光荣。」

尤里安说完即递上光碟，尤里安原本想表现出成熟的态度，结果反而使自己显得更形天真。他心中的不安虽然只有一点点，但是却不可谓没有。他怀疑杨家是不是还有属于他的位置。杨家新的历史开幕钟已经响了，自己是不是只是一个已经迟了一步的异类分子呢？

然而这些都只不过是杞人忧天的想法。他已经确认自己是杨氏家族这个大拼图中的一片，他已经被镶嵌在一个属于他的地方了。杨家的温暖、杨舰队的阔达对尤里安而言是他人生的记忆中具有最高价值、最令他怀念，同时在时间及空间的环境上具体成形的要素。永远忘不了这些事物是尤里安的幸福，但是，日後却也成为最令他伤心的思古情怀。

在和亚典波罗及波布兰一阵欢谈之後，杨仍然一如往昔以他们为对象说明作战方式。为了作战的整理工作及再检讨，杨不时地询问尤里安的意见，对尤里安而言，再没有比这个学习战略战术更好的机会了。

「看来我们快要回伊谢尔伦了。」

「如果顺利的话，尤里安。」

「一定可以成功的。不过，皇帝莱图哈特可是很喜欢大规模的挟击包围作战哦。」

「我也喜欢哪！」

杨的声音听来似乎掺杂著苦笑。以战略家而闻名於世的他如果有著比莱因哈特更多的兵力，他大概也会兵分两路挟击敌人吧？如果能把莱因哈特牵制在伊谢尔伦方面，然後利用其他的军队阻断他的退路的话。

即使不能这样，如果能以一军确保防御伊谢尔伦要塞，再利用另一军从回廊侵入帝国本土，长驱直入帝国首都奥丁加以攻击的话。以前在「诸神的黄昏」作战时，伊谢尔伦回廊有罗严塔尔、连列肯普、鲁兹的强大军队等待著，但是这一次如果能在鲁兹出击之後夺回伊谢尔伦的话，对杨舰队而言，回廊就成为一片自由之海了。如果皇帝莱因哈特想回帝国本土的话，只能绕远路经过费沙回廊，到时若是费沙的恢复独立

派同时蜂涌而起，年轻的征服者就没有归路了。然後，杨就可以制服金发的皇帝。

杨把一只手放在黑色扁帽上，苦笑著摇摇头。很遗憾的，首先要使这个空想实体化的时间就不够了。和费沙的恢复独立派之间也还没有取得任何的连系。事实上，这些都是今後所必须面临的课题。要把伊谢尔伦要塞重新收回他们的手中，确保和艾尔·法西尔之间，由亚典波罗所命名的「解放回廊」，就必须对费沙的人说「拿出资金来，拿出来不会有什麼损失」。他们得拿出只能提供不安的保证的支票以获取最大限度的协助。只要有半步走错就变成诈欺了。

然而，这一次的作战本身就如同是诈欺的行为。

杨针对鲁兹舰队从伊谢尔伦要塞出击的时机及条件做了几近完美的计算。他不认为同盟军面对莱因哈特的再次攻略能有组织性的抵抗行动，所以这些计算必须以分秒为单位以期做到完美。如果他知道比克古元帅和邱吾权上将统合了残存的兵力向莱因哈特挑战的话，他应该就会订定不同的方程式才对。

「或许那个时候杨威利第一次面对了他个人生涯中完全没有胜算的战争吧？」

许多的历史学家推测了假定的事态，然而，也有人 对杨有极为严厉的批评。

「如果比克古元帅的出击情报传到杨那边的话，他大概就会被迫作极为痛苦的选择吧？他能眼睁睁地看著自己所敬爱的前辈被杀吗？他能投入没有任何胜算的战争中吗？他能放弃理智吗？他能牺牲感情吗？就因为他不知道这件事，所以他得以专心一意地去完成再夺取伊谢尔伦要塞的艺术课题。杨威利实在是一个很幸福的艺术家。」

这种评论充满了检察官般的欲加之罪的恶意，但是也有一半的说法点出了事实。杨一直认为比克古已经退役在家养老、养病，已经不会再露脸了。所以，在逃离海尼森的时候，他也避免将他卷入是非中。巴米利恩会战之後，莱因哈特曾当面向杨言明不会对比克古做任何处置。对方已经遵照约定这麼做了，将

来应该也不会违反约定才对。杨深信这一点。

当然，结果杨的预测完全与事实背道而驰。

目前杨一意热衷於伊谢尔伦再夺取的证据之一，便是他把检视尤里安从地球带回来的光碟工作往後延了。杨的想法是，现在一切以夺取伊谢尔伦要塞为当务之急，其他的事倚都是稳固了战略上的脚步之後的次要问题。两手上已经有太多的课题要做，如果再加上重大的事件，即使是聪明如杨的脑细胞也会爆出负荷过重的火花。这样做绝对不表示他轻视地球教的情报。但是他从尤里安及奥利比·波布兰那儿获得了大致的报告，那些报告者本著热衷於目前的事业更甚於自己过去的成果却也是事实。不管是尤里安或波布兰，对自己不能参加逃离海尼森的计画都以极具个性化的表现感到遗憾，他们无法接受自己从回到「怀念我们的家」作战中被排除出来的事实。

不管怎麼说，杨受到许多後世军事学者所赞赏的作战讨厌杨的人认为那根本不是战术而是奇术，不足为後人借镜就在这个时候立案了。

当然，原本杨是打算自己指挥舰队来「接收」伊谢尔伦要塞的，但是他不留在艾尔·法西尔会让该地独立政府感到不高兴。有关部门的理由是如果他不在的时候，帝国或同盟发动军事攻击，或者反革命派兴起武装行动的话该怎么办？杨的答覆是梅尔卡兹提督会留守，结果对方露出了难以隐藏的不安及猜疑的脸色，杨见状大怒，要不是菲列特利加拉住他，他可能就会一语不发地离开会议室。

对杨而言最难以忍受的是因为既然梅尔卡兹是来自帝国的亡命者，人们就会忌讳其忠诚及信义。对杨威利个人的过度信赖及对拥有杨的集团的高度警戒心是这个时期艾尔·法西尔独立政府的人们所显现出来的特徵，然而，追根究底，他们是害怕事情演变成军事政权被杨一党所「篡夺」。

结果杨总司令官和卡介伦、亚典波罗、布鲁姆哈尔特中校、菲列特利加都留在艾尔·法西尔，从後方来统辖指挥整体作战。前进部队的总指挥由梅尔卡兹负责，要塞攻略的战斗指挥则委交给先寇布。除此之外，

林滋上校、舒奈德、波布兰、巴格达胥以及尤里安都参加了实战。杨原本希望把尤里安留在自己身边而不要上前线，但是，又不能不顾及当事人的要求。或许这和先前与波利斯·寇涅夫会面时的交谈多多少少有些关系。

後世人對於杨位於後方指挥控制前线诸将的「军师」形象印象极为强烈，但事实上，他采用这种形态却是始於要塞再夺取作战中。在这之前，杨在自己所策定的每一次作战中都站在最前线直接指挥，一人身兼战略构想家及战术实行家双职。他尊敬敌手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的理由之一是年轻的金发独裁者经常站在阵头和敌军作战。杨认为越是在上位的人越应该去面对最大的危险，而他也亲身去实行。

然而，今後事情有了些许的改变。杨现在被赋与一个不轻的任务。他自己现在还值青年期，将来还有数十年的时间可以指导军务，但是培育继他之後的世代却也是当务之急。由这一层意义来看，他的任务与其指导老练的梅尔卡兹不如转为监督要来得实际些。除此之外，他也必须让亚典波罗累积在後方监视

整体战局的经验。

#### IV

在准备攻略伊谢尔伦、决定人事之前，杨叫来了波利斯·寇涅夫，拜托他和反帝国派的费沙商人交涉、组织，请他们暗地□援助艾尔·法西尔的财政。

「可是现在艾尔·法西尔政府不管开出什麼支票都有退票的可能。由我来说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但是，你要让费沙人如你所愿来行动就必须开出具有相对魅力的条件。」

波利斯·寇涅夫是这麼说，不过，基本上他是接受了杨的委托。然而，这个男人的毛病就是不随时随地投个变化球让对方接个措手不及是不会甘心的。

「或者你也可以说这是胁迫的根源。如果帝国支配了整个宇宙，费沙就完了。如果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就算心不甘情不愿，他们大概也不得不支持你杨威利了。」

「这样说怎么样？帝国政府□於费沙人的追求利润所造成的弊害，打算将所有的产业国营化并公平地分配财富以打破生产方式的独占现况。」

「如果这是事实那可不得了了。不过，这究竟是不是事实呢？」

「或许会成为事实。皇帝讨厌独占财富。帝国的大贵族们现在获得了什麼报应？」

「你大概也不会喜欢独佔吧。」

瞬间，寇涅夫苦笑道。

「哎，反正要吵架也要有个强大的对手才有意思。不过，我还是有些疑问。」

波利斯·寇涅夫只把红茶的茶杯拿在手上，并没有送往嘴边。

「我想趁这个时候问问你，你真的想打倒皇帝莱因哈特吗？」

波利斯·寇涅夫的脸上带著几乎可以严格来形容的认真表情问道。

「皇帝莱因哈特现在在施政方面既没有失误，他的武力及气势又足以统合全宇宙。你能保证打倒他之後，时代会变得更好吗？杨」

「没有。」

事实上，杨一直在思索一个不打倒莱因哈特又能守住民主制度的办法，可是，他还没有想出可以形之於表面的策略。

「你还真老实。哪，现在姑且不说这个了，还有另外一件事。不管你再怎麽努力，衰败过的民主共和制度不一定就会健康地再复活。就算把费沙卷进去了，也许反而把最後的依靠都给毁了。或许最後什麽都没用了，难道这样也好吗？」

「或许吧！」

杨口中含了一口已经冰冷的红茶。

「但是，总不能因为说都没有用就连种子都不撒吧，这样一来，连草也长不出来了。我们也不会因为吃了东西还是会肚子饿就不吃饭了吧？是不是，波利斯」

波利斯·寇涅夫轻轻地咋了咋舌。

「这个比喻真是无聊，不过，倒是没错。」

「自从旧银河联邦被鲁道夫·冯·高登巴姆篡夺而灭亡之後，到出现亚雷·海尼森为止整整经过两世纪。民主共和政治的根一旦被挖起，要再次复活恐怕不是那麽简单的事。反正不管是经过几个世代的東西，最好能多多少少减轻下一世代的负担。」

「你所谓的下一代，就譬如尤里安？」

「尤里安的确也是其中一个。」

「尤里安的素质很高。这几个月和他一起旅行下来，我有很深刻的体会。」

寇涅夫嘲讽地斜睨著露出喜悦表情的杨。

「可是杨，尤里安再怎麽会唱歌，现在，他也只是在你手上的小舞台上献艺而已。你应该也知道吧？」

杨看来并不想回答，波利斯·寇涅夫於是嘴碰也不碰地把红茶的茶杯放回杯盘，交抱著双手。

「太忠於老师的弟子是无法凌驾师父之上的。如果这种情形再继续下去，尤里安只不过是你的缩小再制品罢了。光是这样也很不得了了，不过」

对寇涅夫这种近似评论家的论调，杨心中稍感不快。即使已经很了解朋友的性格，但是，有时候还是会影响到彼此的感情的。因为他确实戳到了杨的痛处。

「尤里安的素质远在我之上。你不用担心。」

「那麼我问你，你是跟什麼样的老师学习的？不只是你，连皇帝莱因哈特都是自己培育自己的。即使尤里安素质远在你之上，你很有可能有些方面没有办法培育他。事实上，我注意到一件事。」

波利斯·寇涅夫的上半身模模糊糊地映在红茶水面上，他用指尖抓著下巴。

尤里安自己并没有想要先行解析在地球拿到的光碟。他只想到要原封不动地送到杨的手中，把判断和分析的工作委任给杨。以忠诚心的表现来看，这是无可置疑的行为，但是他应该是自己先行看过之後再交出来的。如此一来，就算光碟丢了，他自己本身就可以成为一个活生生的资料，在情报量上就可以违驾上位者，自己本身的存在价值就得以获得确认了。

「尤里安应该有一点反叛心才对。因为反叛的意图就是独立自主的根源。」

「说得好，你跟他这麽说过了吗？」

「能说吗？这麽难为情的事。」

波利斯·寇涅夫答应尽力而为然後离开杨的地方之後，杨把两脚抬到桌面上去，把黑色扁帽盖在脸上。不全然是因为波利斯·寇涅夫的关系，不过他就是觉得非常疲倦。大致上说来，和费沙商人秘密联手不应该由他来推动，而应该由艾尔·法西尔政府去做才对。

杨当时的政治态势成了後世众多议论的对象。譬如後来就有以下这样的文章出现。

「杨威利最後不得不从制度中去求取怀抱政治忠诚心的对象。他不得不从民主共和政治中去追求。而制度终究是一种形式。虽然知道在非常时期必须有非常的手段及非常的才气，但是，他终究不想让自己坐上革命政权的宝座是因为他一直深信由人民支配的民主共和政治的制度。事实上，艾尔·法西尔的革命政权是因为杨威利一党的军事力及人力资源才得以成立

的，所以就算杨站上顶端也不该有人会加以责难的。」

「最不幸的事实是在这个时候存在著比杨更具有居於上位的个性，但又不能成为杨的政治忠诚心的对象的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杨对独裁者或者说是身为专政者的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有著极高的评价。不管在才铎或器量方面都一样。而且，他个人又极敬爱莱因哈特。就因为他卓绝的资质，才使得他成为民主共和制度的最大敌手。莱因哈特的资质在民主共和制度严格的限制下绝对无法充分发挥的。他那无以比拟的天才只适合在专制政治中发扬光大。」

「杨很清楚这件事。所以他自己就不能跨出民主共和制度的□围之外。当他以「非常时期」为藉口，超越制度的□围，以政治·军事两方面的独裁者自居时，宇宙就只成为专政者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和独裁者杨威利对立的场所了。如果他们的对立会引起流血的话，倒不如把一切都献给莱因哈特还来得好些。这是杨的想法。流血、用策略，所要守住的就是民主共和政治的制度。」

「批评杨的这种思考方式为一种僵硬的形式论的见解应该是可以成立的。重要的不是制度而是精神，杨太拘泥於外在形式而放弃自己守住内在实质意义的责任。但是，杨身为一个历史的学徒应该知道许多毒辣的独裁者彻底发挥了这种论法。他知道大半的独裁者都是在众人的期盼下出现的，支撑他们的不是制度，而是对个人的政治忠诚心。他更知道他的部下们的忠诚心与其说是针对民主共和制度，不如说往往是针对他个人的因此，他就是不能爬上顶端。他很清楚，最强的武力和最高的人望无秩序的结合，对民主共和制度而言是危险的病根。他比谁都怕处於权力集中的场合中的自己。谁有权利说他这种心态是懦弱呢？」

这篇极尽全力想维持公正性的文章是出自尤里安之手。虽然是一篇兼顾情理的文章，但是，如果让波利斯·寇涅夫看的话，或许会评断文中缺少「反叛性」；如果让杨个人来看，他一定是搔著头左右回顾。不管怎麽说，这个时期看来似乎特别游手好□的杨威利的确是有著许多烦恼。

## 第五章 流浪儿回家

# I

梅尔卡兹提督所指挥的伊谢尔伦要塞攻略部队在伊谢尔伦回廊的一隅迎接宇宙历八〇〇年的新年。他们的惯例是不管眼前将面临多麽困难的任务，总是伸出舌头去舔香槟酒的酒栓。就如奥利比·波布兰所说：「伊谢尔伦要塞是逃不了的，但是，新年的乾杯只有这个时候了。」

很稀罕的，华尔特·冯·先寇布同意了他的说法，两个人交互地在尤里安的杯子中倒入香槟酒，路易·马逊半路接过了杯子，波市兰不禁悲叹道「好像是让象喝的东西一样。」尤里安摇摇头，似乎想把多馀的酒精逼出体外似的，然而，当他看到先寇布时，留在艾尔·法西尔的达斯提·亚典波罗所说的话便从下意识中浮现出来。亚典波罗虽然辩解他并无意期待先寇布发生家庭争议，但是，在伊谢尔伦攻略部队出动之前，他故意去刺探先寇布。

「先寇布中将，您知道吗？队上有一个叫卡特萝捷·冯·克罗歇尔的十几岁少女下级军官哦。」

出乎他的预料之外，亡命贵族连一点点像鸟儿轻摇羽毛的震撼迹象都没有。

「是美人吗？」

「为什麼这样问？」

「如果是美人，那就是我的女儿。如果不是，那就只是同名同姓的陌生人。」

「是美人。」

听完亚典波罗似乎放弃了的答案，先寇布把卡特萝捷·冯·克罗歇尔从伊谢尔伦攻略战的志愿者名单中剔除了。

在尤里安的眼前，卡琳，也就是卡特萝捷的父亲发挥了酒豪的豪气，在醉汉群中显得极不协调地端正

地站著。一边大声斥喝著马逊如牛饮似的喝酒法，一边单手拿著香槟酒大步走过来的奥利比·波布兰，把他那如阳光闪耀著的绿色眼珠投向尤里安的侧脸，手上的瓶子比声音还早丢出去。波布兰吓了一跳，慌忙接住飞向尤里安身边的瓶子，望著同一个方向。他的攻击迅速而且又有效。

「看他的表情，他大概知道了，尤里安。」

「什麼事，中校？」

「我是说卡琳的父亲，那个叫先寇布的不良中年人。」

不管是从声音或表情来看，尤里安都无法否定年轻击坠王的说法。波布兰绿色的眼珠泛著笑意。

「如果和平时期到来了虽然是很无聊，不过，我倒想开一间以善良的青少年为对象的人生查询室。或许是我的人品出众吧？年青人都很信任我哩！」

或许是卡琳对他提出商谈的要求吧？尤里安觉得一种尚未整理过的思绪在胸中游移著，他不晓得为什麼自己显得有些慌乱。

「那麽，您有什麼感想？」

「我想优劣已经决定了。就算我像先寇布一样到处撒种，也不会做出让种子结成果实这样的错误。你说是吧？」

尤里安不知如何回答，只得拢拢自己亚麻色的头发。

「好像有不少问题呢！」

「要让我来说的话，问题不在卡琳不幸。卡琳一直深信自己很不幸。」

「是吗？」

「所以，她还不说出来，同时又避免碰面。这不

是个好现象。要是我就会跟他碰面，要他给我十五年份的零用钱。」

年轻的击坠王带著百分之五一的认真表情把酒气吐向半空中。

## II

杨已经向攻略部队的干部们说明再次夺取伊谢尔伦要塞的方法了。除了已经知道内容的尤里安之外，其他的人都不禁大为感动。先寇布抒发了他的感受「真是个大骗局啊！」波布兰随即热心地加以应和。

但是，这可是一个赌上生命的骗局。因为他们要以原下本就单薄的兵力和不平凡的敌将、众多的兵力及巨大的要塞为敌。

在进入实战之前，指挥一连串情报战的是巴格达胥上校，巴格达胥不容易有了机会去运用与自己本来的职业有关的才能。波布兰说他也是骗子集团的一份子。

於是，在新的一年中，因为各种事故而呈现混乱状态的伊谢尔伦要塞的通讯回路中，开始流入了奇怪的指令。

「正确地说来，每个指令都很正常而且也很妥当，但是，如果将其一起列出来，就显得极欠缺整合性了。」

最初的指令是於一月二日送进来的。

「此令传达与由帝国大本营派驻伊谢尔伦要塞及驻留舰队司令官鲁兹一级上将。即日离开伊谢尔伦要塞，扼住同盟首都海尼森的後方。」

接受了指令的鲁兹一边做出击的准备，但是，一方面又不禁怀疑会不会是杨威利的策略。第二天，他又收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指令。

「你的任务就是固守伊谢尔伦要塞。千万不可出击。杨威利常常会使用奇计。此外，要塞潜藏有同盟及费沙的同一阵线者，你出击之後，他们有可能就占

据要塞，封锁回廊。再次命令你，不可轻举妄动。」

鲁兹绝对不是一个无能的男人。但是，这两个命令他该相信哪一个呢？一瞬间他也感到犹豫了。他甚至看不出这两个完全相反的命令都是由杨的脑细胞发出来的。

在鲁兹的心理天秤尚未取得平衡之前，第三道命令又送进来了。

「此道命令与先前之令有所关联，有人对你的部下下手并趁机潜进费沙，意图从内部破坏要塞。情况紧急，速查！」

鲁兹为了慎重起见不得不著手调查。原本在多达一〇〇万以上的将兵中总会有一些脱轨的行为和人物出现的。於是，几乎多达一个分队的行为不检点者被宪兵队抓起来，同时发生了多达两个分队之多的不祥事件。其中确实也有和费沙商人勾结以私吞军需物资中饱私囊的人。

「难道固守才是陛下的真意吗？皇帝果然明察秋毫。差一点就上了杨威利的当了。我不能轻举妄动。」

鲁兹抚了抚胸口，解除了舰队出击的态势。此时，第四度的命令到达了。这当然也是杨发出来的。

「鲁兹提督为何不出击？把一小部分兵力留在要塞，举所有战力攻向海尼森。」

鲁兹忠实地边守「皇帝真正的命令」，待在要塞动也不动。命令出击的第五个命令是在一月七日传进来的。

鲁兹当然也不管那第五个命令。然而，那才是来自皇帝莱因哈特的第一道命令。

对于像冬眠的熊一样坐在伊谢尔伦动也不动的鲁兹，莱因哈特当然愤怒不已。让鲁兹扼住同盟首都海尼森的后方是他的战略构想，所以，如果鲁兹不动，他的构想就无法完成，一切就只有靠单纯的武力前进了。

莱因哈特在正前往同盟首都海尼森的军中接到了「鲁兹军队没有动静」的消息。坐在总旗舰伯伦希尔的高级军官沙龙□的年轻皇帝两眼闪著水蓝色的雷光。

「鲁兹为何没有动静？难道不把朕的命令当一回事？」

一怒之下，他把水晶杯摔到地上，酒杯的每一个碎片都反射著年轻征服者的怒气，闪烁著彩虹般的光彩。皇帝的首席副官修特莱少将轻轻地瞥了一眼散滴在靴尖的红玉色水滴，然後发表了他的意见。

「陛下，或许这是杨威利动歪脑筋所造成的结果。一定是有什麼理由让鲁兹提督裹足不前。」

「杨威利的计谋？把鲁兹定死在伊谢尔伦，杨威利可以得到什麼好处？」

莱因哈特的声音因为愤怒而显得热切。他毕竟不是一个绝对的超越者，他也只是个凡人，所以，他不

可难洞悉别人心中的一切计画及策略。正因为如此,心头才不禁飘过了一层层薄薄不安的云彩,这种自觉更加速了怒火之风。

「很抱歉,陛下,下官贫乏的智慧无法猜透这一点。」

莱因哈特沈默了下来,希尔德,也就是希尔格尔·冯·玛林道夫伯爵小姐这才开口说。

「陛下,鲁兹提督待在伊谢尔伦要塞不动确实不符杨威利元帅的利益。下官觉得如果事情是这样,那先把事情搁在一旁也无妨。如果事情的结果对我军有利的话,就没有必要在这个时候盘问鲁兹提督的罪了。」

莱因哈特没有立刻回答,只是优美地蹙著他那对优美的眉毛。他承认希尔德的主张有其道理在,但是,自己发出的命令被忽视所引发的不快却无以表现出来。

这个时候，不只是修特莱，连莱因哈特本身也陷入杨所设下的巧妙心理陷阱中了。鲁兹驻留在伊谢尔伦的战力，对莱因哈特而言并不是不可欠缺的。如果一开始就不动鲁兹的话，事情也就是这样子而已，但是，莱因哈特认为要掣肘杨威利的蠢动，把鲁兹的战力置於游击的位置是很重要的。结论是希尔德的看法虽然很正确，但是，她也没有办法完全洞察杨的诡计。莱因哈特有著原不属於他的迷惑，在半途中不断地加快了出击的脚步。而鲁兹那方面则再次地不理睬这个情况。

然後又有新的假情报传进鲁兹这一边。内容带有极高的高压意味，几乎让通讯员变了脸色。

「如果继续无视於朕的命令存在而不出击，那也无所谓。就照你的意愿行事。但是，等解决了同盟军之後，你的罪状将会受到严重的弹劾。」

鲁兹虽然没有将情绪形之於表面，不过，他也有些动摇了。他很清楚专制君主的愤怒是一件值得人们去胆颤心惊的事。他应该出击吗？但是，前後矛盾的

命令中，哪一个是真的？哪一个是假的？这实在很难判断。

鲁兹之所以会中杨的圈套是因为他一直企图以指令的整合性来区别真伪。他觉得真的指令及假的指令分别朝著完全相反的方向整然有序地罗列著。如果真的指令命令他出击，假的指令就禁止他出击。如果真的指令一而再，再而三地禁止他出击，假的指令就不断地命令他出击。我们也不能因为鲁兹的这种想法就说他头脑单纯。如果有人能看穿巴格达胥根据杨的立案所乱发出去的无秩序的指令的话，或许我们该说这个人已经不是一个伟人，而是一个怪人了。

杨的目的就是要造成混乱。如果光是要让鲁兹出击，杨就不用耍这些诡计了。就因为杨一弄诡计就被鲁兹看透，所以成功率就提高了。

鲁兹是一个坚强、踏实而且在知识或经验上都不欠缺的正统派用兵家。本来他就不擅於战场之外的谋略及情报战。他的气质及思考方式比较适合舰队战。

然而，最後他看透了。

「杨威利是打算把我诱出要塞，然後利用那个空隙强夺空城。当初他攻陷伊谢尔伦的时候不也用这个方法吗？」

一有了这个想法，单色的思绪光芒就支配著鲁兹的思路。

虽然说是巧妙的计策，但是同样的计策用上两次的话，那就表示杨威利的智略之泉似乎也已乾涸了。鲁兹的碧眼中浮上了淡紫色的光彩。那是他兴奋时的特徵。

鲁兹的部下维拉中将在知道上司有出击的意思时，并没有乐观的反应。

「可是，在这种情报混乱的状态下，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分辨指令的真假。就算一时会让皇帝莱因哈特陛下不高兴，依下官之见，我们应该坚守要塞，不可轻举妄动。只要确保伊谢尔伦，和陛下的军队相呼应，

我们随时都可以攻破同盟领地的。」

「你的主张是有道理。」

鲁兹没有表现出怒气，微微地点了点头。

「我认为出击命令是杨威利所发出的假指令。他的用意在於诱出我们的舰队，然後再趁机强夺这个根据地。这不是杨威利一向所使的诡计吗？」

中将瞠目而视。

「那麽，阁下的意思是说，您既然知道了这个情况，而您竟然还敢让伊谢尔伦陷於空城去攻击海尼森吧？」

「没错，维拉中将，我要率领所有的舰队出击。我要让杨威利认为我们上当了。但是，上当的其实是他们。」

鲁兹以热切的语气对部下说明他的策略。如果鲁

兹率领所有的舰队出击，躲在回廊某个地方的杨舰队，或许就会趁机接近要塞。鲁兹就算准时机，将舰队掉回头，在舰队和要塞主炮「雷神之□」的火□之壁间挟击杨舰队。到时候，生杀大权就操在鲁兹手□了。

「智者总会沈迷於智慧中。杨威利的日子所剩不多了。」

连列肯普的仇即将得报的想法使鲁兹的声音显得极为激动，中将行了一个礼表示对长官的敬意。

### III

一月一二日，鲁兹率领著麾下的所有舰队离开了伊谢尔伦要塞。舰艇数高达一万五〇〇〇艘以上，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光点群，他们的行踪立刻被杨舰队捕捉到了，不过，鲁兹本来的用意就在夸示他们的行动，所以，被发现是理所当然的事。

「鲁兹舰队离开伊谢尔伦要塞了。」

一月一三日，巴格达宵的报告博得了众人的欢呼声及口哨。「杨威利的奇迹」又将实现了，而让奇迹实现的就是他们的战斗行动了。提前庆祝的声浪响彻云霄，威士忌被人们如水般地豪饮著。

连稳重、沈著，被称为「杨舰队唯一的绅士」的梅尔卡兹在这个充满活力而又放荡不羁的集团中也无法保持他在帝国军时代一样的完全孤高的姿态。他虽然只是在形式上做个样子，但是，也随著众人拿著威士忌小酒瓶高声欢呼，在鼓掌及欢呼声告一段落时，他提出了重要的事。

「我们认为鲁兹中了我们的计，想必鲁兹也认为我们中了他们的计了。他是一个屈指可数的用兵家，他所指挥的舰艇也有我们的一〇倍之多。如果我们不能在他掉转过头来杀到之前控制要塞，我们就永远失去胜利的机会了。现在立刻实施攻略战。先寇布中将，前线的指挥就拜托你了。」

「安心交给我吧！」

先寇布丝毫没有紧张的表情，对梅尔卡兹行了一个礼。他不愧是一个在宇宙历八〇〇年迎接个人三六岁的典雅壮年绅士。凝视著先寇布，尤里安这一次想起了杨关于要塞攻略的说明。

「鲁兹是个名将。因为他知道伊谢尔伦的重要性，所以即使皇帝下了出击的命令，他也有可能三思而按兵不动。就算他照皇帝命令离开伊谢尔伦出击，我们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注意到我们的作战而掉过头来。所以我们要在一开始就让他注意到我们的存在。如此一来，如果他不动要塞我们也没什麼办法，但是我们可以藉著情报的流动让他以为我们中了他的计策。而要让我们误入陷阱，他就必须离开要塞到一定的距离之外，这时候，我们的作战就容易成功了。或许你会认为这个手法太微不足道了，但是要让鲁兹看穿就必须要用小伎俩」

鲁兹果然毫无偏差地落入了杨的陷阱中。原本不擅於玩弄小伎俩，应该稳坐在易守难攻的要塞中，手握大军从正面给与杨一党惨重教训的正统派的用兵家在这个时候却在八〇万公里外的距离，从旗舰的萤幕

上凝视著迫近要塞的杨舰队的行动。

「那些流亡的盗贼们似乎上当了。」

鲁兹绝对不是一个会有轻薄表现的男人，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他也无法抑制自己那沸腾了的欢喜之情。因为他让那个号称为活生生的奇策诡计的宝库杨威利反中他的计策，即将匍伏在帝国军的膝下了。

然而，他的雀跃却维持不了多久。那个应该从近距离一击消灭狡猾敌军的要塞主炮「雷神之□」，竟然没有发射出白色的能源柱来。幕僚在把视线固定於萤幕上的司令官背後，交换著不安和难以置信的眼神。

「为什麼不发射雷神之□？」

鲁兹大叫。豪壮大胆的帝国军提督，额头上渗出了焦虑的汗水。衡量过时机，精密构□的作战开始像砂壁一样地崩颓了。

在横越八〇万平方公里的宇宙空间，伊谢尔伦要

塞中焦虑和不安急速成长成为一种恐慌。通讯员们的哀嚎及怒骂声充斥在通讯回路中，就像笨拙的钢琴演奏家无助地在钢琴上胡乱地拨弄琴弦一样。

「无法动作」、「没有反应」、「不能控制」等的叫声此起彼落地响起。无数的通讯波从紧逼而来的杨舰队上放出来，在电脑接受了「为了健康和美容，饭後要喝一杯红茶」之类根本不能算是正常的几个术语之後，所有的防御系统都无力化了。

被鲁兹委以防御要塞大任的维拉中将觉得有一种近似牙痛的感觉淹没了他的精神回路。最後，先前的胜利感完全从体内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梦魇般的沉重、苦闷。

「停止电脑控制，改用手动！不管如何，一定要发射「雷神之□」才行！」维拉下令的声音彷彿哽在声带中一样，好不容易才从嘴□说出来。

「不行啊！司令官，不可能的！」僵硬化了的绝望感从通讯员的口中迸了出来。维拉中将觉得自己左右

两边的肺已被理解及恐惧所占据，他感到呼吸困难，整个人僵硬地坐在指令席中。使要塞防御系统无力化的关键词。那是杨威利的奇术之源。他在一年前逃离要塞时就撒下了这颗种子。那又是怎样愚弄敌人的一种关键词啊？为了选择在这几年间不致於为帝国公用通讯所使用的语句，杨一定是花了不少苦心，然而，就连当事人也不能强辩说那是一句极为高雅的关键词。要解除封印应该有某一个关键词的，这是必然的道理，但实际的问题是，要发现这个答案根本是不可能的。

帝国军在夺回伊谢尔伦的时候发现了很多低周波炸弹，当时他们认为那是逃走同盟军意图爆破要塞而功败垂成的举动。可是现在想来，那竟然是为了把帝国军的眼光引离真正的陷阱所做的佯攻！

通讯员发出了凄惨的呼嚎。

「敌人闯进来了！」

「关上门阀！不要让他们进来！」

命令是被执行了，然而，结果却是预料中的事。当听到门关不起来的叫声时，维拉从指挥椅上站了起来，下令准备进行肉搏战。警报声震撼了要塞内的空气。

到目前为止，情况的发展似乎对杨舰队比较有利，然而，事实上就像下令急速调转头的鲁兹勉励部属一样，双方其实是站在同等的地位。

鲁兹舰队调转过头来杀到伊谢尔伦要塞所需要的时间被算出来大概要五个小时。如果杨舰队没有办法在五个小时之内利用肉搏战夺取要塞的防御系统，使「雷神之口」活动停止，他们就没有胜算了。除此之外，要塞守备部队的兵数又远比杨舰队多得多。即使要塞的防御系统被封印了，他们还可以采用肉搏战的方式来御敌。

帝国军若能撑到己方同志的来援固然好，但是，就杨舰队而言，他们却须在这之前取得胜利。胜利的女神还没有对任何一方送出祝福之吻。

「以前还不都是这样！只有拼了！」

然而，就像奥利比·波布兰毫不做作地表白，这样的困难工作对杨舰队来说并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救国军事会议」的非法武装政变、接踵而来的伊谢尔伦回廊攻防战及巴米利恩星域会战时都一样，杨舰队经常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和强大的敌人作战。和这些前例比较之下，这一次他们也并不算落入特别窘困的状况。

#### IV

猛烈的攻击迎向突入要塞内的港湾设施的杨舰队。本来在港湾的门闸都设置有已调好准星的荷电粒子炮可以恣意地破坏、杀戳，但是与战术用的电脑连动的防御系统都像冬眠了一样。姑且不论装备，战斗方式也不得不倒回石器时代了。所有的枪炮都已经不能用了。

打开乘舰的舱口，威武地跳出来的奥利比·波布兰

就著往前倾的姿势在地上翻了一个斛斗。帝国军的十字弓所发射出来的超硬度钢所制的箭刚好飞过一瞬间之前他头部所在的位置命中了舰体，发出了极为不悦耳的声响跳弹回来。波布兰吹了一声口哨，在他眼前出现了手持在照明之下反射著光芒的战斗用刀剑蜂涌杀到的帝国军。

於是「蛮人之间的血战」开始了。在要塞之外，居於机械文明尖端的战舰群朝著母港一直线飞驰，然而，在厚重的要塞外壁内侧却倒行著火药被实用化之前，肉体和刀刃、钝器撞击的斗争。

金属和非金属激烈冲撞，飞散的血腥味盖过了港湾设施的空气净化能力。银灰色的装甲服在一瞬间由无彩到有彩，浸湿了表面。奥利比·波布兰和路易·马逊分别护卫在尤里安的两侧，所以尤里安只能朝著正面与敌人作战。他打落了两只从十字弓发射出来的箭，另一只则用钢盔挡住了。与敌人的斩击相当猛烈，最後，他用战斗叉划破了对方的装甲服。

「真是不愉快呀！」

在一旁挥舞著战斗叉的波布兰声音传进了尤里安的耳中。

「什麼不愉快？中校」

「有什麼不愉快？不管在地球或这□都不得不习惯脚踏著地来战斗。还有比这种事更令人不愉快的吗？」

说罢，他没有挡开敌人强烈地斩击，奋力一跳，闪过敌人致命的一击住後退。在这其间，他躲过了飞射过来的箭，快速地移动，同时和下一个敌人交战。尽管他无法像先寇布一样大量打倒敌人，但是他灵活而快速的动作却使他成为帝国军憎恶的对象。帝国军的一个士兵突破了敌我的分界想绕到波布兰的背後去，但是，跳杀过来的卡斯帕·林兹手上的战斗叉一闪，那个士兵便倒卧血泊中了。

「蔷薇骑士！！」

颤栗无声无息地在帝国军的士兵之间奔窜著。不

管是在敌人或己方同志之间，凡是只要穿军服的人都知道他们的威名。或许就因为这样，所以没有人能责怪那些信心产生动摇，後退了数步的帝国军士兵太过於懦弱了。然而，光是这样就足以使杨舰队的表面声势大为壮大了。在战斗中，名声及虚名都应该被利用到最大极限。在先寇布示意之下，一方因後退所腾出来的空间随即被另一方的前进给补满了。帝国军的战列虽然还不致於整个崩坏，但是就彷彿时钟的短针一样，缓慢但确实地後退著。

——时二〇分，指挥著一队人马的波布兰、尤里安、马逊等人突破A S二八区段，占据了第四预备管制室。

帝国军看来还不怎麽有动摇的迹象出现。因为中央控制室既未被占据，他们的防御也还没有面临崩坏的情况。但是杨舰队的真正目的就在於夺取那个房间。由於预料到突破中央控制室会非常困难，所以杨事先使远离从港湾设施到中央指令室的路径的这间房间和战术电脑连动。波布兰丢下被血迹染红的战斗用刀刃奔到操作桌前输入了主要按键。

「雷神之□，封印解除！」

波布兰把视线投向尤里安，尤里安流利地在操作盘上滑动著手指头，把一连串密码输入回路中。

「一杯俄国茶。不调果酱或橘皮果酱，用蜂蜜调味。」

波布兰那被血汗弄湿了的脸上不禁笑开了。这种密码和刚刚的军事情况的紧张及兴奋完全无关。

——一时二五分，在黑暗的宇宙中快速前进的旗舰，鲁兹一级上将在舰桥上发出了败北的呻吟声。

「不行！後退！」

他发现到一件已经来不及反应的事情。他知道要塞的机能控制权已经落在敌人手中了。在闪著银色光芒的巨大球体的某一点上涌现白皙而令人难以直视的光点。

「所有舰队，回头撤退！立即从雷神之□的射程中撤退！」

萤幕中「雷神之□」的炮口中充塞著的白光渐渐加了明度及半径。鲁兹感觉到冷汗及热汗同时在他的背脊上流过，他下令扩散所有的舰队。虽然要塞已经被夺，他们已经立於惨败的地位，但是他有责任让损害降到最低限度。

白光掩盖了人们的视线。帝国军预期到会有什麼情况发生，各舰的萤幕都已控制了入光量，但是，强大的光之怒涛仍然灼烧著帝国军将兵的网膜，而他们的心却相对地冰冻到了极点。

九亿四二〇〇万MWD的能量全被开放之後不到五秒钟，鲁兹舰队永久损失了所有兵力的一成，另外还有一成受到损伤。被直接击中的战舰内的乘员们都气化了，而位於外侧的战舰则爆炸开来，更外侧的舰艇则在内部发生了火灾，乘员们在极度的惊慌之余忙著灭火。

「战舰路易特波尔得，通讯断绝！」

「战舰特利天海姆，没有回答」

在喘气及挣扎的声音所构成的无秩序交响曲当中，鲁兹全身泛青似的呆立原地。

「雷神之□」不仅粉碎了鲁兹舰队的士气，连伊谢尔伦要塞内部的帝国军的精神支柱顿时也都倾圮了。熬过了四个小时之久的消耗及流血的精神盔甲产生了龟裂，只要再趁势一击，他们就会完全丧失抵抗的意愿。

先寇布等人则几乎在没有任何损失的状况下占据了整个楼层。只要他们往前进一公尺，帝国军就会往後退两公尺。时间在不知不觉中飞逝，一月一四日零时四五分，帝国军司令官维拉中将终于宣布放弃要塞。

「我要求我的部属能安全离开。如果不能获得首肯，那麽我军将空手相搏至最後的一兵一卒，甚至让

要塞自爆。」

尤里安原想不经过讨论就立刻同意对方的要求，但是，在交涉技术上来说，这是行不通的。经巴格达胥上校这麽一说，尤里安遂约定一五分钟後给对方回答。

这个时候战斗大致上可以说已经结束了。既然知道一五分钟之後整个事情就会落幕，那就没有必要再互相杀伐、伤害了。双方於是收起了武器，只隔著一条血河互相凝视著。

尤里安在七分钟之後送出了接受对方条件的回答。因为他无法放任那些躺在血泊中呻吟的重伤者的生死不管。或许再经过八分钟，他们就活不了了。尤里安不管巴格达胥脸上那副「真是大傻了」的表情。他觉得可以在其他的机会中试验自己的耐性。

零时五九分，用自己的气爆枪击穿头部的维拉中将，遗体在他的办公室被发现了。他坐在椅子上，身体趴在桌上，但是却把床上的床单折叠放在桌子表面，

以免自己的血弄脏了桌子，他的这种作为充分表现了他个人的性格。或许这种生性耿直的人在任务失败时只能选择死这一条路吧？尤里安脱下了黑色扁帽，沈默地对著死者行了一个礼。杨一再教导他要尊重敌人。

鲁兹凝视著映在萤幕上的伊谢尔伦要塞。

「阁下，请您休息休息吧！」

明知白说，副官库典森少校还是这样劝道。

果然如他所料，鲁兹没有回答。他只是交抱著双臂，伫立在萤幕前，承受著沈重的失败感。

数量有占领军数十倍之多的战败者行列从要塞内的各处延伸向港口。渗著血的绷带固然引人主目，然而，受到精神上伤害的人似乎远比身体受伤者多得多，无法接受败北这件事情的人形成无力感的波涛移动著。

「真可谓是神机妙算啊！」

贝伦哈特·舒奈德听到从远处望著失败者之列，低声喃喃自语的梅尔卡兹的声音。先寇布等人的勇敢善战固然值得嘉许，但是超越时间及空间，完美地控制整个局面的杨威利，其智谋又该如何来形容呢？舒奈德可以了解梅尔卡兹那种不得不借用既有的形容词来表现自己的感受的心情。他原本就认为杨不只是一个在战场上擅於用兵的男人，但是，若要提到这次再度夺取伊谢尔伦的手法，舒奈德觉得其用心之巧实在令人叹为观止。虽然杨主张以少数和多数作战是用兵学上的邪道，但是他却又把这种邪道发挥到完美的境界。如果给他更多的时间及充裕的兵力，他究竟能做到什么样的地步啊？

宇宙历八〇〇年一月，杨威利和他的部下们成功地要回了伊谢尔伦要塞。距离上次不得已放弃要塞已有一年了。

V

「伊谢尔伦要塞在我军手中。」

这个消息由梅尔卡兹传了回来，同时还告知己方干部没有战死者，整个艾尔·法西尔星球绽开了欢喜的火花，在中央竞技场举办的典礼中挤满了一〇万人及一〇万个欢欣的笑容。

「这是我们革命政权的首次胜利。杨元帅又完成了一项奇迹。然而，这只不过是一小步，只是串连著无限未来的底片的一小格而已」

杨坐在贵宾席上听著独立政府要人们的和优布·特留尼西特相较之下极不洗练的演说，心中感到极失望。这一次虽然说是出於必要，但是他觉得自己似乎耍了什麼小诡计一样，让杨根本得意不起来。

他虽然讨厌这样的场面而且几乎受不了，但是，如果不加以宣传就产生不出政治上的效果。为了让费沙人投资，为了募集旧同盟的人力资源，他都必须配合著做胜利及胜利者的宣传。杨照道理上的需要出席了胜利纪念会，但是隨後就避开人群关进宿舍去了，然而，他的这种态度却又招来了後世的批判。

「夺回伊谢尔伦要塞原本就是期待造成政治上的效果的一次作战，所以，一旦作战成功时当然要做最大限度的宣传。然而，因为讨厌这种仪式而把自己关在宿舍□，不就证明了杨威利器量的狭小及觉悟得不够彻底吗？」

实际上，杨威利虽然树立了他人难望其项背的武功并带动著历史，但是他动不动就招来恶意的批评，这其中大部分的责任大概都要归究於他自己本身吧？因为，总而言之，他「觉悟得不够彻底」是一个事实。

一脚踏进久别重逢的伊谢尔伦要塞的中央指挥室时，杨觉得有一股舒适的风吹拂过他的脸上。一月二二日，从艾尔·法西尔到伊谢尔伦，杨终于得到了让他充满乡怒的地方。如果让华尔特·冯·先寇布来说，他一定会说「因为没有政治家在场，所以感觉特别舒服。」

杨威利不得不认为自己似乎是个不适合待在地上的人。这一年，他虽然迎接自己的三三岁生涯，但是在这之前的人生，他大都不在各行星的地表生活，反

而都是在宇宙船或人工天体的内部过日子的。而事实上，他的生命和生活也都是在这些地方孕育、编织而成。

以故的菲尔姆特·连列肯普一定很遗憾。他有著身为已经征服了半个宇宙的王朝的重臣所具有的矜持，原本应该死於无重力的空间中的，然而，最後他却不得不悲渗地丧命於地上。杨自己也有一个大言不惭的心愿，那就是如果能够的话，他希望能宇宙空间面对他人生的结尾。

於是，从艾尔·法西尔星系到伊谢尔伦要塞的「解放回廊」完成了。然而这是靠地理上的有利条件及人格上的结合力所连接起来的，如果要把这个根深入历史的土壤，使其枝叶茂盛，那还得经历许多的风雨粹练才行。这是当事者比旁观者更清楚的事。但是当事者们都有一个共通的弊病，事态越是严重，他们表面上所表现出来的样子却越是活力。再怎麼说，总归一句话，都是因为他们大信任他们那不败的司令官了。尤里安在日後如此回忆叙述。

「我们都很信赖杨威利。我们认为他不败是理所当然的事，我们甚至认为他永远不会死。」

不久之後，他们终於知道事情不一定是这样的，然而，目前他们只知道纵情酒气当中。

一道凶讯紧跟在成功地夺取伊谢尔伦要塞的吉报之後传了进来，杨威利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接下了这道令他血脉冻结的悲惨消息。

亚历山大·比克古元帅战死！

## 第六章 马尔·亚迪特星域会战

### I

莱因哈特亲自率军攻略同盟领地和杨威利的伊谢尔伦再夺取作战几乎是同时进行的。因此，杨才得以在鲁兹的判断及行动中趁机下手。但是以莱因哈特及帝国军大本营的立场来看，鲁兹的未加入尽管种下了

不满的种子，但是还不足以形成致命伤。帝国军在各个地方击溃同盟军——或许应该说是同盟军的残渣，破坏其军事设施，以一副傲然的姿态堂堂地进击。

担任先锋部队的毕典菲尔特一级上将之“黑色枪骑兵”舰队半路上歼灭了几个微弱的抵抗行动并急速地往前推进，但由于同盟军比霍特准将的游击活动，“黑色枪骑兵”的补给线被切断了一阵子，于是帝国军在一方面等待补给回复，一方面追击比霍特并破坏其根据地之状况下，时间上多多少少遭受到了损失。比霍特几乎是只身逃跑的，毕典菲尔特虽然感到十分惋惜，但是他却也从俘虏那边获得了情报。

“梅尔卡兹提督好像还健在，目前在杨威利身边。”

这个消息在接获报告的提督之间激起了水泡一般的低语反应，但是每个人所表现出来的不是惊愕，而是一种恍然大悟的样子。结果显示，已故的菲尔姆特·雷内肯普因为偏见而获得了正确的答案。杨威利投靠艾尔·法西尔的独立革命政府一事也获得了确认。

"就算有将官而没有兵卒，那无异于有恒星而没有行星，光和热也只是徒劳地照着黑暗。"

这种乐观的论调出人意料之外的竟获得帝国军干部的有力支持。大家一致认为同盟的军事力量和杨威利的才干一旦分离，尽管后者获得边境上某个无力行星的支持也不值得恐惧。至少目前帝国在军事、政治两方面都呈现压倒性的优势，不可能这样就被推翻了的。

"杨威利在用兵方面确实有着他人所比不上的实绩。可是这样并不能证明他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或许他可能利用自己的名声来整合反帝国的势力，问题在于他是否能够维持下去呢？"

而且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是莱因哈特的幕僚们的见解。其根据理由有数个。艾尔·法西尔的现实及潜在的农工业生产力是否能养得活大军？其他的各个行星是否甘于屈居艾尔·法西尔领导之下？而杨本身的意向究竟又如何？

在巴米利恩会战时，杨威利眼看着最后的胜利就在眼前，却仍然遵从同盟政府的命令，无条件地停火，尽管莱因哈特的旗舰伯伦希尔就在射程之内。如果杨无视于那个命令，挣脱政府的制肘，或许他自己就可以成为宇宙的霸者。

那个决定在义理上虽然值得赞赏，但同时也暴露了杨作为一个政治家的行为模式，今后也不会有超越该范畴的行动出现吧。就算今后他已经改变了个人的价值观，幸福的女神也不会再对已经失去最好机会的人眷顾了吧？杨威利虽然有着做为一个政略家的卓越能力，但是他却欠缺政略家性格上的特质。杨威利背离同盟政府逃离首都海尼森，纯粹是紧急避难的措施，而不是在多经推敲后于政治上获得的结果。如果要立于第一人之位，他自己本身则裹足不前；但是要退居第二位，他的能力及名声又太过显赫，恐怕会招致上位者的嫉妒及疑虑——。

就算听到这些毒辣的评语，杨恐怕也无法加以反驳吧？帝国大本营的幕僚群——主要是希尔格

尔·冯·玛林道夫伯爵小姐 - - 的分析即使不完全是事实，至少也相去事实不远了。也可以说思绪的活动把事实具体化了。他虽然想居于第二人以下，然而，他的这种心态却不被第一人所体谅。他的忍耐力及包容力以一个军人的行动来说已达界限，而对他的精神来说，做为一个政治家的倾向却少之又少。尽管希尔德不完全了解杨的性格与为人，但是根据在巴米利恩会战中的几个迹象显示，他大概可以正确地拿捏这个界限。

话又说回来，希尔德虽然聪慧、明理，但是她却不可能掌握得住杨在战术层面的心态。杨那几近于无限的智略，值得每一个人敬畏。因此，希尔德不得不说服皇帝避免和杨正面决战。

"不管是同盟政府或已叛离政府的各个部队，杨威利在某方面来说是个常胜军。反过来说，没有杨就没有胜利，对吧？如果我们在没有杨的地方不断进行战略的运用，使他疲于奔命而放弃抵抗的话会如何呢？"

这段谏言似乎没有得到兼具年轻和霸气的皇帝所

同意。

"玛林道夫伯爵小姐，你似乎千方百计不想让朕和杨威利作战。"

莱因哈特凝视着希尔德。伯爵小姐知道他那苍冰色的眼睛中的锐气及风暴正不断地加强中。

"看来聪明过人的伯爵小姐也有产生错觉的时候。如果朕不败给杨威利的话，难道朕就不老不死吗？"

希尔德闻言不禁在脸上和精神上同时泛起红潮，她微微地抬起下巴，带着抗议的语气说道。

"您似乎在取笑下官哪，陛下。"

"抱歉！"

莱因哈特笑了笑，但那只是一种礼貌上的反应，接下来的一连串表态证明了他并无意修正自己的意思。

"伯爵小姐，去年朕在巴米利恩星域和杨威利作战，朕是败了，而且败得很彻底。"

"陛下——"

"朕是输了。"

莱因哈特以不容许对方提出反论的严格态度如此断言。

"在战略层面上，朕被他所挑衅。在战术层面上，再差个半步，朕就被他的炮火轰个正着了。朕之所以能够逃过那一次的死神召唤是因为你策动罗严塔尔和米达麦亚直捣敌国首都之故，功劳在于你，伯爵小姐。朕什么功劳都没有。"

白晰的脸上罩上了红色的激情波纹，皇帝加强了说话的语气及呼吸。

"您太客气了，陛下，臣下的功绩应该归于提拔臣

下的主君。陛下并没有失败。”

莱因哈特点点头，但是他的眼中却仍然映出了内心强烈吹指着的狂风。希尔德在瞬间的犹豫之后，决定面对强风站起来。

“请不要试着去针对杨威利个人进行复仇之战。陛下在不久之后即将把整个宇宙纳入手中了。杨威利是无法阻止这件事的。陛下必能获得最后的胜利。谁能说胜利是可以用偷的呢？”

“杨威利是不会说，但是他的部下们一定会这样说。”

这种说法与其说是出自一个少年的口中，倒不如说更像是一种带着孩子气的不成熟说法。莱因哈特把他那白晰而柔软的手指头按在秀丽的嘴唇上，但却给人一种勉勉强强才抑制自己咬指甲行为的印象。由军神和美神倾其才情所塑造出来，这个无人可比的年轻人似乎很害怕别人说他失败。希尔德觉得有些惊讶，同时也感觉到不祥的微风吹过了她的思考。

希尔德产东认为莱因哈特热切盼望着破灭的来临。但是，她怀疑莱因哈特是无条件地选择在他生命中最旺盛的时期被优秀的敌手打倒，而不愿在失去敌人之后的漫长安逸岁月中老去——。对希尔德而言，要将这个疑问转换为最后的确定，必须随极大的精神负担。她甚至觉得光是处在疑问之中就已经令她喘不过气来了。

希尔德轻轻地摇了摇头，照明的灯光反射在她那暗金色的头发上。特意选择朝向黑暗的一方追溯思考的迷宫并不适合本来的她。虽然已经是三年前的事了，但是，她仍然记得在利普休达特战役时，父亲和她自己毅然决然地投效莱因哈特的阵营不是为了追求破灭的美感，而是因为他们看出莱因哈特的高瞻远瞩及羽翼的坚实。

五百年前，钢铁巨人鲁道夫·冯·高登巴姆以一个军人的身份和宇宙海盗作战，是出于对破坏秩序者的憎恶及其个人的政治野心。他的权力及子孙的特权是建立在牺牲弱者的观点上，而这正是他所谓的正义

之结论。莱因哈特即由否定鲁道夫的这种正义而崛起的。

而他的出发点又何在呢？在于他曾发过誓要对拥有权力者利用不正当手段强夺了他那美丽、温柔的姐姐安妮罗杰进行报复。在于他厌恶那种大贵族支配已有五世纪之久的体制而想加以改革，这是他于私的正当怒气及于公的正当愿望。这些因素原应是这个年轻人生命的泉源，但或许是他的生命力仍然不断地要求更华丽而炽烈的表现方式。以前，希尔德偶尔会这样想着。每次这个想法都令她害怕，她担心他的灿烂火焰是不是燃烧得太快了。

## II

对莱因哈特及帝国军而言，宇宙历七九九年，新帝国元年在精神核心尚未燃烧殆尽之前就结束，而新的一年又来了。至于新年的开幕行事就只有在总旗舰伯伦希尔上举行典礼用的大厅召开了一个简单的庆祝宴会，把酒分给所有的将兵而已。皇帝通讯萤幕告诉将兵，在完全占领同盟军首都海尼森之后再举行大规

模的庆功宴，而“莱因哈特皇帝万岁！”的欢呼声回响在所有的舰艇中。士兵们对皇帝的信仰及对各个将官的敬意没有丝毫疑惑，士气呈现极端的稳定、高昂。跑在前头的毕典菲尔特和本队之间的通讯，因为干扰而经常没有办法联络，再加上鲁兹为何不离开伊谢尔伦要塞这两件事对现在的情势而言无疑是不完美之处。但是，只要他们两人再加上舒坦梅兹，三人没有被各个击破，帝国军实在没有必要产生动摇。

“或许对方是一次有组织性的反击。即将赴死的将兵必会尝试做最后的抵抗。把他们消灭之后，占据同盟首都海尼森，宣布同盟寿终正寝！”

莱因哈特和他的幕僚们都有这样的认识和想法，而到了一月八日，一千艘左右的舰艇群出现在米达麦亚舰队的前方。对方始终保持适当的距离移动着，似乎有意采取攻击。

看来他们似乎想在毕典菲尔特的后方斩断帝国军深长而壮大的舰列。皇帝莱因哈特和其他的幕僚们本想在一瞬间就消灭他们，然而，他们最后又重新评估

那必是同盟军最后全力的反抗，一定是最佳的尖兵，于是决定避免正面交战。通知后卫缪拉确保费沙方面补给路线的是统帅本部总罗严塔尔，该处置正确地显示了其卓越见识。同时，米达麦亚命令全军停止前进，派出五百艘驱逐舰及十倍于此数的侦察艇去收集情报。此时，和前头的毕典菲尔特的联络几乎完全断绝，干扰之强烈足以在无形中证明已接近同盟军反攻的时机了。莱因哈特将艾杰纳、缪拉以下的各军集结起来。不管是再大的军容，前后拉得过长的阵列在统一指挥上来说是不恰当的。将兵间的紧张气氛升高了。

"那些家伙难道是握有什么胜算才出击的吗？或者只是将胜败置之度外，想以死相殉于民主共和呢？"

这个疑问盘据在帝国诸将心中。中级以下的军官可以"只有全力以赴"这样的精神论来处理，但最高干部却不能以"应该"及"打算"来订定用兵的策略。

"只是把数量集中起来罢了。而且，实际上又能拖延多久呢？"

克纳普斯坦在一月十日于伯伦希尔舰上召开的最高幕僚会议中这样冷笑着批评。根据综合的报告推断，同盟军大概集结了约两万艘左右的战力。这个数字的确出乎帝国军的意料之外，但是同盟军的战舰及宇宙母舰数量应该不多，所以火力必居于劣势。

"这么一来，只要一战就可以叫他们葬身在宇宙中。四处不游荡丧失胜机的愚昧并不符合我军统一宇宙的霸业。"

年轻气盛的拜耶尔蓝涨红着脸说道。格利鲁帕尔兹也探出了身子热烈地加入了辩论。

"如果我们再浪费时间，或许就会产生让现在处于流亡状态的杨威利一党再崛起的机会。前几年，兰提马利欧会战之际就是因为他的蠢动使我们丧失了完全歼灭同盟的机会。陛下，请立即下令我们作战。"

罗严塔尔和米达麦亚之所以保持沉默，是因为他们不觉得现在还需要唆使皇帝打仗。问题是在于何处、以什么方式来作战。即使同盟军有两万艘的舰艇，但

和帝国军相较之下根本是以卵击石，而且火力也逊色许多，所以他们一定会使用相应的诈术。司令官好像是亚历山大·比克古元帅。他是去年在兰提马利欧星域中善战而老练的用兵家。帝国军万万不能大意。

比克古在帝国军前方布阵的消息是在十三日传进来的。此时伊谢尔伦要塞已经落入杨威利的手中了，但是这个消息还没有传到莱因哈特的耳中。

恒星的名称叫马尔·亚迪特。距离去年比克古迎击帝国军而在敌军大规模的兵力之前不得不吃败仗的兰提马利欧星域只有6.5光年之遥。和兰提马利欧相较之下，这个星域的战略价值较低，但是从战术上来说，对帝国军而言却成了一个难题。因为该星系的行星数量根本不可能计算出来。直径最大也只有120公里的小行星群形成巨大的行星带，恒星则极为不稳定，表面不断地爆发。通讯因此受到相当大的干扰，恒星风暴混杂着势力和能量带着微小陨石的乱流无秩序地运行。兵力越大，指挥及运作也就越困难，这是帝国军所得到的情报。这种地理上的资讯几乎都是从费沙航路局的资料库得来的，光是取得这些资料就可

以说是莱因哈特在军事上无与伦比的功绩了。

"那个老人竟敢选择这种难以作战的区域。"

罗严塔尔和米达麦亚不禁咋舌。当然，其中也包含了许多感叹的要素。这大概是那个和帝国的专制主义持续奋战达半世纪的老将最后的战场了吧？他们看透了老人的智力和骨气，不禁心中大表佩服。

"年纪那么大还那么有骨气，实在值得赞叹。"

缪拉低声喃喃说道。赞叹中虽然包含着军事罗曼蒂克主义及感伤的成份，但是他们的心中却绝对没有夸张及欺瞒。同时，他们也深刻感受到"那个老人藉牺牲自己的生命来鼓舞民主共和主义者们的精神。"

这个感觉令他们不寒而栗。当然这种感觉和昂扬感及充实感是不可分的，是军人精神中的一种无可救药的部分。

一道回廊像是扭曲小行星带的带子一样贯穿而

过，同盟军就潜藏在这长92万公里，直径四万公里的隧道状的空间中等待帝国军的来袭。这个事实已经昭然若揭了。同盟军用行动来证明他们挑战的态势。

一月十四日。帝国军开始大举入侵马尔·亚迪特星域。银河帝国罗严克拉姆王朝第一代皇帝莱因哈特的两眼中闪烁着苍冰色的火焰。他的斗志甚至已经溢满了毛细管的末端。被后世称为“其为人者，嗜战”的因素，充满了那被黑色和银色的华丽军服包裹、有着优美线条的修长身躯。当这个身躯伫立于总旗舰伯伦希尔的舰桥时，帝国军的将兵就如同看到了战神和胜利。

“帝国双璧”之一的米达麦亚在自己的旗舰“人狼”号上负责左翼的指挥工作。在莱因哈特的身边的则是统帅本部总长奥斯卡·冯·罗严塔尔。

完成驱使舰队的行动、编成阵形、攻击敌人、达成最大的效果脱离战场等工作的速度没有人能比得上渥佛根·米达麦亚。这就是他被冠上“疾风之狼”名号的原因所在。

"动作神速，而且遵循理法。"

这是奥斯卡·冯·罗严塔尔赞赏同事用兵之巧的评语，而他自己本身也受到同事如此的称赞。

"攻守都近乎完美的境界。尤其是能够一边审视整个战局，一边经营推演战斗的发展，这一点我连罗严塔尔的一丁点都不及。"

帝国军的右翼是"沉默提督"艾杰纳一级上将，后卫由缪拉一级上将指挥。他们都是具有承继"双璧"的武勋及才干的名将，尤其缪拉更是让敌手杨威利称为"良将"的英勇军人。

"我们就给同盟军的老将一个适得其所的葬身之所吧！现在已不是白发苍苍的老人活跃的时代了。"

听到年轻提督们的豪言壮语，罗严塔尔诘问道。

"说得容易呀！你们可不要被那个你们所说的白发

老将给耍了。”

荣任前卫的是已故雷内肯普的麾下，素有勇将之称的克纳普斯坦及格利鲁帕尔兹两员上将。莱因哈特想把这两个人培育成罗严塔尔和米达麦亚的后继者。虽说就是因为无其他可兹比拟的人物，所以才值得称为“双璧”，但是当他们成为军队的重心而从前线转移到中枢时，即使继任者只属第二流的人才，仍总得有取代的人才行。

除此之外，法伦海特一级上将则在星系外缘配置机动部队作为预备战力。虽然为了因应同盟军的战术，应付从背后或侧面而来的敌袭而必须移动相当的距离及范围，但是最重要的还是绕行到回廊的后方，斩断同盟军的退路，或者侵入回廊内部，和前方的友军相呼应以夹击同盟军。以法伦海特的个性来说，这是 he 最喜欢的作战方式。他甚至希望一开始就下令攻入回廊，但是莱因哈特的看法是在狭窄的回廊内部无法活用大规模兵力，而且同盟军很可能会设下陷阱，所以一开始就是采用正攻法为佳。在这一方面，同盟军占有较大的地利。

从各个方面来看，这是一场超乎常识之外的战争，但是在这个时候，总得有人表明一些常识性的意见。皇帝的首席副官修特莱中将在同事们的默许之下负起了这个任务。

"请恕下官斗胆直言，陛下并不需要亲身从正面和敌人决胜负。只要以一军压制住敌人，然后由本队直逼海尼森就可以把事情解决了。尽管比克古元帅用兵又颇具人望，终究他只是把命运赌在战场上而已。依下官之见，大可无视其存在。"

莱因哈特似乎早就预料到下面的人会有这种谏言，所以他并没有愤怒或惊讶的表情。年轻的皇帝两眼中闪动着苍冰色的极光，环视着四周的幕僚。很明显地，他以下的话是说给包括修特莱在内的所有幕僚听的。

"你的谏言没有错。但是，如果不接受身经百战的老提督以死相邀的挑战，似乎就太失礼了。理由并不只有这一个，但对朕和朕的军队而言，这样就够了。"

莱因哈特没有再多作说明，修特莱以下的幕僚们也都三缄其口了。原本他们就不认为皇帝会战败。只要是皇帝决定的事，再多做谏言也是白费唇舌的。

罗严塔尔和米达麦亚虽然都身为元帅，但是两个人在战前一起饮酒的习惯却仍然没有改变。一月十五日，米达麦亚在总旗舰伯伦希尔的作战会议结束后来到了罗严塔尔的房间。酒则由房间的主人提供。

"你觉得怎么样？关于这场战争。"

金银妖瞳的元帅没有立刻回答米达麦亚的问话。在色泽浓烈的液面上，他那左右颜色不同的眼睛并无法清楚地映现出来。当和血液同样的酒充满了他的血管时，他才启口回答道。

"如果这一战有任何意义的话，那并不在理性层面，而是在感性层面上。年轻的狮子和年轻的狮子都希望打这场仗。名誉或许只是点缀的功用罢了，但是结果可能是拔出的剑必须染血才能回鞘。"

"我到今天才知道，原来你也有诗人的浪漫灵魂啊！"

罗严塔尔并不去理会朋友那难以明了是否为玩笑的意图。

"我知道，你也应该了解的。历史这种东西就跟人一样，当它从睡梦中醒来的时候会觉得口干舌燥。高登巴姆王朝已经灭亡了。自由行星同盟虽然还存在着，但是明天一样会灭亡。历史是需要饮下大量鲜血的。"

米达麦亚蹙起眉头，一抹不安的乌云笼罩上他的脸，这不是一向被称为帝国军最高勇将的他所常有的表情。他好不容易提出的反论中欠缺了一股劝阻的劲道。

"但是，我觉得应该已经喝够了。"

"是吗？你是这么想的吗？米达麦亚。"

"皇帝莱因哈特陛下藉着他的手把他裂的宇宙统一起来，并且带来了和平。就如你所说的，如果明天同盟灭亡了，后天的早晨就会绽放和平的光明了。如果不是这样，我们所做的事、我们曾流的血就都白费了。"

"没错。"

点头称是的罗严塔尔脸上布满了在微醺之下无法察觉的迷彩。那就是他自己本身心灵内的迷宫透过皮肤所表现出来的情绪。

"但是，我在想，就算历史已经喝够了血，那也只是量方面的事，在质方面又如何呢？牺牲甚至是高贵的，足以取悦残忍之神——"

"罗严塔尔！"

朋友的声音是那样的严厉，理性及现实的尖啸风声吹透了罗严塔尔的神经回路，使得他的心头犹如换上一片清新的空气。他举起双手挥散了从体内被逼出

来的酒精及看不见的思绪乌云，在他恢复原有明智之前，有一段时间的沉默。

"我好像扮演了一个不成样子的角色哪！我既不是诗人也不是哲学家，只不过是个粗枝大叶的军人而已。竟然说了这些话。这种角色似乎应该由梅克林格去扮演。"

"真庆幸你恢复意识了。目前我们所想知道的，不是那个从谋面的历史之神，而是眼前之敌的思绪。"

罗严塔尔摸了摸耳朵。

"不管怎么说，这场战争是一个仪式。就算是为自由行星同盟同盟的送葬行列饯行。如果没有这个形式，不管生者还是死者，都无法接受灭亡的事实。"

他们把最后的酒倒入两只酒杯中，然后沉默地凝视着萤幕。或远或近，无数的舰艇重叠着光点。明天，其中相当大的一部份就会永远地消失，被埋进构成宇宙黑暗当中。

不久之后，米达麦亚离开了伯伦希尔，回到了自己的旗舰"人狼"上。

自由行星同盟宇宙舰队司令官亚历山大·比克古元帅在旗舰的办公室中为作战做最后检查。姑且不论他自己本身的想法，尽可能地提高胜算是指挥官的责任。

在这场"自由行星同盟最后的战役"中，同盟军所能动用的兵力到底有多少并无法确定。统合作战本部丧失了军部统御的机能，许多的资料及记录都已经被丢弃，只有靠推断及记忆去填补空白。即使如此，仍然查出了舰艇有二万或者二万二千艘，兵员多达二百三十万或二百五十万人，远超出众人的想象。

"宇宙历八零零年初的马尔·亚迪特之战与其说是自由行星同盟最后一战，不如说是皇帝莱因哈特和比克古之间的私人会战。"

有人这么极端地评论着，但是，至少比克古是张

着同盟的旗帜而战，背弃失去统治能力的同盟政府制造到老将身边的将兵们，是把比克古视为同盟的象征，而不是那些沦落在首都海尼森的政军重要人物。这不是一件可以论断对错的事情，这是一个事实。”巴拉特和约”成立之后半年就面临破裂的局面，从长期的战略立案来看，很明显地对同盟军有极大的不利，但是从战舰废弃还不到一半的观点来看，这时候撕破脸反面是有利的时机。

“面包店第二代老板”邱吾权上将在整备兵力时使自己处于两面为难的立场。在整备足够的兵力可以积极对付莱因哈特侵略的同时，他还必须为顾及日后留下兵力给杨威利。就如“帝国双璧”所察知的一样，他一方面把自己定位成同盟军葬礼上的主祭司，另一方面又是帮助民主共和革命军生产的助产士。因此，他把有才能又可信赖的旧杨舰队干部们送到艾尔·法西尔去。

这个时候，姆莱、费雪、派特里契夫等人所率领的舰队还没有和杨碰面。他们一开始就为了避免和同盟军磨擦及和帝国军接触，所以迂回绕行边境的星区

前往伊谢尔伦。平常只要一个月的时间就已经绰绰有余的行程，这一次却因为要半摸索着在许多未曾走过的边境航路中前进，所以速度大打折扣。在法拉法拉星域时，由于恒星爆发，通讯因而中断，使舰队分散了开来。好不容易再次编队完成时，运作舰队的名人费雪因为过度劳累而发高烧，心志产生动摇的士兵中又有人企图脱队，一时之间，舰队濒临解体的危机。这个时候姆莱赶忙掌握主力，另一方面，派特里契夫又和施恩·路史率领精锐部队镇压造反者，就只差那么一点时间，造反差点就成功了。

本来派特里契夫总暹守着杨威利“穷寇莫追”的主义，但是这一次不同，如果让造反者逃离的话，就有可能导致已方的目的及位置曝光之虞。由于他们对自己的舰队战没有十足的把握，所以连姆莱都不得不为保密而显得有些神经质。在把造反者监禁之后仍然一再地为事故的发生及反抗计划烦恼，根据施恩·史路的回忆，在“足以与长征一万光年的一片鳞片相匹敌”的辛劳之后，他们终于进入了伊谢尔伦回廊而和杨威利再度碰面，这是宇宙八零零零年一月下旬的事。当时，杨释放了被监禁的造反者近四百多人，给予他们自离

开海尼森之后的薪水。一半的造反者乘着太空船离去了，另一半的人则改变了主意留在伊谢尔伦要塞，和杨威利一起作战。

亚历山大·比克古元帅原应在宇宙历八零零年迎接他七十四岁的生日的，但是他却一点都不期待着在插满在生日蛋糕上的蜡烛试试自己的肺活量。

参谋长邱吾权带着一张欠缺紧张感的表情走进室内。

"应该休息了吧？阁下。"

"唔，是有这个打算，不过，我还是想打一场明白的仗。"

"没关系。没有什么事是可以让皇帝莱因哈特吃惊的。"

"希望如此。但愿除了我本身之外，不要造成太多的死者。现在虽然还没有成为事实，不过，那真是一

件罪孽深重的事啊！”

“来世您就做个医生吧！这样应该就可以补偿前过了。”

比克古以极为意外的眼神看着参谋长。因为他从不认为邱吾权会使用来世这种字眼。然而，他没有把这个想法说出口，只是一边用手指头按摩着疲惫的眼睑，一边像是自言自语地说道。

“想来，我应该是个幸福的人哪！因为在我整个人生的最后阶段，得以和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及杨威利这两个无与伦比的伟大用兵家相会，而且我可以不用看到这两个人之中的任何一人被击败的景象。”

除此之外，也不用看到自由行星同盟完全灭亡的情景——这不是邱吾权的听觉所能捕捉到的声音，而是以洞察力所得到老元帅无言的感慨。

这一年的一月十六日，在经过无数的前哨事件之后，帝国军和同盟军终于正面发生了冲突。

帝国军采用标准的凸型阵，但是前锋并没有那么突出，只是以厚重的阵形深充企图压制住敌人而前进。和位于回廊正面的同盟军对峙，开炮互击是在十时三十分的时候。

"射击！"

"发射！"

双方丰达指令的时间几乎没有秒差。

数万道光柱贯穿了无尽的黑暗，能源的白牙咬噬着舰艇，光芒炸裂，把双方的战斗萤幕化成了绚烂花团。而每一道炸裂的火光都等于数百条的生命。

第一阵交战结束之后，同盟军的舰列一边继续秩序井然地炮击，一边开始快速地后退。帝国军的前卫格利鲁帕尔兹和克纳普斯坦猛烈地向前推进，和企图

退至狭窄回廊内的同盟军后卫展开了激战，给予同盟军相当大的损伤。十时五十分，克纳普斯坦成功地进入了回廊。

然而，十一时二十分，帝国军的左侧被一股恒星风暴袭击而造成混乱，舰列失去了秩序。米达麦亚大声叱责手忙脚乱的部属，让他们再构成阵形，然而突入回廊内的克纳普斯坦军的密集阵形却受到同盟军的炮火猛烈攻击而无法回避，舰列挤在狭窄的宙域内，引起了一连串的爆炸火光。

"搞什么鬼？这样只会消耗战力而已。立刻后退，把敌人引出来！"

莱因哈特的斥责声虽然没有办法达到那么遥远的地方，但是克纳普斯坦已经注意到把庞大的兵力聚集在狭窄的回廊内之危险性而开始后退了。同盟军集中的炮火极为猛烈，克纳普斯坦的前锋纷纷绽出白蓝色的爆炸光芒而粉碎。尽管帝国军已觉悟到必会有某种程度的损伤，但是放射出来的能源流及破碎的舰体却乘着恒星风从正面扑向帝国军的舰列，如同在帝国军

受伤的伤口上再撒上盐巴一样。帝国地理博物协会年轻会员的军服内冷、热汗直流，勉勉强强阻止了舰列的继续崩溃，一边承受着炮火的攻击，一边企图从回廊中退出来。

比克古禁止部下追击。很明显地，因为在狭窄的回廊中战斗，同盟军才可以占到优势，但是，如果进到广大的安全宙域作战的话，一定会被帝国军压倒性的大军所包围。格利鲁帕尔兹一从回廊脱身就立刻让阵形散开，准备应付敌方的追击，然而，同盟军并没有追上来，所以他忍着损失近三成兵力的遗憾，重新整编残存的兵力，再次于回廊的出口布阵。这是十二时十分的事。这个时候，透过旗舰伯伦希尔舰桥的萤幕观看战斗情形的莱因哈特已经对法伦海特一级上将下达了指令。

"以你的兵力，把那只病老虎从巢里赶出来！"

历经百战的法伦海特不需要更具体的战术指令了。他那水色的眼中闪着光芒对麾下的舰队下了命令，以最快的速度突破危险的宙域，绕到回廊的背后，给

同盟军致命的一击。如果背面被攻破的话，同盟军就会被迫往前推进，如此一来，同盟军就会全体暴露在帝国军完全展开的集中炮火中。

十三时零分，克纳普斯坦取代格利鲁帕尔兹开始侵入回廊。这是不让敌人识破已方采取迂回作战时常用的老套战法。当然，他的任务不只是集中敌人的注意力而已，还要消耗敌人的战力，同时更要和迂回的已方战友相呼应。这对克纳普斯坦来说或许是让他累积作为一个用兵家的宝贵机会——当然，如果他能在历经激战之后残存下来的话。

"接下来，会变成怎么样呢？"

罗严塔尔在心中嘟囔着，这自然有他的道理存在。克纳普斯坦在回廊中会受到准确而实在的集中式炮击，立刻会陷于不利之地。他既没有占得地利，在经验上的差别又大。要一举击溃对方而不前进，同时又要维持住舰队的秩序，这的确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视线固定在战斗萤幕上，司令官米达麦亚元帅的

声音传给了映现于副萤幕上的部属们。

"我不想杀那个老人哪！拜耶尔蓝，他虽然是敌人，却也是个值得敬爱的老伯。"

"属下也有同感，可是就算我们招降，他大概也不会答应吧？以属下的立场来说，即使败给敌人时，属下也不想改变自己服膺的旗帜。"

米达麦亚点了点头，不过，他仍然微微蹙了蹙眉头提醒拜耶尔蓝。

"你只要放在心里想就好，小心不要随便乱说。"

臣服于以前的敌人，现在也算是重要人物的法伦海特及修特莱自有他们的生存理念，而他们也不应该受到指责的。以他们的情形来说，他们最初服膺的旗帜就错了，在认同了敌人的能力及人格之后才算是他们真正的人生。不管怎么说，同盟军的善战实在值得赞赏。本来，不论是在兵力或第一线指挥官的能力方面，所有的战略要因都对帝国军有利，然而比克古巧

妙地削弱了帝国军的战力，充分地运用了地利，弥补了兵力上的差距。

"同盟军这些家伙！不让我们轻松吗？"

莱因哈特像刚听完可惜的一小节一样地赞赏着。他虽然有获得完全胜利的自信，但是敌人用兵技术的精妙却也令他大为高兴。

罗严塔尔虽然不禁苦笑出来，不过那也只是一瞬间的事。看见号称豪勇的帝国军和残弱的敌人苦斗的情景，他感到一丝讽刺般的喜悦，然而，身为皇帝首席幕僚的他却不得不负起掌握增援部队、控制整个战局时机的责任。增援部队虽然已确定为艾杰纳舰队，但是在这种毫无秩序可言的混战中，要切实掌握动用增援部队的时机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I V

十五时四十分。

成功地绕到同盟军背后的法伦海特舰队开始了炮击。他们对着回廊的内部集中炮火，然而，同盟军的反击却出人意料之外的激烈。法伦海特虽然曾一度试图强行闯入回廊，但是在十六时十五分，他制止了企图攻入回廊入口的部下，并开始后退。这是极不平凡的战术，他料想同盟军可能会大举退出回廊，然后帝国军就在其出现的同时，利用零距离的射击趁机将同盟军一网打尽。

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如法伦海特所预料的一样，从回廊跳出来的同盟军都倒在他的炮火之下。但是到了十六时二十分，分散潜伏在小行星一带各处的同盟军在这个时候聚成一道巨大的光箭，射向法伦海特舰队的左翼。指挥这个行动的是前年在兰提马利欧会战中骁勇善战的卡尔先。提督。因此之故，法伦海特不得不开始往后退。

在帝国军总旗舰伯伦希尔的舰桥上，奥斯卡·冯·罗严塔尔微微地眯起了他那对著名的金银妖瞳。他以一个用兵家的思虑用光速在脑中奔驰。看来，同盟军的战术实在不能加以轻视。他们竟然预料得到

帝国军会绕到回廊后方而事先埋伏兵力。接下来，同盟军当然会想到绕到帝国军的背后去吧——？

"罗严塔尔。"

"是。"

"你觉得怎样？克纳普斯坦趁敌人后退的时候顺势冲入回廊的内部——"

"进去是没问题，问题是出不出得来？"

"理由呢？"

"如果是属下，我就会在回廊内布下地雷，阻止入侵者的前进。"

"我有同感。以现在来看，我们也可以使用这个计策哪！"

罗严塔尔敏锐地感到莱因哈特那与其说是充满危

险感倒不如说是生气勃勃的声音和表情。

"今后的一个可能性是在这个星域的所有敌军趁机混乱战局以争取时间，让别动队迂回绕到我们的后方。不过，下官不认为以同盟军现在的情况看来，他们还会有那么庞大的别动队兵力存在。更何况是迂回绕路——"

帝国军的后卫部队是由被称为"铁壁"的奈特哈特·缪拉一级上将所指挥。和拥有同样数目，不，甚至比已方多五成兵力的对手长期作战，要守住战线也是一件毫无问题的事情。

莱因哈特微微地扬了扬他那优美的眉毛。

"但是，杨威利的事又怎么样？"

果然，看来这个天才是无法无视于那个魔术师的存在的。罗严塔尔为自己心头的悸动感到吃惊。他似乎对杨有些许的嫉妒。这个敌人似乎总是占据着皇帝的意识。

"万一别动队的指挥官是杨威利的话他应该不会直接攻击我军，而会从背后截断我们的去路吧？"

"你说得有理。"

莱因哈特点了点头，丰盈的头发产生了金黄色的波浪。杨威利这颗凡界的行星是帝国军在谋划策略、施行战术时一定要计算在内的要素。但是自从他逃离海尼森之后，他的兵力似乎极为纤弱，舒坦梅兹也没有传来任何急报，这一次似乎可以不必考虑他的存在。

"如果杨威利截断了前往费沙的归路，我军就前进从正面攻击敌人，直击行星海尼森，从伊谢尔伦回廊回帝国本土。没什么好怕的。"

这是莱因哈特霸气的表现，但同时也意味着莱因哈特当时还不知道伊谢尔伦已经失陷的事实。

二十时三十分，战局陷入更猛烈的状态。这个时候，同盟军卡尔先舰队采顺时针方向杀到帝国军的后

背，奈特哈特·繆拉把整个舰队布成凹形阵，毫不犹豫地加以迎击。而在卡尔先的背后则有法伦海特像猛禽一样展开双翼逼近，在法伦海特的后面还有比克古的同盟军本队尾随着，形成了双重、三重的追击战。

如果克纳普斯坦咬住比克古的背后，那么整个状况就尽在帝国军的掌握之中了，但是，克纳普斯坦因散布在回廊中的地雷群的时差爆发战法中遭受了损伤，到目前为止，尚未从回廊中脱离。

因此，确保了后方安全区域的比克古就避开了追击法伦海特的遇行，改变方向钻进繆拉的巩固阵地里去，打算一举攻入莱因哈特的大本营。

"守护皇帝的安全！"

警觉到危险性的繆拉一边抵挡住视死如归的卡尔先舰队全军的猛击，一边拨出三成的兵力迎击比克古舰队。比克古的前进速度虽然降低了下来，但是卡尔先舰队的一部分却突破了兵力已减少的繆拉舰队的一角，跃进了莱因哈特大本营的后方。罗严塔尔冷静地

下达了防御的指令，集中能源光束的怒涛从极近的距离扫射同盟军，将其一一蒸发。

卡尔先被繆拉、法伦海特两劲敌前后夹击，在一阵阵灼热的能源及爆炸的重创之下溃败。讽刺的是，卡尔先之所以能逃过全数被歼的命运，是因为帝国军担心伤到近距离的己方同伴而克制了攻势。

二十一时十八分，艾杰纳一级上将的庞大兵力绕了一个大圈，出现在比克古的背后，施以光束及飞弹的密集攻击。同盟军的舰艇在脉动的光芒接二连三地还原成分子。

艾杰纳的攻击收到极大的效果，同盟军看来就像被后方来的大蛇吞噬了的羊一样渐渐消失了。

二十二时零分。恒星风又起了急遽的变化，自然和人工的造物，以及紊乱地混合而成的能源乱流在艾杰纳的左前方卷起了旋涡，艾杰纳整齐的舰列因此而崩散。当司令官再度整编舰列时，比克古以强力的圆锥阵掠过了繆拉、法伦海特、卡尔先三者的交战阵

地，直冲莱因哈特的大本营。

"这个老人，还真能拼！"

米达麦亚一边感叹着，一边把锋芒指向比克古军的侧面，利用主炮三连射把同盟军的舰列打个大洞，再把自己的舰艇送进去，开始向四方突破。

战舰伯伦希尔的舰长齐格贝尔特·塞德利兹是运用所谓"移动的大本营"的最高责任者，所以在形式上也具有准将的阶级。担任透彻而位列将官之级的，在整个帝国就只有他一人。自从第一代的舰长卡尔·罗伯特·舒坦梅兹以提督的称号转任边境星区之后，这四年来他就一直指挥着莱因哈特的旗舰。年龄三十一岁，从那掺杂着几根白发的砖红色头发到军靴的鞋尖，他可以说是一个道道地地的纯种宇宙海员。他一向夸称"赛德利兹家的当家连续六代没有人死在地上"，颇获乘员们的信赖。唯一令部下们感到不快的是，这个本来严谨的青年军官一旦喝醉酒就一定会唱某首歌。人类的社会中有几百万首歌，可是他就偏偏爱唱"宇宙是我的坟墓，船是我的棺材"这种阴森的歌。

尽管如此，“赛德利兹家的第七代”仍然算得上是一个拥有近乎完全能力并足以胜任帝国军的至宝伯伦希尔舰长。他所参加的一切远征、战斗都能让莱因哈特感到满意。和他的功绩相比，做为一个歌者上的缺点也显得微不足道了。

伯伦希尔的四周充满了火球和光柱。仿佛巨神把宝石箱打翻在黝以的天鹅绒上。由于赛德利兹巧妙的操纵，伯伦希尔就像端坐在散乱的宝石当中一般。虽然兵力的差距如此之大，但如今却又陷入这般的混战和苦战，这对莱因哈特来说是一次极不愉快的经验，不过战事也即将奏出终曲了。莱因哈特看出同盟军的攻势已经到达了尽头。尽管他们拼死挣扎，却也只能吐着能源的飞沫而无法再前进了。二十二时五十分，当伸展出来的同盟军战线急转直下开始缩小的一瞬间，莱因哈特那仿佛是生来为了指挥大军的嘴唇发出了命令，随着赛德利兹舰长的暗号，战舰伯伦希尔把闪着银白光芒的能源炮口指向同盟军的舰列。几乎在同时，监控员发出了奇怪的声音，他在赛德利兹舰长的睨视下红着脸做了报告——黑色枪骑兵舰队刚刚抵

达战场。

V

"是吗？黑色枪骑兵小子，看来你是慌慌张张地赶来的。"

莱因哈特笑着说道。和主力部队通讯中断，成了孤军独自前进的毕典菲尔特终于赶上战斗了。他成功地接收到了来自舒坦梅兹的通讯，反过来头来尾随在离开海尼森的同盟军的后面。确认自己背后出现大群光点的法伦海特瞬间大惊失色，一度怀疑是敌人的别动部队。无视于同僚们的惊异，毕典菲尔特从他们身旁窜过，开始狠狠地对着已疲态毕露的同盟军舰列展开攻击。

"不要太莽撞哟！敌将可是老练奸巧。或许还有我们料想不到的诡计呢！"

皇帝的首席幕僚罗严塔尔元帅透过通讯并语带嘲讽地提醒同志。话中似乎隐含着"在这个时机到达战场

是不是想夸示个人的功劳啊？”的意思。然而莱因哈特一边拢着他那金黄色的头发，一边稍带着苦笑地为猛将辩护。

“算了算了，如果毕典菲尔特有自重的气度，那反而会扼杀了黑色枪骑兵的长处呀！”

罗严塔尔不得不点点头，一样带着微微的苦笑附和皇帝的说法。猛进、莽撞正是他们的本领。

毕典菲尔特也自有其道理。他担任舰队指挥官只有在旧帝国历四八七年亚姆立札星域会战中，因为杨威利的零距离射击而吃了一次完全的败仗。对杨、对杨舰队而言，那是堪称为特技的一点集中炮火式战法的头一次斩获，但是自从经历过那次的屈辱之后，三年来“黑色枪骑兵”不管在什么战场，总是给与敌人超过对方所能承受的打击。对门阀贵族联合军或对自由行星同盟军而言，漆着黑色外形的勇猛艇群是一个很恐怖的对手。

而现在毕典菲尔特把他的锐气指向同盟军，以炮

火暴风横扫敌手。光点吞噬着光点，黑暗之神的领土不断地在战场上扩展。原本在一对一的战斗时同盟军根本就敌不过黑色枪骑兵，在能源已几近用尽的此时，同盟军更是毫无招架余力地任其破坏了？

二十三时十分，比克古接到了卡尔先提督战死的消息。这个时候，同盟军已经损失了八成的兵力。破坏及杀戮成了一面倒的局势，勇敢不落人后的各艘舰艇也看清了胜负已定，开始寻找逃生的途径。然而同盟军司令部尚未崩溃，还乘下以旗舰为中心的一百艘舰艇仍然执拗地继续抵抗，为自己的同伴辟开一条退路。

"真是顽固啊！这就是典型的老将精神的代表。"

从莱因哈特的喃喃自语中体察到其心境的希尔德劝皇帝招降对方。但是，年轻的霸主摇动他那一头金黄色的头发回答道。

"没有用的。这样做只会让那个老人笑朕不干脆。因为，为什么身为胜利者的我要去奉承失败者呢？"

皇帝的声音中没有不高兴的样子，但是似乎隐含着受到伤害的少年那无以名状的自矜。希尔德再次要求皇帝的宽宥。她的说词是，对败北者伸出宽恕的手代表胜利者的器量，而不接受这个好意的战败者只是暴露自己狭小的气度而已。莱因哈特同意了她的看法，但是他决定不由自己亲自招降，而由部属代理。

"通告敌将！"

帝国宇宙舰队司令官米达麦亚元帅的声音透过通讯传了出去。

"通告敌将！你们已经完全被我军包围，没有任何退路了。再继续抵抗下去也没有什么意义。赶快停止动力，归降我方。皇帝莱因哈特陛下将以宽大的待遇报之于你们的勇战。再次声明，立刻归降！"

由于原先也没有期望，所以当监控员报告同盟军那边有反应时，米达麦亚甚至觉得有些意外，不过他还是把通讯回路转接到总旗舰伯伦希尔上去。映现于

萤幕上的老提督的脸色因为过度的劳累而显出铅灰色，然而两眼中仍然充满着平静但不失生气的神彩。连对年轻而貌美的征服者敬礼的手也丝毫没有颤抖的现象。

"莱因哈特陛下，我要对你的才能和器量做极高的评价。如果我有子孙的话，我希望他们之中有你这样的人才。但是他们不会做你的臣下。"

比克古把视线往旁边一转。头上绑着的渗着血丝的绷带不能说是端整，他的参谋长拿着一瓶威士忌和两个纸杯。老元帅微笑着把视线转回萤幕上。

"杨威利也一样，他可以成为你的朋友，但是他不能成为你的臣下。虽然这事不关已，但我几乎可以打包票。"

莱因哈特一言不发地看着纸杯被比克古伸出的手捏着。

"让我大胆地说一句，民主主义是一种交对等朋友

的思想，而不是建立主从的思想。”

老元帅做出了干杯的动作。

“我希望交到好朋友，也希望做一个对某人而言堪称为好朋友的人。但是我并不想有好的君主或好的臣下。因此，你跟我无法服膺于同一面旗帜之下。很感谢你的好意，但是，这个老迈的躯体已经对你没有什么用处了。”

老人把纸杯拿起靠上嘴边。

“向民主主义干杯！”

参谋长应和着老元帅。面对破灭和死亡，他们虽然都能淡然处之，但是老人的脸上浮起微微的羞涩。

尽管好意被拒绝，莱因哈特却一点都不生气。虽然只有那么一点点，但是一种超越怒气的情感却静静而丰盈地浸润着他的精神大地。总之一句话，轰轰烈烈地生的归结，任何一方都不能单独存在。他的朋友，

同时也是他的救命恩人的齐格飞·吉尔菲艾斯不也是这样吗？莱因哈特把垂挂在胸前的银饰紧握在手中。

统帅本部总长奥斯卡·冯·罗严塔尔元帅用他黑色和蓝色的眼球凝视着美貌的皇帝侧脸。莱因哈特似乎有所感应，他抬起脸正视着萤幕。在点头的同时，皇帝的两眼射出冰冷的光芒，直指同盟军的旗舰。罗严塔尔举起一只手，然后迅速地挥下。

火球在萤幕中央炸裂了。超过一打以上的光束集中于同一艘舰艇。拥有两世纪历史的自由行星同盟宇宙舰队在这一瞬间随着最后的司令官与总参谋长一起消失了。

"别人会懂得什么呢——"

炸裂的光芒照射着那半神半人般的美貌，莱因哈特喃喃自语着。即使是低声的自言自语，声调中仍带着微妙的撼动。在他的人生旅途中，他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只寻求臣下而已。他最想要的不是整个宇宙，而是能和他共有着梦想，在追求梦想路上能和他同行的

朋友、半个自己。这个欲求曾经实现过，但是在消散之后，莱因哈特不得不一个人背负着梦想，一个人孤独地走着漫长的人生旅途。老人的言词并不像其坚毅的态度一样给莱因哈特无比的感受。他伸出了宽恕的手，而老人以正当的权利拒绝了。事情就只是这样。

同日二十三时四十五分，银河帝国宇宙舰队司令官渥佛根·米达麦亚元帅把受自莱因哈特皇帝的命令传达给所有的舰队。命令的大致内容是当舰队通过、离开战场时，所有的将兵都要对敌将起立、致敬。

命令是否被切实执行并没有经过确认。莱因哈特似乎暂时忘不了威武不屈、毅然就死的敌方老元帅的模样。他一边和在旁边的参谋长干杯，一边在光和热中消逝。

"罗严塔尔元帅。"

"是，陛下。"

"朕最近大概会以这种形式和敌将面对面决战哪！"

至于那个常被提起的名词就没有再做回答了。"是的——"罗严塔尔应和着，以稍缺单纯的视线目送着往房间走去的莱因哈特的背影。

到底要把杨威利纳为麾下呢？还是完全把他当成一个对手跟他作战，加以歼灭呢？皇帝莱因哈特的心思实在难以说是朝着结论直线延伸。去年在巴米利恩会战结束之后，虽然杨已经明快地谢绝了双方的主从关系，但是莱因哈特的人才收集欲却仍使得他想把同盟军最高的智将陈列在他的人才收集柜中的一角。这或许也算是胜利者对挫败者的一种谄媚吧！

不是这样的，莱因哈特这样想。他要让杨威利跪在他面前，宣誓对他效忠。莱因哈特也曾经想过，如果事情有这样的结果，那或许是一件很扫兴的事，但是在征服整个银河系时，不能征服某个特定的人也是一件很遗憾的事。

侍从艾尔密·齐列把加入奶精的咖啡送进了莱因

哈特的房间。战胜的兴奋还留在少年的两眼中。

"承蒙陛下让属下服侍在您的身边，才得以来到这么远的地方，经历各种不同的事物。回家之后可以好好宣扬一番了。"

"莫非你是想家了？如果你愿意，就让你休假回去省亲吧！"

被所崇拜的主群这么一揶揄，皇帝未来的主治医师全身感到一阵晕眩。

"没这回事。陛下要到什么地方，属下也一定跟去。即使是到其他的银河系。"

在瞬间的沉默之后，美貌的皇帝发出了像是用钻石锤敲碎水晶钟般的清脆的笑声，用手抚摸着少年的头。

"你的志气可比朕大哪！朕只要银河系就够了。其他的星云就由你去征服吧！"

于是，马尔·亚迪特星域会战结束了。对自由行星同盟军而言，那是最后的舰队战，也是最后一次的败北。

三个小时之后，莱因哈特皇帝接到伊谢尔伦要塞失陷的消息。就如同杨威利在到达伊谢尔伦要塞之后接到比克古元帅的讣闻一样，历史似乎像瀑布一般地吞噬着所有的登场人物们。

## 第七章 冬蔷薇园的敕令

### I

无数的欢喜转成了无数的失望，胜利的酒杯化为苦涩的容器被掷落地上。皇帝的军靴承受着全身所有的激愤怒，破裂的酒杯破片又解体开来，散落在地上闪着微弱的光芒。

经过数百光年的宇宙，好不容易排除了妨碍，出现在超光速通讯画面上的舒坦梅兹一级上将戒慎恐惧地低着头。然而，一想起站在他背后的鲁兹，就不禁对他心中的恐惧起了同情心。去年，成为杨威利奇略下的牺牲者而不得不坐上失败者宝座的就是舒坦梅兹本人。所以鲁兹的懊恨是他很能够了解的。

由于有了行动出现，莱因哈特的活动情绪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宣泄，这使得他可以苍白着脸和声音，压抑住怒气听完鲁兹一边诉说着败北的经过，一边谢罪的报告。

"被打败了吗？又是那个人！"

站在面对着通讯萤幕的莱因哈特的背后，米达麦亚不禁感叹着，罗严塔尔则带着痛苦的表情同表遗憾。不单是因为伊谢尔伦被夺取的败北，而是已故比克古元帅和杨在紧密的联系下分担了任务，在前者成为牺牲者以阻止皇帝大军的行动时，后者就趁机夺取伊谢尔伦。败给杨的不只是鲁兹一个人，事实上，杨把苦酒平均分给了帝国军的所有军队品尝——他们的疑虑

就在这里。

当然，这是从结果倒推回来的夸大评价，但是莱因哈特也抱持着和他们两人一样的疑虑，因为在一瞬间，暗灰色的失败感占据了他大半的视野。但是首席秘书官希尔德则认为这是大家过虑了。

"这只不过是他们彼此之间独立运作所带来的结果。"

如果是有联系的作战，应该是由比克古元帅负责伊谢尔伦攻略的任务，而杨威利自己则负责和陛下下面对面决战的。攻略伊谢尔伦只要事先定下策略，不用杨亲自出马也可以顺利进行。但是，要和陛下正面周旋则非得杨本身不可。现在比克古元帅战死了，对杨而言，这应该算是一个难以承受的损失。牺牲比克古以确保自己胜利并不像杨的行为，这件事如果被宣扬出去，一定会造成名誉尽失的后果。杨应该不会想出这么愚蠢的计谋——。

"有道理，或许就是这样吧——"

莱因哈特虽然接受了希尔德的见解，但是伊谢尔伦失陷的消息所带来的不快却没有什么改变。莱因哈特暂时给予鲁兹禁闭的谨慎处分。在他的愤怒尚未平息之前，对鲁兹的处断先行延期。

回头看着站在背后的，仿佛被沉默的天使拥抱着  
的统帅本部总长奥斯卡·冯·罗严塔尔，年轻而美貌的皇帝一边用他那白晰的手指头梳弄着头发一边开口说道。

"罗严塔尔元帅，很遗憾的，你的丰功伟业还不满一年呢！"

"是很遗憾。"

回复得虽然简短，但是金银妖瞳名将的心理却不像回答那么有条理。目前的情况是，鲁兹吃了杨威利的败仗固然是事实，但是，不管是皇帝莱因哈特或罗严塔尔本人都不能说完全没有责任。因为结果显示，莱因哈特轻视了伊谢尔伦要塞在战略上的价值，而一

年前建立夺回要塞大功的罗严塔尔也没有看出杨的"奸计"。

"虽然想过他是不是有什么企图，但是，没想到他会这么周到地预想到数年后的事情。"

鲁兹是罗严塔尔夺回要塞时的副将。他是一个具有非凡的作战指挥能力，同时又具有稳定人格的人，然而，他仍然无法抵抗杨威利的远谋及奇略。

被赶出伊谢尔伦要塞时的鲁兹，还拥有大小将近一万艘的舰艇，如果他有意的话，尽可以强袭艾尔·法西尔，将其完全毁灭的。然而他却并没有果断地劫掠那个几近于无防备状态的行星以报伊谢尔伦失陷的仇恨，只是在败北的情况下努力维持住名誉，退回到干达尔星系的同僚舒坦梅兹之处。如果他知道杨威利人在艾尔·法西尔的话，或许就会改变心意，但是鲁兹一直深信那个黑发的魔术师一定像以前的所有战役一样，站在作战的最前线。不只是鲁兹，连莱因哈特及罗严塔尔也都这么想。

莱因哈特现在更不知道该对鲁兹说什么。他只不过是在前些年相继被杨威利的奇略击败的帝国军第一级指挥官的名单中新加上的一位罢了。莱因哈特为了整理自己的情绪而躲进自己的房间。所有的将领都相视无语，自然地就散会了。

"银河帝国的名将一个一个都成了杨威利的战绩了吗？"

一边在走廊上走着，罗严塔尔一边发出融合了嘲讽和慨叹的声音说道。米达麦亚怅然地用一只手拢着他蜂蜜色的头发。

"这可真应了一句话 - - 我们跑了十万光年的征服之旅，却仍敌不过杨威利头盖骨内的玩意。如果那个人有着和我们一样多，或者更多的兵力的话，命运的女神可能就会对他献上谄媚的笑容了。"

如果这些话是出自米达麦亚以外的人的口中，或许就会被讥讽为懦弱。在尊敬敌人这方面的认识，他可是一点都不输给主君。金银妖瞳名将回了一声"假定

是没有什么意义的”，随即立刻被另一个假定占据了心头。

“如果齐格飞·吉尔菲艾斯还活着，或许伊谢尔伦就不会这样被敌人再夺走了。”

如果齐格飞·吉尔菲艾斯还在的话，他就可以以莱因哈特皇帝的半身之姿发挥他指挥大军的才能，把杨威利逼到宇宙黑暗角落的一隅了。至少，名为杨威利的军事风暴一定会减低其速度及压力的。或者，如果他还活着，就可以取代对菲尔姆特·雷内肯普而言太过沉重的高等事务官的职务，凭藉着其无人可比的公正性及明晰的头脑行事，如此一来，就不至于造成同盟政府的恐慌及自暴自弃，反而会让同盟政府对帝国有着衷心的信赖及忠诚也说不定。再者，如果他还活着，他就可以稳坐军务尚书之位，让皇帝莱因哈特亲征时无后顾之忧，而诸提督对军务尚书的不信任及不满也就消弭于无形了。

“没错。如果吉尔菲艾斯还活着，那个奥贝斯坦或许就不会得意着一张脸专断处置军务了。”

米达麦亚觉得这一点似乎就是最该强调的一件事。

不管怎么说，为了不使杨威利的军事魔术和政治状况产生连动，尽早攻略同盟首都海尼森是有其必要性的。不只是这两位元帅有这种体认，莱因哈特本身也有这样的想法，便想下令全军再进击，但是被希尔德摇头制止了。

"陛下，此事不急啊！您只要堂堂正正地接近同盟首都，光是这个行动所带来的压力就足以使同盟政府崩溃了。"

莱因哈特仿佛在一瞬间忘记了伊谢尔伦失陷的不快似的，他望着像是个美貌少年的伯爵小姐，脸上浮起了似有若无的微笑。

"你认为同盟政府就像是蛋壳啊？伯爵小姐。"

"是的，想必在蛋壳内部将会掀起一阵风暴。或许"

他们会因为内部纷争而自取灭亡也不一定。根本不需要陛下您亲自动手。”

“唔。”

莱因哈特的微笑尚未绽开就又收敛了起来，他以稍稍不得要领的表情陷入了沉思，随即又像是彻底领会了似地点了点头，下令部队继续前进。他决定照希尔德所讲的，不急不徐而且堂堂正正地前进。

尽管舒坦梅兹具有足够的战力独自扫除同盟首都海尼森的残烬，但是他终究没有这样做，只是彻底地执行牵制和监视，同时做好基地的整备工作。理由很清楚，年轻的金发皇帝希望以征服者的姿态踏上海尼森的土地，而不是以一个客人的身份。舒坦梅兹这样深信着，而结果也证明了他的判断是正确的。他必须做皇帝的引路人，时时将获取自海尼森的情报传给莱因哈特，而进入二月份之后，一个令人惊异情报传了进来。

那就是自由行星同盟宣布投降以及同盟最高评议

会议长姜·列贝罗死亡的消息。

## I I

这一年的二月二日，自由行星同盟最后的元首姜·列贝罗在办公室中做什么工作并没有任何历史记录。不过，可以确认的一点是姑且不论成效或结果如何，他在走到自己生涯的最后一章时仍然没有忘记自己的责任。

皇帝在这个时候宣告雷内肯普的死亡及原因，对同盟而言无疑是一个致命伤。

以在这之前拼命隐藏事实的同盟政府的主观立场来说，这无异于被共犯从背后捅了一刀。但是原本在极力隐藏的事实背后又没有任何的阴谋在进行。如果列贝罗是一个毒辣的谋略家，或许他就可以彻头彻尾地虚构事实，把杨归为一个卑劣的逃亡者，然后将一切责任推给杨去承担。

可是他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即使他原本器量稍

嫌狭小了一些，但毕竟是一个走在正路上的人，雷内肯普死后，他用尽了他那贫乏的谋略，一意地埋首于范围狭小的责任当中。而此时，他感受到一股阴郁惨淡的气氛袭来，猛然抬头环视四周，他发现一群原本不应该在那里的人拿着武器围住了他。他没有丝毫感动地对着其中唯一认识的人发声问话。这个人是同盟军统合作战本部长洛克维尔上将。

"本部长，你来这里有什么事吗？我不记得传唤过你们啊！"

"不管你记不记得，议长，主要问题是我们有什么要求。"

尽管洛克维尔上将以前也曾懊恼、迷惘过，但现在，他似乎有置自己羞耻心于一旁勇猛突进的意图。原本感性已经磨损迟钝了的列贝罗，突然在这一瞬间了解到自己身处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了。

"你们想杀我吧？"

"....."

没有回答就代表了肯定的答复。列贝罗长叹了一口气几近放弃了的气，抱着双手，环视着眼前这群想强迫他回到现实上来的军官集团。

"我可以听听理由吗？"

"我们信不过你。"

"怎么说？"

"帝国军如果向你要杨威利的脑袋，你一定会立刻给他们。如果他们要我的脑袋，你大概也会一样毫不考虑地答应吧？我们这么做只是为了自卫，我们并无意剥夺你的权力。"

"自卫是不需要的。帝国军应该不会要求你们的脑袋。因为你们又不是杨威利。"

他这一番冷静的指责成了一道不愉快的雾气，使

得那些军官们的脸都罩上了一层阴影。

"教我们这么做的就是阁下您。你不是牺牲了杨元帅以保全自己的性命吗？现在你会走到这个地步，说来也是你自作自受。就因为你的短视近利才落得如此下场，你不要怪任何人。"

列贝罗的两眼中充满了生气。仿佛知性和意念的能量都灌入了他那原本衰弱不堪的身躯中。他挺直了背脊，以一副无所畏惧的表情面对军官们。

"没错，或许这是我自作自受吧！但是，把我的死正当化和把你们的行为正当化应该是两码子的事。而我的良心和你们的良心，也就成了值得探讨的要务了。不过，算了！杀了我去换取你们的安全保障吧！"

有谁会哀悼列贝罗这个人无所回报的责任感和良心，而在他面临死亡之前给与尽可能的恩赐呢？这个时候，手上没有任何武器的最高评议会议长瘦高的身躯确实压倒了暗杀者们。洛克维尔上将感受到四周人影动摇的心志。他觉得这种感觉也从自己身上窜

起，气力不断升华，剥夺了全身的能量，最后似乎只剩下后悔和败北。他做着最后的挣扎，张开了嘴随即又合上。当他收回扩散了的意识时，看见列贝罗被好几道光束贯穿的身体从椅子上滑落地面。

接到报告的莱因哈特没有说什么话，不管怎么说，这应该就代表着不流血的献城。莱因哈特下令直行海尼森，迎向已经在卫星轨道上摆开舰队迎接的舒坦梅兹。十万艘帝国军舰艇目送着总旗舰伯伦希尔下降。

宇宙历八零零年，新帝国历二年二月九日，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成了历史上第一个踏上行星海尼森的银河帝国皇帝。

到达宇宙港的莱因哈特，在舒坦梅兹麾下的四个武装兵团守护下，前往安置同盟已故元首姜·列贝罗遗体的国立墓地去。面对着列贝罗的遗体，整个过程的时间很短，皇帝也没有说什么类似感想之类的话，不过，他命令舒坦梅兹担任列贝罗丧葬委员会的委员长。

"姜·列贝罗的不幸不在于他在最坏的时机当上元

首，而是当上元首这件事本。列贝罗可以相信别人所捏造的虚构事情——譬如民主国家体制的不可侵犯性——但是，他本身却没有虚构事实的资质，也就是俗语所说的‘粉饰太平’。”

有人这样评论列贝罗，而姑且不论历史上的评价，莱因哈特倒是完全遵守了一个胜利者对当日的敌人所该有的礼节。反过来说，遵守了礼节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产生。某些卖命是不需要掺入多余的感情。

离开墓地的莱因哈特在和希尔德同乘的地上车中给了罗严塔尔和米达麦亚几个简短的指示。

罗严克拉姆的黄金狮子旗飘扬在旧同盟国旗的旗杆上。这一天，海尼森的官厅及公共机关区是晴天，但是强烈的冷风吹指在人们的皮肤上，人们在寒气及不安中缩着脖子，看着年轻征服者的行进队伍。武装的士兵队部将胜利者和失败者隔离了开来，但是市民的视线偶尔会攫住车中像是有如同半神人般美丽的征服者，在视觉的刺激下，人们，尤其是女性们的寒意和不安在一瞬间都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当然，这大

多是表层的感动，远远不及随着莱因哈特远征、转战各地的士兵们的那种崇拜心态。如果英雄的定义是为了一人的欲望或者主观的理想而使众人心甘情愿地为其就死的话，莱因哈特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英雄。天上已经住满了为他殉死的战士了，而这个居住区似乎还有再扩张的必要。

地上车停了。群众当中似乎发生了什么骚动。一辆帝国军的装甲车靠了上来，身穿黑色和银色军服的魁梧的高级军官走向前跨跪在莱因哈特的地上车旁。是莱因哈特下令和舒坦梅兹共同负责市街警备的毕典菲尔特一级上将、“黑色枪骑兵”的司令官。

"黑色枪骑兵的字典里没有'退却'这两个字。"

这个豪语强化了信仰，而他们的信仰也造就了实际的绩效。在旧王朝时，毕典菲尔特虽不是出身贵族，但却位列将官之阶，他之所以被莱因哈特看上也就是因为这个信仰及成绩。他具有足以让年轻的霸主称道的实力。

强将手下无弱兵。黑色枪骑兵就是铁的事实。只要站在前头的司令官一前进，他的部下们就会形成一道钢铁般的洪流紧跟在后面，发挥其无与伦比的破坏力。

弗利兹·由谢夫·毕典菲尔特和杨威利、奥斯卡·冯·罗严塔尔同年，宇宙历八零零年，新帝国历二年，他们都迎向自己生涯的第三十个寒暑。别人总觉得以“猛将”一语就可以表现出毕典菲尔特的整体像，而他自己不但不加以否认，还甚至以此自夸。他的勇猛和他直线式的刚性用兵，以及因为这些特质所建立起来的武勋的确可以以猛将来评价。然而，在兰提马利欧星域会战之后，他的部队中被司令官评为具有最高功绩，并据以向莱因哈特报告的不是像割草般杀敌无数的勇者们，而是在激战的旋涡中进进出出治疗、抢救、护送伤兵的医务船的组员。

莱因哈特大为惊异，但坦然率直地接受他的报告，不仅给毕典菲尔特麾下的成员重赏，也给全军的医务船的组员重重的犒赏。

"毕典菲尔特那个家伙，是不是想讨好陛下？"

"不过，能重新看待医务船的功绩也不是什么坏事。"

"没错，就算他想获得青睐，能想到这一点也相当可取啊！"

当时，罗严塔尔和米达麦亚带着苦笑认同了同僚这令人意外的一面。

——而这个毕典菲尔特现在正以戒慎恐惧的态度跪在停止的地上车的旁边。希尔德看看莱因哈特的眼睛，打开地上车的门，于是有着橘色头发的猛将更是紧张不已地行了个礼。

"臣不才骚扰陛下，望陛下恕罪。请陛下宽恕臣的失败。"

年轻貌美的皇帝对他敬语的用法根本不关心。他只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是的，群众中的共和主义者想取陛下宝贵的生命——”

群众不都是共和主义者吗？莱因哈特这样想着，然而，他也没说出口。

“那个人怎么了？逮捕了吗？”

“在被包围之后当场举枪自杀了。弑君之大罪即使是自杀也不能免罪。臣将尽快查明其身份，做应该做的处分。”

莱因哈特那像是刻意描画出来的美丽眉毛因不愉快而皱了起来。

“不要做无益的事。把他的遗体交给他的家人就好了。不可以对他的家人有任何失礼的行为。”

“啊。”

"你不满意吗？你的忠诚心固然可贵，但是，如果太过了，就把朕变成鲁道夫了。"

此语一出，橘色头发的猛将就了解君主的意思了，他毕恭毕敬地低下了头。鲁道夫这个名字不仅莱因哈特，连他的臣子们也都极为避讳。

车门关上之后，坐在恢复先进的地上车中的莱因哈特把自己藏进自我思绪的森林之中，闭上了眼睛。希尔德凝视着他那长长的睫毛覆盖在白晰的皮肤上所形成的阴影的模样好一阵子。

## I I I

对于昔日的敌人，莱因哈特当然不是毫无原则的宽大。对他来说，那一天的最后一件公务便是接见暗杀姜·列贝罗那些人。其他的提督都被分别被指派去管理市内的治安工作和设施的任务，所以在皇帝身旁的军部最高首脑只有亚达贝尔特·冯·法伦海特一级上将。

接见暗杀者的莱因哈特从一开始就无意隐藏其轻

蔑的态度。他傲然地交叠着修长的双腿，睨视着洛克维尔上将及以下的十一名叛乱军官。他以远低于冰点的冷酷声音对着那些笨拙地跪在地上的人们说话。

"拨出来接见你们的时间对我来说是再宝贵不过的。我只想问你们一件事。当你们做出这种事时，你们的羞耻心到底在哪里？"

洛克维尔勉勉强强地把充满动摇和不安的脸朝向年轻的霸主，但是要对抗那对苍冰色的视线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陛下意思是说我们是一群不知羞耻的人吗？陛下。"

"如果你们听起来还有其他意思的话，那大概是朕的说法有欠高明吧。"

"在陛下身旁的法伦海特提督以前应该也是贵族联合军的一员大将，现在也改变了志向投效陛下。那么，臣觉得陛下应该也可以给我们宽大处置。"

莱因哈特冷冷地笑了。

"听到了没有？法伦海特，这些人自称和你是同类呢！"

"实在是微臣的光荣。"

在两个王朝中都享有勇将之名的提督，水色瞳孔中浮现愤怒的雾气，逼视着眼前的投降者。当他身为大贵族联合军的一员时，善尽职责做一个指挥官，在他对盟主布朗胥百克公爵的无能和狭小器量感到失望时，他也不曾想过把公爵出卖给敌人的事。而现在被这些暗杀列贝罗的人视为同类，他的不悦自然不在话下。看着他的表情，莱因哈特点了点头。

"好吧！法伦海特，朕的看法跟你一样。本来，在战场之外接触流血事件并不是你的本意，但是，现在朕授命给你。你就负责料理这些肮脏的两脚兽，至少我们应该保持宇宙的一角有块干净的空间。"

"是！"

皇帝的话才说了一半，那些投降者已经变了脸色站起来。法伦海特举起一只手，四周的武装侍卫便在十一个男人的周围筑起了一道人墙。

"给我们法律的保护——"

投降者们的悲鸣在法伦海特的斥喝下被反弹回去。

"前王朝的情形如何我不知道，不过，罗严克拉姆王朝并没有保护背叛者的法律。不用作无益的请求！"

"伯爵小姐料得没错。这些吃腐肉的家伙果真以为别人也有一样的嗜好。"

被法伦海特及其部下带去的那些暗杀者们的悲鸣、抗辩及请求的不愉快三重奏回荡在空气中渐行渐远之后，莱因哈特这样说道，把白晰的手指头抵在洁白的牙齿上。希尔德强忍着恶心的不快感微微地咳了

一下，充满感触和自省味道地喃喃说道：

"我觉得大概人类都会做出远比自己能想到的更卑劣的事情。如果在和平的顺境中或许就不会有这种自我的再发现了——"

莱因哈特瞳孔的深处摇荡着苍蓝色的阴霾，被刚毅的外表紧紧包裹着的纤弱灵魂，一小部分接触到了外界的气息。如果把"卑劣"这句话换成"愚昧"的话，他也是一个被囚禁于炼狱中的罪人。他自己比谁都知道这个事实。

"如果把那些畜牲比作下水道的中的污泥的话，那么，在马尔·亚迪特阵亡的那个老人就像是洁净的新雪了。"

他之所以会晃着金黄的头发这样说，或许这是他自己也不能不注意的逃避行为。尽管如此，他可是从来就没有说过谎的。

"不死鸟会从灰烬中复生。没有被烧死，就不能再

生。那个老人很明白这件事。处置那些家伙以慰那个老人在天之灵吧！”

莱因哈特以优雅的动作回过头来看着身旁的部属们。

“能不能帮朕拿一杯白酒来，艾尔密？”

少年侍从行了一个礼之后，以几近跑步的速度从皇帝面前退下。不久之后便拿来一杯盛满近乎透明液体的水晶杯，恭恭敬敬地呈给君主。

但是，莱因哈特并不是因为自己想喝才要酒的，从艾尔密的手中接过水晶酒杯之后，年轻的金发皇帝将他那修长而优美的身体面向窗户，温柔地翻过手腕，白酒便缓缓地玻璃杯的表面流下，浸湿了被夕阳笼罩了一半的庭园景观——这是莱因哈特献给死者的花束。

第二天，皇帝的布告发布下来了。

"即使是以前和帝国为敌作过战的人，以及同盟军战死者的遗族及伤病士兵们，帝国军政府予以宽厚的待遇。现在早已不是以个人的憎恶来推动历史的时候。对待遇不满的人，或者是目前生活穷困的人都可以尽量提出申请。"

接到这份布告时，同盟政府的官僚们所受到的冲击不可谓之不小。自己不只是被对方的军事力量击败，同盟民主共和政体也可能毁于一个人的器量，这种深刻的恐惧动摇着他们的心志。如果是被对方施以毫不留情的报复，同盟人民还可能对专政者产生反弹，但是这种反其道而行的宽大待遇却像融化冰块的阳光一样足以粉碎人们的反抗意志。

政府或军部的高级干部中相继有人转向了。莱因哈特对暗杀列贝罗的那些犯人的严厉处置让转向者产生了戒惧的心态，但是以在职务上励精图治的形态协助帝国政府的话，应该不会太过刺激皇帝的洁癖吧？

没有放弃对民主共和政治的忠诚心的人以中坚阶层之下的无名军人及官僚为多。这些人大部分都深度

利用地下破坏活动来抵抗征服者，但是也有人公然地表达出自己的意思。海尼森首都行政机关的参事官比吉亚斯·亚德拉在接获帝国军指示他提出对皇帝忠诚的誓约书时当场拒绝。

"皇帝是谁？在自由行星同盟中，只有由市民选出来的元首，没有什么皇帝。我没有理由接受一个不存在者的命令。"

财政委员事务局国库课长克洛德·蒙提奉命交出所有国有财产的一览表时拒不照办。

"拥有阅读国有财产一览表的权利的人只归于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同时负有纳税义务的同盟市民。此外，政府公务员只根据同盟的法律及自我的良心来行使职务。事实上我是一个没有胆子的人，我也很爱惜我的生命。可是，既然身为公务员，我就必须尽到一点义务。"

此外，最高评议会书记局的二等书记官克雷姆·艾帕德·诺鲁贝加在二月十一日的正式记录上这样记载

着。"本日十时三十分，自称为银河帝国皇帝的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的人在没有法律资格的情况下申请参观议场。"尽管帝国方面要求其删除此段文字叙述，他也拒绝所求。

这些人都成了狱中囚，但是，不久之后被知道事情的皇帝释放了。

"这些都是了不起的人啊！就因为像这样的人都只任职于中层以下，所以同盟才会灭亡。不可以加害这些人。目前就先录用那些服从的人，让他们做政务官吧。"

虽然有这些少数的勇敢抵抗者存在，但却不至于在占领同盟的行政措施上造成阻碍，所以莱因哈特才得以使其个人的感动或怜悯实体化。

不久，几个证言及证据显示，已故高等事务官雷内肯普的首席副官伍德·迪塔·芬梅尔教唆洛克维尔上将等不满分子暗杀列贝罗，知悉这件事的莱因哈特不禁皱起了眉头。他命令缪拉逮捕芬梅尔，盘问他为什

么要做这种不名誉的事情？芬梅尔的回答是为了怕皇帝烦恼，莱因哈特一听随即愤怒地斥责了他一顿。

"你的用心的确值得称道，可是，如果你真的是用心良苦，就该制止雷内肯普的轻率举动。现在你难道还想用这么笨拙的方式来获取朕的欢心吗？"

当天，莱因哈特立刻决定撤换芬梅尔，将他遣回奥丁。

## I V

二月十日，"冬蔷薇园的敕令"公布了。因为条方是在位于海尼森政府机关地区一角的国立馆广大用地内的冬蔷薇园公布的，所以才会被取了这样一个名字，但是正式的名称则像一篇散文一样冗长，叫"新帝国历二年二月二十日的敕令"。这个名称虽不至于让人产生误解，但却无法诉诸于人们的感性，反倒是通称被长久地记忆下来。

守候在皇帝后方，注视着正在进行中的历史，同

时又负责警备工作的缪拉永远记得浮现在绿灰色背影中的金黄我鲜红色彩。渥佛根·米达麦亚、奥斯卡·冯·罗严塔尔两位元帅分立左右两侧，从希尔格尔·冯·玛林道夫手中接过敕令书，站在帝国军和同盟政府高级军官前的莱因哈特，看来就像把所有星座的光辉都凝缩于一个人身上，让人感到冬蔷薇中的王者之花，似乎被拟人化了一般。暮色急速而浓烈地罩下，在人们的实体及影子化成一体的当中，只有莱因哈特金黄色的头发还在闪闪地发着光，好像是他把最后的一道阳光都收入自己的头部一样。

"银河帝国皇帝，朕，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在此宣告。自由行星同盟已经丧失了悬挂这个名称的实质，这个国家已经灭亡。从今天开始，正式地统治人类社会政体的就只有银河帝国。同时我要在此宣布，在过去的历史中因不名誉的叛乱军之名称而被抹杀的自由行星同盟的存在。"

罗严塔尔毫不露痕迹地，嘲讽似地动了动嘴角。皇帝的宣告是何其辛辣啊！同盟在名实俱亡之后，才由帝国的最高权力者承认它的存在。那么过去的存在。

那似乎只不过是装饰着行尸走肉的虚假花束而已。

发布完敕令的莱因哈特，视线游移在庭园上方。以前历代的同盟元首散步、聚集支持者举办游园会的这个庭园，虽然占地远不及新无忧宫那令人咋舌的广大，但还是个很值得观赏的地方。

鲜红、纯白、淡红、淡黄色的冬蔷薇在隆冬中仍然娇艳地绽开花朵，仿佛在地上筑起了一条美丽的彩虹。在这座庭园中附设有一栋二层楼建筑的客房，莱因哈特想把那里当成他在海尼森逗留期间的别墅。人们都知道他的旗舰极其优美、率领的军队极为雄壮，但是他在私生活方面却相当简朴，甚至对豪华的宅邸有厌恶感。他对庭园有几分兴趣，但是他仍然比较喜欢接近自然的景致，反而对几何学式的人造美没有什么好感。在自由行星同盟的文物当中，这座冬蔷薇园是他喜欢的少数几个建筑之一。如果要把它说成行宫未免太夸张了，总之，他是决定把这里当成他今后的别墅了。

罗严塔尔元帅的副官艾密尔·冯·瑞肯道夫少校在

上司耳边说了些话。统帅本部总长眯了点头，请皇帝回到目前寄宿的旅馆去。当天晚上，一千名以上的高级军官聚在一起举办庆祝会，由于正时值隆科，所以不是以游园会的形式举办。当皇帝迈开脚步时，紧紧地围在冬蔷薇园四周的五万多士兵们，在没有人发号施令的情况下发出了欢呼声。

"皇帝万岁！"

"吾皇万岁！"

"莱因哈特皇帝万岁！"

将兵们的狂热虽然显得有些凌乱，但却形成了强而有力的合声天顶，罩住了帝国的所有军队。伫立在皇帝四周，身经百战的勇将们在这个时候也深刻地感受到自己正置身于将永远被流传，以黄金刻刀雕刻于历史上的伟大一刻，他们得意洋洋地凝视着"冬蔷薇之王"。

终于走到这里了。莱因哈特在心中喃喃自语着。

旧同盟的首都现在只不过是位于他广大支配地末端的属地而已。以前当他踏上这块土地时还只是高登巴姆王朝的廷臣。然而，现在他是皇帝。尽管还不至于说到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地步，但他实实在在是宇宙中最强大的存在实体。

但是，如果他那另一半看不见的羽翼没有因为他本身的过失而折损的话，他应该还可以成为一个比现在更强大的权力者。莱因哈特像是要拂去这个伤痛似地扬起了一只手，士兵们仰视着笼罩着大地的太阳那般奔腾着感情，继续赞颂着他们的皇帝。

翌日四月二十一日，莱因哈特在成为临时大本营的一个房间里召开最高幕僚大会，他想率领自己的军队继续进行伊谢尔伦要塞再夺取作战。他的想法是，鲁兹失去的东西得由朕自己去要回来。

罗严塔尔承认年轻君主的霸气的确叫人折服，可是对杨威利的计谋也不能没有警戒心。苏州杨已经订定了策略等着被激起不平之气的莱因哈特亲自率军出击也不一定。这种危险必须加以避免。

罗严塔尔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想法是很微妙的。皇帝的败北和失策正是他抬头的契机，就他的野心来说，他应该平静地旁观莱因哈特的破灭的。然而这个时候，他却衷心地提出了他的谏言。

后世的历史学家对罗严塔尔这个人的评价不甚单纯也是有其道理可循的。因为连他自己本人都对自己的心志感到迷惑。

"我们的皇帝呀！如果你有什么万一，我们的新王朝将会解体，时代也将失去舵手。请暂时回费沙再从长计议吧！杨威利就请交给属下和米达麦亚两人去讨伐吧！"

"罗严塔尔说得对。陛下的亲征主要也是为达到此目的，至于前线的行动就请委交给我们，请您休息。"

米达麦亚热心地支持着朋友的进言。他很担心这几天莱因哈特常常因为过度劳累而发烧的事情。

"朕无意横夺你们的武勋，但是朕跟杨威利之间必须亲自解决。朕想那个人一定也是这样认为的。"

这个时候要求发言的是皇帝的首席秘书官希尔德，也就是希尔格尔·冯·玛林道夫伯爵小姐。

"陛下，两个元帅说得没错。请您先回费沙去。因为唯有陛下亲自坐镇，费沙才能安定，也才能巩固基础，成为全宇宙的中心。"

这个时候，莱因哈特的霸气似乎被激向负面的方向似的，他那苍冰色的眼睛中充满了锐利的光芒。

"玛林道夫伯爵小姐，慎重太过就会变成忧柔寡断。如果朕在失去伊谢尔伦的情况下就回去的话，反帝国势力会认为杨威利是不战而胜，结果就把杨威利当作偶像而集结到他的身旁了，不是吗？"

"陛下，请您想想看。如果杨威利在战术方面有万全准备的话，或许他就会在潜在伊谢尔伦，坚守该地。这等于是把回廊的两端交给我们帝国军支配，在战略

上就不可能造成什么结果了。”

莱因哈特低声地笑着。

“你说得太远了。这不像是伯爵小姐说的话。杨威利已经占据了艾尔·法西尔，这不就意味着他控制了回廊的出口了吗？”

希尔德一点都没有胆怯之意。

“话是这样说的没错。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满足战略层面上的条件却变成了在战术层面上的要求过度的支持了。杨威利的战力光是用来防御伊谢尔伦要塞就已经稍嫌不足了。要以这种微小的兵力再去确保艾尔·法西尔军事上的安定实在是极为困难的事，纵使他有那么卓绝的智谋。也就是说，杨威利目前正处于难以同时满足战略的构想及战术的条件这两方面的状态。只要他没有办法整合这个矛盾，我们就有讨伐杨威利的机会。”

“杨说不定会让这个矛盾整合哦！”

虽然嘴巴上是这样反驳，但或许也是无法否认希尔德的论点罢？皇帝的语气已经不再那么强硬了。

结果，莱因哈特放弃了亲征伊谢尔伦的行动。至少暂时是这样决定的。之所以让他做这种决定，主要原因固然是希尔德的说服力，另一方面是因为费沙方面来的报告书使然。

## 八章 前途遥远

### I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这个亚列克斯·卡介伦不怎么有独创性的感触，但是在这一年的年初，自从完成了"离家的流浪儿回家"回归伊谢尔伦要塞的壮举之后，杨舰队却常常有许多结伴而来的访问者。

所谓的好消息就是由姆莱、费雪、派特里契夫所率领的舰队已经到达了，由于这些软硬体的加入，战力和人力方面的资源都有明显的强化，但是另一方面，一听到姆莱的名字，奥利比·波布兰等人却也私下谈论着"那个唠叨的老太太....."，甚至用口哨吹奏着送葬进行曲的一小节。而亚典波罗确实也如此批评道"野餐变成研修旅行了"。

帝国军的毕典菲尔特一级上将在回头朝马尔·亚迪特星域前进时，曾经主张干脆一口气攻向同盟首都海尼森的部下们说道。

"我们视军人为一种天职。我们和杨威利一党不一样，他们什么事都不做，就只玩战争捉迷藏和革命捉迷藏的游戏。我们不能做一些没原则的事。"

一下子就能反驳毕典菲尔特的说词，认为他只不过是诽谤、空穴来风的人在杨舰队中大概找不到一个人罢？因为达斯提·亚典波罗等人就自己承认"侠气与醉狂"是他们的动力来源。而且，他们甚至觉得自己这种无可救药精神是一种骄傲。

虽然没有证据显示杨是在有意识的情况下聚集了这样的部下，但结果却不得不让人相信物以类聚，近朱都赤、近墨者黑的说法。打从宇宙历七九六年以来，勇冠宇宙的杨舰队风气就这样被培育而成了。

"我觉得如果要对抗帝国军皇帝万岁的欢呼，大概就只有民主主义万岁，怎么样啊？"

"现在还不能诉诸于民心。我觉得我们这边也得以司令官的名字来跟他们分胜负，不过，到现在为止，我还叫不出五个够华丽的人名啊！"

亚典波罗和波布兰在繁忙的军务当中交换着极不甚严肃的意见。

然而当他们在接到亚历山大·比克古元帅的死讯时，连他们这种大胆而充满活力的人都不禁在一瞬间跌入沉默的深渊中。

当要这个消息给杨知道的时候，菲列特利加在黑

暗及寂静中沉陷了数百秒，好不容易才站起来看着镜子。当她确认自己已经恢复平静之后，重新调整了呼吸，画了淡妆，走进丈夫的司令办公室，站在一手拿着红茶同时目不转睛地看着文件的杨面前。她等待着对方那对疑惑的视线移动了之后，尽可能地让自己的声调听起来平静。

".....比克古元帅战死了。"

杨啜了一口飘着浓郁威士忌酒香的红茶，眨了两次眼睛之后，他把视线从身为副官的妻子身上移开，凝视着挂在墙上的抽象画。

"您....."

"我听到了。"

在菲列特利加那超强的记忆当中，杨从来没有发出过如此微弱的声音。

"这个报告没有修正的余地了吗？"

"从各方面截收到的通讯都报告了同样的事实。"

".....是吗？"

喃喃自语的杨欠缺了一股生气，年轻的学者仿佛化成了一座石像。威士忌的香气在菲列特利加的嗅觉当中轻轻地飘荡着，她摒住了气息。杨的手掌握紧了纸杯，烫热的红茶浸湿了他的手，冒出热气。菲列特利加从丈夫的手中拿走了纸杯，用手帕擦拭着他那只烫伤了的手。

她从抽屉中拿出了急救箱。

"通知所有的舰队，菲列特利加。杨非正规部队从现在开始服丧七十二小时。"

杨事不关己似地接受菲列特利加为他治疗，同时下了这样的指示。她的情感受到了致命的伤害，仿佛只有理性在掌管着声带似的，然而，他的精神思路邓又倏地一转，声音也激动了起来。

"什么智将！我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低能儿啊！就因为司令官的人格清高，所以深信不会有这样的可能性，可是我竟然无法预测到这一点。"

"亲爱的....."

"从海尼森逃出来时，就算是绑架也行，应该把司令官也一起带出来的。是不是？菲列特利加，如果我这么做了....."

菲列特利加拼命地安慰丈夫。如果要谈到比克古元帅的人格问题，那么，比克古根本就不可能答应从海尼森逃走的。比克古的死，杨没有必要负起责任。如果有任何人觉得自己对这件事有责任，那反而不就等于轻视比克古的意思及选择了吗？

"我知道了，菲列特利加，你说的没错。我太激动了。"

杨虽然这么说，可是要从巨大的打击中恢复过来，

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即使是像高登巴姆王朝那样有着专制支配之罪恶的体制在灭亡的时候也有人之为之殉死，更何况是自国父亚雷·海尼森以来即走在理想及人道之路上的自由行星同盟。如果没有一个高级官员为之殉便灭亡的话，民主国家的存续不就没有那种价值了吗？杨虽然否定在国家灭亡时还得供上人命的思想，但是，他却不能指责比克古元帅的选择。

在那个老人还活着的时候，杨对他充满了敬意。现在也一样，将来更不可能有任何改变。

比克古的年龄大小并不足以构成任何堪慰生者的因素。虽然他已迈入老年，但是距离医学上的平均寿命却还有十五年以上。但足感安慰的是没有人能否认他的生涯是极其充实的。所有的部下们也都和杨有共同的想法。

先寇布为老人的生涯及冥福而干杯。施恩·史路则把他干枯了十五年之久的泪腺机能全部开放了。梅尔

卡兹肃然地竖起了军服的衣领。姆莱则对着遥远的海尼森方向致最敬礼，那有一半是献给相当于为比克古殉死的邱吾权。亚典波罗继姆莱之后和先寇布对饮悼念故人。

尤里安一方面感到伤心，另一方面又担心杨的悲痛，这种双层的作用使得他更陷入了无彩色的世界中。

连奥利比·波布兰也收起了经常保持源源畅通的阔达之泉，减少了他的说话次数。自称"无节操及无区别的混血儿"，又被达斯提·亚典波罗等人批评为"如果有麻烦一定会参一脚，如果没有麻烦，就自己撒下祸乱的种子"的波布兰，让寒冬的冷风吹拂着他那本来就不是生来装出悲伤表情的五官，在暂时丧失生气的要塞内默默地踱着步子。

亚历克斯·卡介伦极为担心大伙意气消沉的模样。在他自己的消沉告一段落之后，他对着夫人摇了摇头。

"以快活、厚颜无耻著称的这些人，可不能再这样闷闷不乐啊！"

夫人此时正点燃在伊谢尔伦被帝国军占据了一年都没有被使用过的老炉了的新生命。

"人家又不都像你一样，神经线像是用钢缆做成似的。比克古元帅是一个好人，大家的反应是很正常的。"

"我可是好意才这样说的。因为这些人根本就不适合这种阴沉的气氛。"

卡介伦把自己排除在外这样评论着。再怎么讲，他也是杨舰队的一员。他深信自己是其中唯一正常的人。

"你只要担心补给玫会计的事情就好了。如果他们还是那种遇到这么些个问题就再也站不起来的人，那么，从一开始他们就不会反抗同盟政府，和帝国从事革命战争了。因为他们知道，照着权力者的话去做就可以过轻松日子，却还宁愿自找苦吃，同时又把事情弄得像在过节一样热闹。"

"你说得没错，真是一群笨蛋！"

"一个都不例外。我会成为后方勤务本部长的夫人是拜谁所赐啊？"

"哼！"这么一句话使得曾拒绝做后方勤务本部长的男人显得极为狼狈。

"你不是没有我做的事吗？在我递出辞呈回家的时候，你已经把行李都装进箱中了……"

夫人仍然不动声色。

"当然。如果你是那种为了守住自己的地位就丢下朋友不管的人，我老早就跟你离婚了。因为做为一个女人还得硬着头皮对自己的孩子说自己的丈夫是一个没什么友情的人，实在是一件很丢脸的事。"

当卡介伦话还在嘴巴里咕哝时，夫人已经熟练地把刚烧好的奶油鸡派从炉子移到桌子上了。

"哪，亲爱的老公，请你去扰杨夫妇请过来吧！活着的人总得帮着把死去的人的那一份给吃掉。"

发现杨舰队这个广场不能欠缺过节气氛的事实不会比卡介伦晚的人，大概就是奥利比·波布兰了。接到坏消息的当天和大家一样陷入愁云惨雾中的他，在两天之后就卸下了心理上的丧服，决定全力着手舰队的心理再建设。他为了营造气氛，便把大量的威士忌酒倒进咖啡杯里。在服丧期间是不能公然地喝酒的。

"尽管如此，我们的元帅还是一样情绪低落啊！"

贝伦海特·舒奈德责备他的做法有欠妥当。他不是一个人无情的人，但是，因为他几乎没有和比克古见过面，所以要恢复精神并不需要波布兰的帮助。

"你好像把你们自己的司令官当成珍禽异兽一样....."

波布兰并没有直接地回答。

"比克古元帅以前对同盟军来说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老爷爷。虽然得用过去式来称呼他是一件叫人遗憾的事。悼念他是很自然而且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还是得想个真正告慰他在天之灵的好办法啊！"

"什么意思？"

"和帝国军作战并且打胜仗。"

"我觉得没有正视个人技术还是不要轻易下结论的好....."

"技术就交给我们的元帅去想好了，因为他只有这个特长而已。"

舒奈德觉得波布兰这种可能会遭来他人白眼的言词中充满了夸示、敬爱、揶揄等各式各样精神作用的和音。

"可是，舒奈德中校，说来你也不怎么聪明嘛！如

果你留在帝国军或许还可以在皇帝莱因哈特身边得意呢！”

舒奈德只是冷冷地笑了笑，他并不想回答波布兰那充满了挑衅性的问题。如果他有兄弟的话，或许他会说服自己的兄弟待在年轻的君主身旁活用自己的才干，但是他自己本人则打算随着身为败将的梅尔卡兹到任何地方去。皇帝莱因哈特有许多忠实的臣子。而梅尔卡兹至少也该有一个像他这样忠诚的部属才对……。

## II

宇宙历七九九年五月，“巴拉特和约”成立之后，历史的激流并没有因此而静止。同年八月，杨威利抗拒同盟政府的策略逃离了首都。同月，帝国军的瓦列提督击溃了地球教的总根据地。历史的洪流仍然不断地往前推进。

但是一进入宇宙历八零零年，暗流似有一口气奔向地表吞没万物的态势。在这之前的四个月，虽有无

数的思想和行为上的小暴动连续出现，但是却让人有奇妙的静止感，原因或许在于前后出现的喷发热及强光太过巨大之故。只能看到事象表面的人或许会认为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离开了行星费沙到达了同盟首都海尼森，无所事事地浪费了许多日子，而杨威利也只是在逃离海尼森之后再度夺回伊谢尔伦要塞而已，之后就没有什么新的建树了。

会有这种想法的人或许是认为皇帝一旦发号施令，一千万的大军就可以不要有舰队编组、补给等的准备，立即就可以行动了；这种人或许也不了解在战场上施行战术之前也要有战略立案的时间好去整备最适合的环境。莱因哈特的帝国军和杨威利的革命军规模虽然有大小差异，但是补给体制的确立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以帝国军而言，从费沙而来的漫长补给线及确保大量物资的辛劳都不是寻常的工作。不管是在名誉上或是在政略上，这些物资都不空话被掠。至于杨威利这一问题的是，艾尔·法西尔的生产力及伊谢尔伦储备的物资，目前虽然可以完成充分的补给，但是要迎战帝国军就必须强化战力，而如果兵力增加，补给能力就会超出界限了。一想到要面对这种极端背

道而驰的条件，亚历克斯·卡介伦想要头痛实在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杨威利则处于无法使战略上的构想及战术上的条件两全其美的困难立场——看清这一点的是皇帝莱因哈特的首席秘书官希尔德。但事实上，这个时候的杨还受着政治上的惩罚。再加上他不再是革命运动的最高指导者，他只是把自己定位在革命政府的实战部队中的专家而已。

这个情形看在华尔特·冯·先寇布等人的眼里简直是令人咋舌不已的绕远路做法。

"非常时期应该用非常的策略！"

这是先寇布的意思，在这三年里，他经常煽动杨去掌握权力。

"虽然他会告诉别人，信念是一种有害无益的东西，但是他自己却比任何人都要顽固。所谓的言行不一就是说他这种人。"

尤里安·敏兹曾经这样说，他对先寇布三年来不死心的执拗也感到一份佩服。

所以那个时候应该将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打倒的——接到比克古元帅的讣闻时，华尔特·冯·先寇布这样想，但是他并不想把这个想法说出来。平常他和别人对事情的评价虽然有差距，但是这个人也不是不知道应该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来搬弄自己的毒辣唇舌，何时何地又该三缄其口。

唯一的例子是他对尤里安透露丧失其实现的机会构想。

"如果比克古老爷爷还健在的话，就可以将他老人家推上新政权的宝座，下面就安置你的监护者来打理军政。但是现在说来都太迟了……"

对尤里安而言，这也是一个既新鲜又具有魅力的想法。但是他不认为已故的老元帅会同意站上权力的顶点。

而提出这个构想的先寇布，在不久之后也面对了自己的问题了。

卡琳，也就是卡特罗捷·冯·克罗歇尔中士应该说是毅然决然的吧？她提出了和父亲会面的申请。事情至此，不管如何，半年来拒绝接触的不自然似乎要写下休止符了。

出现于先寇布办公室的卡琳穿着无形的两层、三层甲冑，似乎处于临战态势。她拘谨地敬了礼，僵着表情、一本正经的态度在在说明了她的紧张。先寇布在内心打量着，觉得这些行动都不适合这个十六岁的少女。

"下官在夺取伊谢尔伦要塞作战之际曾志愿参加，但是担任实战指挥官的阁下您却将下官由名单中剔除了。下官百思不得其解，所以希望阁下能给下官一个理由。"

很明显的，卡琳是事先准备好了台词再照本宣科

的。先寇布嘲讽般地笑了笑，因为他知道，就算要收入场费，他的同事亚典波罗也一定想亲眼看看这个场面的。他一点都不在意少女这样的盘问。

"我完全是就作战的需要来论事的。所以不只是你，凡是没有肉搏战经验的，我都没有让他们参加。事情就是这样而已，有什么奇怪的吗？"

卡琳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从各方面来看，她的视野太狭窄了，她还没有足够的思绪去考虑除了她本身之外其他没有肉搏战经验的人受到什么样的待遇。

".....唔，这是前提。事实上，我可不愿看见漂亮的女孩子挥舞着杀人武器的样子。"

先寇布补充说明的态度正是卡琳最不想见到的。

轻薄而不切实际的风流男人。

".....您在追求我母亲时也是这个调调吗？"

被这个急遽上升的声调吓了一跳的是卡琳自己，她的父亲则是眉头皱不皱一下。先寇布重新审视了站在桌子前的女儿。

"这就是你要求会面的真正目的吗？"

咋舌般的声音使卡琳处于动摇之前的状态。

"真是扫兴。如果你是想责问我作为一个父亲的责任的话，应该一开始就提出来的。根本不需要跟我扯什么作战指挥的事情。"

卡琳羞红了脸，热度遍布全身，脸上的细胞仿佛要燃烧起来的。

"您说得没错，我真是失礼。那我就重新再问一次，您爱过我的母亲——伊莉莎白·冯·克罗歇尔吗？"

"要拥抱一个自己不爱的女人，人生岂不太苦短了？"

"就只是这样吗？"

"被一个自己不爱的男人所拥抱，人生也是太苦短了。"

卡琳打起精神伸挺直背脊。她的关节没有发出声音真是不可思议。

"阁下，谢谢您赐给我生命。可是您对我没有养育之恩，我也找不到敬爱您的理由。我听从您的忠告，清清楚楚地把话说完了。"

先寇布和卡琳的视线正面相对，不久，父亲移开了自己的视线。他的表情虽然用公职人员的身份加以掩饰了，但是从那些微微的隙缝中却依稀可见苦笑和迷惑的光芒。他之所以把视线移开并不是因为胆怯，而是因为不认为有必要由于这段会话而造成彼此的困扰——这是卡琳感性的推断。卡琳遵照形式上的要求，行了一个完美的敬礼，然后转过身体，按捺住狂奔而去和回头窥看的双重冲动，离开了父亲的办公室。

### III

华尔特·冯·先寇布和奥利比·波布兰是杨舰队中的"家庭道德和健康风气的敌人"两大巨头。如果要问谁比较恶劣，他们两个一定都会毫不犹豫地推荐对方。宇宙历七九九年，这两个英雄在隔了半年之后再碰面了。

"呀！我敬爱的长官，知道战友还健在，这真让下官兴奋莫名啊！"

波布兰一见面就打这样的招呼。而先寇布也不甘示弱地回道："回来得真是时候。如果没有波布兰中校，我的兴趣就要减半了。"

根本不想成为陪衬先寇布的击坠王现在还有一些充裕的时间让他隔桌凝视着对方。他的眼光露骨地说着："我就算要撒种也不会做出让种子开花结果的蠢事来。"

".....因此，很抱歉，我稍微了解您家小姐的境遇。

"

波布兰刻意强调“您家小姐”的发音当然是带有嘲讽、怪罪之意，但是先寇布的脸皮就像伊谢尔伦要塞的外壁一样，厚实地保护着他的内心世界。波布兰于是继续旁敲侧击。

“卡琳是一个好女孩。不像她父亲，虽然她还没成为一个好女人。”

“不，我也觉得她是一个好女儿，因为她还没有花我一个弟纳尔（货币名）的养育费。”

“说不定她会在今后的精神赔偿费一并算进去哩！还是早点觉悟的好。”

给了对方这样辛辣的嘲讽攻击之后，波布兰重新调整了自己的表情和语气。

“先寇布中将，老实说，那个孩子根本不晓得如何处理自己的感情，而且她也不知道如何确切地去表达。我觉得身为长辈的，应该引导出一条出路。或许我这

样说有失礼数....."

先寇布以难以言喻的眼神凝视着比自己小七岁的战友。好一会儿，他的声音中洋溢着笑意。

"呀，真是一个值得回忆及纪念的一年啊！就我所知，这是你第一次说出这么有良知的話哪！"

"那是因为哪，女儿不应该背负父亲的罪。"

如果换成别人，这句话或许就命中要害了，可是先寇布不但淡然地点头表示同意，他还厚颜对加上了这句话。

"说得完全正确。如果要让我再做补充的话，我希望她不要因为是我的女儿而有撒娇、耍赖的想法。"

"何其严峻的父爱啊！真令人胆寒。"

年轻的击坠王不得不承认自己稍微有了一点防御的姿态了。即使是奥利比·波布兰这样言词犀利的人，

在先寇布面前都占不到优势，更何况是稚嫩如卡琳者，全面溃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先寇布对着作势站起将离去的波布兰丢下最后一句话。

"对于这件事，你似乎从中出了不少力，真是有劳你了。不过，我倒是有一件事要请你改正。"

"什么事？"

"听说你四处把我宣传成不良中年，可是我还不到中年哩！"

.....半个小时之后，波布兰潇洒地出现在卡琳面前。在军港的了望区无聊地凝视着舰艇群的卡琳，看到青年军官赶忙行了一个礼。在场的几名士兵站起来离开现场，或许是因为客气，不过那一定也是基于某种先入为主的观念使然。卡琳没有注意到，而波布兰则无意去求证。

"怎么样，跟父亲见了面之后的感想？这样的结果很令人失望吧？"

"不，倒不至于。因为早就知道他是这种人了，现在也不觉得有什么失望的。"

年轻的击坠王的绿色瞳孔中闪着深邃的光芒。

"就我所知，部队里的人在家庭方面堪称安定、幸福的大概就算卡介伦家的莎洛特·菲莉丝了。其他的人或多或少都是在不怎么愉快的环境下成长的。"

波布兰无意义地摸着黑色扁帽。

"以尤里安·敏兹为例，如果他的双亲都还健在的话，他就不用在杨威利那种患有社会不适应症的家庭中成长了。他并不见得比你幸福到哪里去。"

"中校。"

"嗯？"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提起尤里安·敏兹中尉？"

"难道你认为以华尔特·冯·先寇布为例子比较好吗？"

"....."

"他自小就从帝国亡命来此，境遇不能说是很安逸的，他也....."

说着说着，波布兰自己打断了自己的谈话。他似乎发现到自己为先寇布辩护是一件极不合理的事情。

".....啊，不管怎么说，卡琳，把不幸当成一种商品来看待并不符合我们舰队的风气，也不适合你。即使是你不喜欢的人也不可能永远都活着....."

话说到一半，波布兰好像突然想起了离开世界的战友。

"伊旺·高尼夫这家伙竟然背叛了我。我一直认为他是那种杀也杀不死的人哪！"

卡琳不由得重新审视着波布兰的表情，但是年轻击坠王的喜怒不形于色，以卡琳的洞察力根本还无法透视他真正的情绪。波布兰小心地重新调整黑色扁帽的角度，一边站了起来。

"如果没有差错的话，先寇布那个不良中年会比你早走二十年。和墓碑和解是一件很没意义的事。"

说出"中年"这两个字时，波布兰的口气尽管不是说笑却也欠缺那种纯朴性。

波布兰在军官俱乐部拟定国丧之后的训练计划时，尤里安进来和他同坐。尤里安对于波布兰的咖啡杯中窜升起来的酒精烟雾不予批评，不过他知道波布兰和先寇布父女谈过话的事情。

"家庭访问真是有劳您了。"

波布兰戮揉着尤里安亚麻色的头发。尤里安似乎也能让精神恢复过来了，但是击坠王判断他大概还正在做最大的努力当中。

"越来越像伊旺·高尼夫一样可恨。最近似乎进化到先寇布中校的等级了。真令人伤脑筋哪！"

"真是对不起。"

"啊，算了，在还算纯真时还有得救。"

"对了，对于使先寇布家维持和平的事情有没有什么方案？"

"典型模式就是女儿的生命有了危险，做父亲的舍身相救，结果使女儿心门大开……"

"还真是典型的模式呢！"

"立体电视剧的剧本家们几百年来一直毫不知耻地套用同样的模式。总归一句话的，人类的心理从石

器开始就没有什么改变。”

“就算生在石器时代，中校也一样会是个有名的风流人士吧？”

波布兰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样的答复，尤里安已经不在意了，因为他的精神机能，包括听觉神经已经伸向其他的方位。

尤里安想起了有着“淡红茶色”的头发、碧紫的眼珠，充满了挑战活力及朝气的表情。对这个年轻人来说，这个思绪并不会让他觉得不愉快。在这之前，还没有一个同年龄或比他小的少女会让他有这种情绪反应。

但是尤里安还无间在自己这张心灵的草图里抹上任何色彩。在半年前他才怀着多多少少受到伤害的心情看着菲列特利加和杨结婚，他觉得如果自己现在就赶搭另一艘感情之船，那未免失之轻薄了。第一，尤里安没有自信卡琳对他会有好感。

三天的丧期结束之后，姑且不论人心的感触，杨威利毕竟伸直了脊背，抬起头来走出悲伤。若要引述卡介伦的话，或许就是杨好不容易产生了身于上位者的自觉了。

事实上，杨总不能一直悼念夕阳之美而不打算有任何作为。更活跃、更强烈的太阳正从对面爬升上来，人们不能袖手旁观等待酷暑的到来。比克古元帅这道坚固的堤防已经崩溃了，皇帝莱因哈特的霸气必定会形成一股灼热的妈涛席卷整个同盟领土，趁机破坏老旧的体制。

丧期结束，杨左手上的绷带也拆了下来。电子治疗使受到伤害的皮肤细胞活化，而从某种象征意义上来说，杨的脑细胞也从黑暗的寝室中挣脱出来了。看来恢复知性活力的杨，菲列特利加心中雀跃不已，她觉得比克古元帅抓着杨的衣领，把他从昏迷的地下室中给硬拖了出来。

战略立案和部队编成以及艾尔·法西尔之间的联络虽然繁忙，但是杨也没有牺牲喝红茶的时间这就是杨之所以为杨的原因所在。

"菲列特利加，我现在注意到一件事。"

某一天，杨把飘着香气的红茶抵在下巴对着妻子说道。

"也就是说，列贝罗议长是不是会被曲意逢迎帝国军的军部叛徒所暗杀？"

菲列特利加没有说话。她的眼中映着正在把玩黑色扁帽的丈夫。

"他们真的会做到这种地步吗？"

菲列特利加这样说并不是提出反论，她是为了让丈夫说得更明确详细一点。杨停下了把玩扁帽的手。

"因为列贝罗议长自我设限了。当然，列贝罗议长"

自有他的正当性，他也不是只求取自己安泰的那种人，但是一定会有人误解他所表现出来的行为。”

莱因哈特皇帝对失败者和降伏者一向都予以宽大的处置，但是，如果有人误认为他是一个没有原则的人而弃羞耻心及自尊心于不顾，想准备礼物以求荣的话，他必定会不假辞色的。

过了几天，巴格达胥上校传来了有关首都的状况报告。他为了从旁截收通讯波，还特地从艾尔·法西尔出动了情报收集舰往首都方向前去。

“自由行星同盟的元首列贝罗被部分的军人暗杀了。叛乱的部队向帝国军提出了投降的要求，于是帝国军得以在毫无阻力的情形下进驻海尼森。”

接到这个消息，杨又对妻子及尤里安预测到。

“那等于是他们自己签下自己的处刑书了。莱因哈特皇帝绝对不会饶恕他们的丑行的。”

几天之后，暗杀列贝罗的所有人员都被枪决了的情报传了进来，但是杨已经不再表示任何的关心了。或许是因为国父亚雷·海尼森的理想已经衰亡之事实，而在杨自己逃出首都时就已经很明显了，而在比克古元帅的讣闻的冲击当中，杨也已经调适了面对同盟这个国家灭亡的心情。还有许多比这件事更重要的课题在等着他的裁夺。

在杨说明其基本构想时，艾尔·法西尔独立政府的首脑罗姆斯基医师显得不怎么有兴致。

"多样性的政治价值观正是民主主义的精髓，不是吗？"

一个军人必须对政治家解释民主主义的愚蠢性，让杨在心中大为感叹。由于从伊谢尔伦到艾尔·法西尔的超光速通讯网完全在杨舰队的控制下，所以他们之间大可以做这样的通话，但是却不能保证对谈一定会有某种成果。

罗姆斯基医师担任独立政府的首脑可说是充满了

精力。他是一个不折不扣、具有良心并且充满责任感的革命政治家，但事实上，杨也不得不承认华尔特·冯·先寇布的毒辣评语“球打得再怎么远，只要是界外球都一样没有分数”是有其道理性的。一听到海尼森完全被控制住，同盟最后的元首横死的消息，他就惴惴不安地把杨请过来，针对帝国军攻略艾尔·法西尔可能性要求杨做某种形式上的保证。

“我觉得这种事情早就可以预期的。”

杨的语气中稍稍掺杂着令人窒息的调味料。就因为现在莱因哈特皇帝即将发动全面攻势而心志产生动摇，这样的组织竟然还称为独立政府，还叫嚷着革命。所以杨在某一方面允许莱因哈特的主权。他想在没有危险的情况下满足其理想。

总而言之，他们也有意让杨把莱因哈特打倒在战场上，心民主国家统一宇宙的梦想为素材，交给杨去料理。而他们则手拿刀叉，坐在铺有刺绣花样桌布的餐桌前等着。所谓的民主主义并不是成为一间叫作政治的高级旅馆的宾客，而是必须先靠自己的力量建起

小木屋，靠自己力量升火，一步一步慢慢来的。

"回想起来，如果杨元帅在巴米利恩会战中将皇帝莱因哈特打倒的话，万事就OK了。反正同盟政府是灭亡。如果当时这么做了，至少我们现在就可以避免面对目前这么大的危机了。真是可惜啊！"

杨没有做任何回答。即使罗姆斯基医师的发言在表面上化了一层浓浓的妆，但是杨也去掉浓妆后的一张素颜空间隐含着什么意义。看到杨的表情，罗姆斯基说了一句不必要的"开玩笑啦！"结果反而使杨更不愉快，又看见杨这种表情的罗姆斯基事后对朋友说道"杨元帅比我想像中的更没有幽默感。"至于杨则觉得"真是令人受不了"，但是现在也来不及对罗姆斯基进行再教育了。

"杨威利放弃了同盟政府的列贝罗之后所做的新选择便是艾尔·法西尔独立政府的罗姆斯基。结果我们不得不承认杨没有识人之明。"

后世的部分历史学者所做的这种评价或许有欠公

正。杨是被列贝罗所排除的，而不是他个人有选择权地放弃了列贝罗；而他之所以选择艾尔·法西尔独立政府是基于可以同时满足政治思想及战略构想双方面的最低限度考虑，他并没有宣誓效忠罗姆斯基个人。如果杨有意过着安逸享乐的生活，那么他大可以成为万人之上、能赏识人才的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的臣下了。或许他的这种选择不仅对杨个人可以尽情享受安逸的生活，对整个宇宙的——完全在专制政治的支配——和平都会有极大的贡献。这种深度的矛盾及自我怀疑，杨终其一生都未能从中解脱。

## V

杨把尤里安·敏兹和奥利比·波布兰从地球带回来的光碟这件事放进了记忆库的最底层，掩埋了好一阵子。好不容易成功地将伊谢尔伦要塞又夺回来之后，比克古元帅和列贝罗议长的死讯又相继传了进来，结果一再错失检视的机会；再加上地球教被帝国军的瓦列提督歼灭，收集与地球教相关的情报也就不那么紧急了。

极端地说来，杨也不能否认尤里安和波布兰平安回来已经很令他满足了。尽管如此，这件事从脑海边缘涌向中心部分的抗议声还是时有所闻，因此杨拨出一部分的时间来检视光碟的记录。菲列特利加、先寇布、尤里安、波布兰、波利斯·高尼夫、马逊、姆莱等七人列席。而当他们只看到其中的一小部分时，就惊愕地面面相觑。因为光碟中所记录的是费沙自治领和地球教之间长达一世纪之久的关系。

"也就是说，表面上是费沙，暗地里其实就是地球教。是吧？"

"这么说来，我们和费沙的商人合作不就是等于和地球教的教徒们大跳贴面舞了吗？"

波布兰以不至于说是狠毒但明显地含有针刺的视线睨视着波利斯·高尼夫，无言地要求解释。

"别开玩笑，我可不知道这种事啊！如果我跟地球教有那么好的关系，那我就可以把巡礼者送到地球上去了。"

波利斯·高尼夫说得也有道理。他在地球教本部时曾帮助尤里安和那些疯狂的信徒们火拼。费沙被解释成骨子里和地球教有着深厚的关系一事，立足点未免太薄弱了。

杨也不认为波利斯·高尼夫私底下和地球教串通。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行踪不明的“费沙黑狐”安德鲁安·鲁宾斯基一千人到底怎么样了？他们以前到底有什么企图？这个时候他们又在动什么歪脑筋呢？

先寇布抚摸着他那微尖的下巴。

“九世纪之久的执着啊？真令人惊讶呢！可是也真叫人心寒。地球教的那些家伙真的被消灭了吗？总大主教一千人真的都死了吗？”

听到这个问题，连大胆的奥利比·波布兰也都皱起眉头不说话了，连他都没有亲自看到总大主教的尸体，如果要确定这件事就必须再访地球，挖开数百亿吨的土石才能办到。

"我知道了，我到费沙去查清楚。反正我是得和那些独立商人联络的。至于鲁宾斯基那只黑狐狸的事情也要好好调查一下！"

"你总不会一回到费沙去就躲在那边不回来了吧？高尼夫船长。"

波布兰的语气虽然经过刻意地压抑，但是因为话题本身太过激烈，所以并不能稍稍缓和 high 尼夫的不快。经过一阵子低气压的言语冲突之后，杨答应让波利斯·高尼夫回到费沙去，然后即解散会议。杨的心情感到极为郁闷。如果费沙和地球教之间有不寻常关系的话，杨舰队轻率地和他们联手，或许会落得与投机和狂信者的丑陋联合体将民主主义的内涵侵蚀殆尽的下场。照这情势看来，他们是不可能只因经济上的要求而和费沙搭同一条船的。杨的基本战略因此被迫不得不在某一个必要的条件下做重大的修正。

杨的房门里只剩下杨夫妇和尤里安。他们三人有好一阵子还沉溺在光碟的记录及激烈辩论的余味中，

不久，杨重新坐回了沙发。

"尤里安。"

"是！"

"阴谋和恐怖主义终究是不能使历史洪流逆行的，可是，却足以使历史停滞。不管是地球教或是安德鲁安·鲁宾斯基，我们都不能让他们的好计得逞。"

尤里安点点头。

"更何况地球教的目的只是利己主义罢了。因为他们并不是想恢复地球的权利，而是想藉着使过去历史的正当化而让自己得以尝到香甜的蜜汁而已。"

地球教真的灭亡了吗？如果留有余党的话，他们会想采取什么行动？这些都是杨很想知道的。

但是，杨不得不承认根本没有时间去管这个。第一：眼前莱因哈特皇帝的威胁极大。而且这种威胁并

不是因为存在着像地球教之类的反动团体所形成的，而是因为和民主主义迥异的体制使时代的变革正迈向成功之路所致。所谓的专制就是在进行变革时使效率提升到最快的一种体制。对民主主义的温和、缓慢感到厌烦的观众不是常这样说吗？

"把强大的权限赋与伟大的政治家，让其推进改革吧！"

这虽然是一种反论，但不正是民众渴求专制者的心声吗？

而现在不就是一个最好的专制者的出现吗？需要一个让人们仰望、崇拜的人中之神的存在 - - 需要一个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和更形璀璨的黄金般的雕像相较之下，民主主义根本就只是一尊褪色的青铜塑像.....。

不，不对。杨赶忙摇了摇头。他那杂乱的黑色头发因为这个动作而摇晃不已。

"尤里安，我们是军人。而民主主义往往是在枪口下产生的。军事力量虽然使民主政治诞生，但是却不允许因此而过于夸大其功。这没有什么不公正的。因为民主主义的真髓就在于具有力量者的自制力。利用法律和机构使强者的自制制度化，这就是民主主义。而如果军队没有自制，任何人也就不需要有自制了。"

杨的黑色眼珠渐渐发出了光芒。他只想让尤里安明白。

"为基本上否定自己本身的政治体制而战的这种矛盾构告，是民主主义的军队所必须接受的事实。军队所能求于政府的大概就只有退休金的休假了。也就是一般劳动者的权利。除此之外都不能再有任何奢求。"

听到退休金，尤里安反射性地笑了笑，但是杨并不是那么有幽默感地想藉此表达他的意思。尤里安立即收住了笑容，反倒变成了一副太过严肃的表情，他把长久以来一直都在思考的问题提了出来。

"可是,我希望提督能有我顾及私情、私欲的行动。

"尤里安!"

"我知道会被责骂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这是我的真心话。"

真讽刺的状况啊!尤里安心里想着。对庞大的才能而言,专制政治竟然比民主主义更能自由活动、发挥能力。如果莱因哈特和杨的境遇倒过来的话,或许莱因哈特对民主政治而言会是一个有害的野心家,也或许他会让鲁道夫大帝的恶行再现也说不定。而杨也说不定就会为自己戴上金色的皇冠了。

"尤里安,这件事完全是一种无意义的假设。"

"我了解,可是....."

"我没有办法完全将私情排除掉。在巴米利恩会战时,我并不想杀害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尤里安,

这是我的真心话。”

不用别人提醒，尤里安也能了解这一点。

“尽管他的人格并非完美，但却是在这四、五世纪当中最耀眼的。要由我亲手来摧毁他，这种感觉令我害怕，我下不了手。或许当时我只是以政府的命令为藉口来逃避这个事实罢了。对政府或对我自己来说，这个行为或许表现出忠实的一面，但是对那些战死的士兵们来说，却是一种背信的行为。因为他们没有理由因为权力者的自保及我个人的感伤而丧命。”

杨笑了。他的笑让旁观者觉得他只能选择笑来表现自己的感情。看着杨的表情，尤里安深切地感受到话语中的无力感，他也只有沉默了。

“我一向都是这样。有好多地方我都没有进步。哦，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现在我们该谈一些比较积极的话题了。”

在这之前似乎需要一些润滑剂。不久，尤里安即

展现了他的手艺，让红茶那香郁的气味飘散在整个房间中。

菲列特利加把手伸向操作台，白晰的手指在上面飞舞一阵之后，壁面下出现了一幅星图。她三番四次地把画面扩大，描绘出了连接伊谢尔伦和艾尔·法西尔的“解放回廊”。

“我们目前有伊谢尔伦和艾尔·法西尔这两个据点。站在帝国军的立场来说，如果敌人拥有一个以上的据点的话，当然的用兵计策便是各个击破了。我想，帝国军的别动部队可能会和皇帝的本队同时从帝国领地出发，朝伊谢尔伦回廊前进。”

杨认为那个金发的年轻人最不能忍受自己以外的人来创造历史。但如果时间够的话，就会让别人有策动的机会。在自由行星同盟已经名实俱亡的现在，他大概会挟炮火和舰艇的巨大洪流一举扫灭杨一党吧？他那远胜于昔日的鲁道夫·冯·高登巴姆的霸气狂涛将会掩盖整个宇宙。

相对的，杨就必须以现有的微薄力量负起防守之职。为了那随时可能掩至的怒涛狂潮。或许杨的存在终究只是历史记录上的一笔而已……。

最后，在巩固了"民主主义的骑士"的决心之后，杨终于把自己和敌手的立场相对化了。一边有着走向和平与统一的最短路途，另一边则有着以走向民主主义为目标的坎坷路程。当双方真的展开流血大战时，如果有唯一绝对的神存在的话，他会站在哪一边呢？

## 第九章 祭典之前

### I

宇宙历八零零年，新帝国历二年二月。报告书从行星费沙传到海尼森的帝国军大本营，事后被评为"令一千万人顿足的一通消息"。但是，如果在这之前，报告书的内容已为众人所知的话，一定会被视为一个低级的笑话。接到这个报告的希尔德之所以会愣了数秒

钟，犹豫着要不要把报告书呈给皇帝也是极为正常的事。

"罗严塔尔元帅有不稳的迹象。"

如果这个报告书只有军务尚书奥贝斯坦元帅和内务省国内安全保障局长朗古的联署的话，希尔德或许就不会受到这么大的冲击了。偏偏报告书是来自司法尚书布鲁克德尔夫的。自称来自同盟政府的使者欧迪兹在见不到皇帝而改行至费沙之后即大声疾呼，四处不散播谣言说罗严塔尔元帅有叛意。而内务省国内安全保障局长朗古便未经深思就一头栽进去了。

或许是欧迪兹把国家的命运赌在他三寸不烂之舌上，以必死的悲壮心境企图使帝国内部混乱。或许他想以略带极端的形态，使自己那曾被米达麦亚一脚踹得无影无踪的辩论家自信复活过来吧？也或许是他自暴自弃地想使社会动乱起来吧？他是不是在期待一个辩才和虚构所产生的效果？他是不是有类似夸大妄想的精神倾向？——当时谁都无法做任何判断。不管怎么说，这其中所表现出来的创造力及热力都可说是不

同凡响的。以后皇帝的英明睿智或者是罗严塔尔、米达麦亚般的勇敢，难道还会因为这种蓄意破坏的阴谋形式而受害吗？人不可能是万能的，尤其是一个人的思考常会受到个人特有气质的限制。像欧迪兹那样的小人，连跟他直接接触的米达麦亚都有可能忘了他的名字，更何况是曾让他吃闭门羹的莱因哈特，以及在莱因哈特身旁的罗严塔尔，他们更不可能让这个人在记忆中占有一席之地。

银河帝国的司法尚书布鲁克德尔夫是一名年过四十岁的少壮派法律家，有着精密的头脑和严正的政治姿态。就因为这样，所以莱因哈特才会把他从一介小小的检察官拔擢出来，但是对皇帝和职务极为忠实的他既然已成为新王朝的第一任司法尚书，同时也有着相对增长的野心及抱负。在断奶期饱食伦理及秩序的意识而不断增长，并以法律知识为酒及以司法事务为食而蜕变成一个成人的他，在私底下对奥斯卡·冯·罗严塔尔的喜好女色确实是不抱什么好感。但是他之所以加入弹劾罗严塔尔的行列，并不是出于个人的感情喜恶。他觉得自己有义务肃正政府高官的纳幻——绝不宽容，甚至可以说是严厉——而且他一起希望能有利

地确立司法省对军部的立场。原本罗严克拉姆王朝在军人皇帝的支配下便有强烈的军部独裁倾向。在创业时期这种作法固然好，但是，如果法律、官僚、军部各方面无法取得均衡的话，就不可能发展出健全的国家，而弹劾身为军部的最重镇的罗严塔尔元帅，挫一挫军人们的锐气应该也不是完全无益的。

事实上，要公然指责罗严塔尔的好色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几乎没有例外的，都是女性主动接近他。单方爱慕的结果，总是被另一方抛弃。事实上也有另一种说法是说，表面上罗严塔尔元帅似乎极为好色，实际上他的内心却有着厌恶女人的倾向。在没有证据之下而能掌握事实的只有和他生死与共的密友渥佛根·米达麦亚。由于他没有将这件事说出来，所以这种说法也仅止于不被信任的传闻而已。

不管怎么说，布鲁克德尔夫不相信外面的传言。他相信的只是一种情况语气。或许他的想法是，与其回到被放弃的帝都奥丁，不如确保一个在舞台上将成为明日宇宙中枢的费沙。

在军务尚书奥贝斯坦的谅解和国内安全保障局局长朗古的协助下，布鲁克德尔夫在费沙设立了临时办公室，开始对罗严塔尔做身家调查。而他们很容易地，甚至可以说容易得令人失望地就知道了有爱尔芙莉德·冯·克劳希这个女人。

"罗严塔尔元帅在自己的住宅中藏有已故立典拉德公爵的族人。很明显地他背叛了陛下的意思，若要说有类似反逆的行为也不为过。"

朗古无法掩饰自己的兴奋之情，他用足以使微血管破裂的眼神去煽动司法尚书。朗古也有些不愉快，他有着身为法律家的良知，于是便决定从爱尔芙莉德这个女人身上直接取证。由于找到这个女人太过容易，所以不禁让人怀疑是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对罗严塔尔有反感的人一手策划的。但是，爱尔芙莉德竟然完全没有拒绝，她答应前去应讯，结果更使得朗古狂喜不已。

"那个女人说她已经怀有罗严塔尔元帅的孩子。当她把消息告诉元帅时，元帅还祝福她并告诉她，为了

这个孩子，他会朝更高的目标前进。这是那女人的证词。”

至少在内心深处，朗古是欢欣地跳着华尔兹吧？首先，他便把弹劾罗严塔尔的权限从司法尚书那儿先要了回来。罗严塔尔元帅虽然违背了陛下的意思，但是并没有违反成文法律的行为，所以事情不能归由司法省来处理——这是他所提出的理由。当知道自己只是名字被利用签署在报告书上时，布鲁克德尔夫极为震怒，但是最后他也不得不承认是自己的愚昧，一脚踩进法律至上的陷阱中，充其量他也只能果断地退出了。

梅克林格做了以下的记录。

“巴尔·冯·奥贝斯坦这个人经常玩弄辛辣而且毫无同情心的策略来肃清他人，而且又从不作说明，所以招致喜爱明快和率直行事的众武将唾弃也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他并不是为了图谋私利才玩弄计谋，至少从主观的观战来看，他是对国家及君主献上了无私的忠诚。他任职军务尚书的管理能力及对职务的负责程

度都值得称许。最大的问题点或许是在于他把对君主的忠诚完全表里一体化的猜疑心吧？米达麦亚元帅曾批评'奥贝斯坦那个家伙深信除了他自己以外，所有的重臣都是反叛者的预备军'，这个评述倒真是一矢中的。由于这种猜疑心使得奥贝斯坦无法有可信赖的同僚，所以他也只好用像朗古这样的人来帮他做事了。事实上他对朗古的人格并没有很高的评价。或许纯粹只是把他当成一件道具吧？如果他把朗古当成对等的人来看待的话，理所当然也会对他抱持猜疑的心态，但是就因为他只把他当成道具，所以也就不对他产生猜疑了。然而，这个道具纵然没有像猛兽般的獠牙，也没有像猛禽般的利喙，但却也长着刺人的毒刺。”

.....于是，二月二十七日，脸上的表情欠缺活力及精神的奈特哈特·缪拉一级上将来到了奥斯卡·冯·罗严塔尔的宿舍。金银妖瞳元帅刚刚用完早餐，他邀年少的同事一起喝杯餐后的咖啡。缪拉虽然是一个很具知性的青年，然而却不是有一个有演技的人，光是看到他眼中游移的乌云，罗严塔尔就洞悉了缪拉所带来的不是什么好消息。喝完咖啡的罗严塔尔，用他黑色和蓝色的视线催促缪拉，缪拉只好紧张地要求进行必须交

给大本营的报告搜集工作。

同日九时，在宇宙舰队司令部的宇宙港旁边的旅馆中睡觉的渥佛根·米达麦亚接到罗严塔尔被拘禁的消息之后，所有睡意的残屑在一瞬间都被逐出体外了。他二话不说从办公室跑了出去。

就在这一瞬间，年轻的拜耶尔蓝提督立刻站在他面前。

"您要到哪里去？阁下。"

"我已经知道了，我要去见罗严塔尔。"

"不行，阁下，在真相还没有大白之前，和罗严塔尔元帅见面会招来无谓的困扰。"

米达麦亚一副豁出去的表情。他的两眼中闪着怒气的闪电。

"不要给我这些聪明的忠告！我没有一丝一毫见不

得人的地方。我要去见陛下的臣五、见多年的朋友有什么不对？我怕谁呀？让到一边去，拜耶尔蓝。”

然而，除了拜耶尔蓝之外，还有其他的制止者。

“元帅，拜耶尔蓝提督说得没错。即使阁下光明正大，旁观者的观点如果扭曲了，看出来的影像自然就不正常了。如果罗严塔尔元帅不名誉的嫌疑洗清了，阁下什么时候要去见他都不会有人说话的。请您自重啊！”

说这些话的是布罗上将。

布罗比米达麦亚年长，他的看法不得不让米达麦亚用心思考。疾风之狼灰色的眼珠中的闪光减弱了，在短暂的沉默中他仍然呆立着，随即坐到桌子上。动作是那么的笨重，和往日的敏捷简直相差了十万八千里，他发出的声音也缺少了生气和弹性。

“我从陛下那儿获得了帝国元帅的称号，甚至还拥有帝国宇宙舰队司令官的地位。但是，不管我有多崇

高的地位，我却连去见朋友的权利都没有，这岂不连一个介平民都不如了吗？”

他的幕僚也都不说话，看着他们所敬爱的上司。

“那个时候，陛下还是罗严克拉姆侯爵的身份，他确实下令把立典拉德一族的男人们处以死刑，女人们则发配流放。但是他也没说被流放的女人们永远不能迁移到别的地方去啊！罗严塔尔绝对不是有意违背陛下的意思的。”

这纯粹是无用的诡辩，如果是为了自己，米达麦亚是绝对不会使用这种辩词的。

“不管怎么说，罗严塔尔元帅是军部的重镇，是国家的元勋。莱因哈特陛下是绝对不会相信不负责任的谣言就处罚他的。”

米达麦亚闻言只是机械性地点了点头，然而，在内心一片孤寂当中，他只能凝视着不安的雨滴开始撒落在心灵的地面上。

## II

罗严塔尔的幕僚贝根格伦呈锐角的脸上泛着忧虑的色彩。面对大敌也不失冷静、坚毅的他，在上司发生意外时也有有一种沉重的无力感。

去年，当他们自同盟军手中夺回伊谢尔伦要塞时，罗严塔尔曾对贝根格伦透露出一些对皇帝不单纯的心理状态。现在，在充当临时大本营的国立美术馆的一个房间内，看着端正地坐在椅子上的上司背影和他那深褐色的头发，贝根格伦觉得苦不堪言。

负责“审问”罗严塔尔的是奈特哈特·缪拉，但是这个审问者对受神者是礼遇有加的，同时也准许贝根格伦列席，或许这些都是为了避免给人秘密审判的印象以及不致让罗严塔尔的部下们产生不满之故吧？

面对缪拉的质问，罗严塔尔的答辩清脆响亮。

“我奥斯卡·冯·罗严塔尔如果真如传言所说，藉着

武力和权势残害人民的话，对我本人来说，这是一种最大的耻辱。但被批评有意反叛、觊觎帝位，对身处乱世的军人来说，这或许是一种赞赏吧？”

对于这几乎可以说是傲慢至极的言词，贝根格伦不禁要让他的呼吸机能瞬间停止了，缪拉则用他的手指在桌上无声地敲打着。

“……可是，自从皇帝莱因哈特陛下在先朝中设立了元帅府以来，我没有一天不竭尽全力协助陛下完成他的霸业。对于这一点，我心中没有丝毫愧对他人的感觉。”

或许是贝根格伦先入为主的观念侵蚀着他的意识吧？他总觉得罗严塔尔的答辩中充满了极度微妙的阴霾。

“令人觉得可笑的是那些毁谤我的人，其真面目到底是怎样的？内务省国内安全保障局局长朗古是什么人？去年在只准一级上将以上的武官参加的会议中，他虽然没有资格却也出席了，不但如此，他还发了言，

充其量他只是个冒失鬼而已。他大概是不满当时被我命令退出会场，所以在公报私仇的情况下才举发我的。希望缪拉一级上将能留意一下这其中的隐情。”

问答在告一段落之后，缪拉问道。

“我知道阁下的主张和立场了。您觉得怎么样？要直接去面见陛下为自己辩护吗，元帅？”

“我实在不赞同用‘辩护’这个字眼……”

罗严塔尔的嘴角扬起了些微的角度。

“但是，如果面见陛下能让陛下了解我的用心，或许就不仗睛那些诡讼者有兴风作浪的机会了。缪拉一级上将，也许要劳驾您了，是不是可以请您代为安排一下适当的时间？”

“如果元帅这样想，当然没什么问题了。我立刻把您的意思呈报陛下。”

莱因哈特接获来自缪拉的通知，决定由自己来审问金银妖瞳元帅是在早餐之后，场所是在冬蔷薇园对面，铁杉树林里的国立美术馆大厅，帝国军尚未进驻之前所举办的油彩画展的作品都还陈列在该处。被允许列席的米达麦亚以下的军部最高级干部均自备折叠式的椅子排在一边坐着，这也显示了新王朝不拘于形式美的一面。在他们列于一旁陪审的中间，像个艺术品般的金发皇帝忧郁地开启了他秀丽的嘴唇。

"罗严塔尔元帅。"

"是....."

"你将已故的立典拉德公爵一族有关的女人藏匿在家中，此事属实吗？"

一个人直立于大厅正中央的罗严塔尔 - - 深沉的黑色右眼和闪着锐利光芒的蓝色左眼，毫不畏惧地直视着年轻的皇帝。他的眼中丝毫没有后悔和辩白的神情。

"是事实，陛下。"

瞬间，在大厅中激起一股波涛的不是罗严塔尔，而是他的密友。他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陛下，那个女人恨罗严塔尔，他的生命受到那个女人的威胁。臣下知道自己这种行为很无礼，但是臣下恳请陛下考虑过事情的前后因果关系之后，赦免罗严塔尔的轻率之罪。"

米达麦亚注意到有人拉了拉他军服的下摆，他稍微移动了视线。耸在他旁边的"沉默提督"艾杰纳一级上将紧闭着嘴巴，面无表情地抬头看着米达麦亚。米达麦亚知道他想说什么，可是米达麦亚还是继续向皇帝申诉。

"陛下，我伟大的皇帝，臣下在这里要弹劾军务尚书奥贝斯坦元帅和内务省国内安全保障局局长朗古。在杨威利一党占据了伊谢尔伦要塞公然和帝国为敌的现在，他们竟然诽谤陛下的首席幕僚罗严塔尔元帅，意图破坏军队的统一和团结，这不等于是一种利敌行

为吗？"

他的激辩至少表面上似乎融化了皇帝冰冷的心。莱因哈特微微地张开了他的秀丽的嘴唇。

"米达麦亚，够了！你的嘴巴是用来指挥大军的，不适合用来指责他人。"

帝国军最高的勇将顿时涨红了脸，他调整了自己的呼吸之后，笨拙地坐了下来。打断皇帝和受神者之间的问答本来是一种不敬之罪。他并非有意恃宠而骄，在被皇帝喝了一声之后，觉悟到可能受到重罚，但是看在莱因哈特的眼里，"疾风之狼"的刚直并没有让他感到不快。

"我的皇帝——呀！"

莱因哈特呼唤着君主。他的语调事后让一些人一致认为把"我的皇帝"这个名词讲得最动人的就是罗严塔尔。莱因哈特皇帝在才智和美貌方面固然无人可比，但是罗严塔尔也是一个堂堂的美男子，他站在皇帝面

前的英姿远超过美术馆内所装饰着的雕刻作品。

"我的皇帝呀！虽然知道爱尔芙莉德·冯·克劳希这个人 and 立典拉德公爵一族的关系，却还把她留在臣下的家中是臣下的不察。臣下为自己的轻率深感懊悔。可是就因为这件事而被指为臣下有背叛陛下之意，这绝非臣下的本意，臣下发誓绝无此意。"

"那么，当那个女人告诉你她怀孕的事情，你又为什么祝福她，并且说为了孩子你会爬上更高的地位？"

"这完全是谎话。臣下根本不知道那个女人怀孕的事。如果知道的话....."

"为什么你敢如此断言？"

"因为臣下没有做为人父的资格，陛下。"

罗严塔尔的声音中虽有着阴郁，却丝毫没有犹豫，这一番话使得大厅中的人更为沉默了。米达麦亚为这个朋友汗湿了军服。

关于这一点，莱因哈特不想再追问。莱因哈特当然也知道罗严塔尔在私生活方面招来许多恶评，但即使是专制的君主也无意干涉臣下在精神生活上的需求。更何况莱因哈特原本对别人的性生活就没什么兴趣。年轻的皇帝从他那白晰的牙齿之间冒出了一句似乎与罗严塔尔的回答没什么关系的话。

"当罗严克拉姆的家名尚未成立之前，你曾宣誓效忠于我....."

那是五年前当莱因哈特还只是一名十九岁的缪杰尔上将的事。就在发生克洛普休特克侯爵暗杀皇帝未遂事件，被派遣出去的讨伐军回到帝都奥丁的那个晚上，在雷鸣撕扯着黑夜和风雨交织而成的厚重布幕中，单身前往莱因哈特和齐格飞·吉尔菲艾斯住处的罗严塔尔说明了米达麦亚的生命落在门阀贵族手中的事情，在请求他们协助的同时，罗严塔尔宣誓今后将效忠于莱因哈特。

现在，这一幕情景同时浮现在皇帝和统帅本部总

长的视线中。

"你还记得那天晚上的事情吗？罗严塔尔。"

"没有忘记！陛下。一天都不敢忘记。"

"很好……"

忧愁的阴霾虽然没有从莱因哈特的脸上消失，但似乎有一道阳光正从阴霾中显露出来。

"这几天我会决定该如何处分。你就在宿舍里等候消息。在事情告一段落之前，你的职务暂由缪拉一级上将代理。"

安心的气氛在众人之间散开来，大厅当中好不容易有了较为活络的生气。深深地敬了一个礼之后，罗严塔尔和陪审的诸将退了出去，莱因哈特回到了原为馆长室的办公室去，针对罗严塔尔的处分询问贴身人员的意见。

高级副官修特莱把他那思虑极深的眼光对着年轻而美貌的君主。

"众人都知道，罗严塔尔元帅是陛下的功臣，也是国家的元勋。如果轻信谣言而处分功臣的话，恐怕会动摇人心，对自己本身的地位也会带来不良的影响。陛下，请务必明察之后再做公正的处置。"

"哦？朕看来像要处置罗严塔尔的样子吗？"

莱因哈特这样回答修特莱，一边把视线转向希尔德。然而兼具智力和见识的伯爵小姐此时却一反常态地避免立即回答。罗严塔尔的存在如果是站在同一阵线的同伴，那自然具有无人可比的信赖感，但是他.....希尔德总觉得有些不安。

前年，在巴米利恩会战的时候，希尔德曾要求米达麦亚直接进击同盟首都海尼森。到现在为止，希尔德尚无法完全忘记当时的感受。

在主官不在的统帅本部总长办公室中，罗严塔尔的幕僚们正在商量对策。瑞肯道夫少校探出了身子。

"阁下，尚有僭越之处，请多包涵。我们是不是应该把那个叫克劳希的女人从军务尚书那儿要过来，让她和罗严塔尔元帅对质？这么一来，那个女人有意陷害罗严塔尔元帅的事实不就昭然若揭了吗？"

贝根格伦听完不禁对着同僚投以失望的眼神。

"事情没有那么简单的，瑞肯道夫少校。你应该也知道军务尚书的为人吧？既然那个女人落入了他的手中，要让她做什么样的供述都完全操纵在军务尚书的手中了。"

由于上将的意见言之有理，少校也就沉默不语了。贝根格伦交抱着两手。

"很遗憾的，到目前为止尚不能断言罗严塔尔元帅是安全的。现在陛下似乎还相信着他们旧日的情谊，

所以予以宽厚的待遇，但是今后天秤会倾向哪一边呢....."

当他像是警惕自身的过分乐观而喃喃自语时，一个军官来通知有访客到来。

访客是米达麦亚宇宙舰队司令官的幕僚佛尔卡·亚克塞尔·冯·布罗上将。

布罗和贝根格伦以前都是已故的齐格飞·吉尔菲艾斯的下属，两人彼此争夺勇敢称号。在亚姆立礼会战和利普休达特战役中，他们总是并肩作战。在吉尔菲艾斯意外死亡之后，他的旗舰巴伐罗萨失去了有着光荣战绩的舵手，被放在帝都的宇宙港，而他的部属则分配配属到各地去。即使他们现在所属的部署不同，但是曾经一起越过死亡线的记忆却不会被风化掉。

布罗和贝根格伦在另一个房间中单独会面。布罗鼓励老朋友，皇帝或许会有宽大的处置，而米达麦亚元帅则会尽全力帮忙。

"真是谢谢了。但是啊，布罗。"

压低了声音的贝根格伦，表情中弥漫着隐含电光的积雨云。

"我曾经因为军务尚书的多嘴而失去了上司吉尔菲艾斯提督。他虽然年轻，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名将。仅仅这二、三年间，我将再度因为奥贝斯坦元帅之故，二度丧失上司，我的人生真是悲惨又滑稽呀！"

"喂！贝根格伦……"

贝根格伦在老朋友面前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我明白，布罗，我的任务是安慰罗严塔尔元帅并激励他。我会尽力去做的。可是如果元帅受到了比他所犯的罪更大的责罚，我实在是看不过去啊！"

虽然知道室内没有人在场，可是布罗仍然小心翼翼地环视着四周。

罗严塔尔元帅在自己家中私藏立典拉德公爵一族的女人原本就事出有因。然而，在杨威利一党再度夺走了伊谢尔伦要塞，帝国军需要团结与互助的这个时候，竟然还有那些不肖之徒竟想利用统帅本部长私生活上的缺点，陷其于大逆不道之罪。布罗很了解老朋友憎恶这些人的心情。

自从齐格飞·吉尔菲艾斯意外死亡之后，贝根格伦对奥贝斯坦的反感及不满的火苗就从来不曾完全熄灭过。那个时候——旧帝国历四八八年九月，意图暗杀莱因哈特的子弹原本用不着吉尔菲艾斯的肉体去抵挡的，他可以用枪口去处理意外情况。在那一天以前，只有他一个人被允许携带武器待在莱因哈特身边，而他的射击技术是众所不及的。

在行星费沙的军务尚书奥贝斯坦隔着辽阔的星海无法感受到贝根格伦上将一秋人的敌意。然而，就算他感受得到，他也不会因此而改变态度及方针吧？

一手导演罗严塔尔有“叛意”的谣言到导致皇帝亲自审问罗严塔尔的是朗古。奥贝斯坦保持沉默地在一

旁观察着朗古怀着扭曲的喜悦，在毫不负责任的谣言之上猛加大量的水和肥料，他既不加鼓励也不制止，似乎只是看着不肖的弟子发挥着演技。或许他认为，如果罗严塔尔因此失势的话固然好，若不是，事情也就这样算了。光是默认朗古行为的这件事，就足以让米达麦亚元帅为首的各将领对奥贝斯坦无法产生好感。

他的部属菲尔纳是这样想的。或许军务尚书是想让诸将的反感、敌意、憎恶集中于他自己身上，好做为皇帝的挡箭牌。做这种事情他自己是绝对不会露出半点口风的，所以，或许这只是菲尔纳个人的解释而已。至于当事人奥贝斯坦是不是有这么意思，那就很难判断了。尽管如此，对于原本不属于军务省的朗古，以奥贝斯坦的心腹自居，待在费沙一事让菲尔纳感到不愉快。但是，他外表的态度上却也一点都不表现出来。他也不是一个单纯明快的人。

当接到罗严塔尔元帅终于接受皇帝亲审的报告时，奥贝斯坦义眼中的光芒射向了朗古。朗古压抑着内心的喜悦低着头，与其说是对着军务尚书那张严格

的脸，倒不如说是对着桌子说话。报告结束，奥贝斯坦这才发出声音。

"朗古。"

"是.....？"

"不要让我失望。你的任务在于监视国内的敌人，使我们的王朝保持安泰。如果你挟私怨诬告建国元勋，反而削弱了王朝基础的话，那可是极为不忠的行为。你要记住这一件事。"

"属下谨记在心。尚书阁下，请您安心。"

奥贝斯坦没有透视力。低着头的朗古脸上有着微量的汗水和充满了奇妙而不调和感的蒸气游移着。他的脸就像是在没有任何人观看的空间中由一片片细小的拼图构成的一样。

".....朗古打一开始是不是就抱有危机意识在进行着事情？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有自信做如此的判断。"

但是现在想起来，在帝国历二年初，情况虽然还没有明朗化，但是他的野心已经显出了轮廓。也就是让军务尚书奥贝斯坦元帅和统帅本部总长罗严塔尔相斗，然后自己再坐收渔翁之利……。如今想起来，这就好像是一个不值得评论的幻想闹剧。众所周知，朗古并不像罗严塔尔一样是个不败名将，也不是像奥贝斯坦一样靠着谋略和军政的能力扫除国家和君主的仅敌之有力幕僚。他只不过是个阴谋家，是个不名誉的秘密警察长而已。然而，历史上无数的实例都在教训我们，没有能力和见识的阴谋家往往会把比自己有能力或者伟大的人物推落沼泽底部，而且不单是针对对手，甚至有可能把整个时候的危亡都沉入海底……。”

日后留下这些记录的梅克林格一级上将，于此时接到了莱因哈特的命令，要他以后方总司令官的身份，率领麾下的所有兵力朝伊谢尔伦方向移动。不管在攻或防的哪一方面，帝国军都必须控制夺取伊谢尔伦要塞的杨威利一党的行动。如果杨攻入帝国领域的话，梅克林格就要防御他们的攻势，相反的，如果杨朝旧同盟领地方向移动时，梅克林格就要负责扼住他的后方。这个任务可以说是重大无比。

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在激动、诉诸感情的情况下发动大军的莱因哈特，同时也将整个广大宇宙中的军事形势尽收于他苍冰色的眼底。而这其中也有许多部分被正置身于伊谢尔伦要塞的杨威利所洞悉。

## I V

在离开帝都身材的前一天，梅克林格和克斯拉、瓦列两位同事一起吃晚饭。

这个时候，后方总司令部参谋长，也就是梅克林格的参谋长列佛尔特中将已经把舰艇移到卫星轨道上，等待着他们的司令官。

面对同盟军或杨威利的一党，帝国在武力方面确实占有压倒性的优势，但是在梅克林格看来，帝国军的军事力量配置状况还是有一些问题。莱因哈特皇帝和他最高级幕僚们的军队几乎布满了从费沙到同盟领土间的广大宇宙空域，照目前来看，压制同盟已经是胜券在握了。另一方面，比同盟领土还广大的帝国本

土中，看似已被年轻的霸主抛弃的帝都奥丁由克斯拉防卫，梅克林格则在伊谢尔伦回廊四周布阵。或许瓦列在近日也会受命进行讨伐地球之后的出击作战。于是，在未来的帝国领土内的军事力量密度就越形稀薄了。

"我是觉得有些不安哪，梅克林格提督。皇帝把大本营迁到费沙固然好，但是，他到底想把奥丁置于何种地位呢？那儿有对陛下而言最重要的人在啊！"

在喝餐后咖啡之前，克斯拉提出了问题。

"你想说的是陛下的姐姐吧？克斯拉提督。"

克斯拉是宪兵总监兼帝都防御司令官，并不是舰队指挥官，本来没有"提督"的称号，但是他的同事都不拘泥于形式，而他本人也很喜欢别人这样称呼他。

"是的。就是格里华德大公妃。"

"皇帝和大公妃姐弟两自从那次之后就一直没有

再碰面了。”

奥古斯特·沙姆艾尔·瓦列一级上将有所保留地说道。他所谓的那次，就是指旧帝国历四八八年九月齐格飞·吉尔菲艾斯死亡的事件。由于这个悲剧的缘故，当时的格里华德伯爵夫人安妮罗杰搬到佛洛依丁山庄。

这三位名将把他们共同担心的问题移到台面上来了。

皇帝没有子嗣，在整个宇宙中，和他有共同血缘关系的人就只有格里华德大公妃安妮罗杰了。这位贵夫人虽然独占了身为皇帝的亲弟之爱和整个宫廷的敬意，但是她却一个人生活在佛洛依丁山庄，从来不干涉国政。皇帝时常催请姐姐一起到新无忧宫去住，但是都被安妮罗杰谢绝了，莱因哈特在无可奈何之下，只好派遣最低限度的卫兵到姐姐身边守卫着。

或许这是一种极为不吉利同时又极为不敬的想像，但是，如果皇帝在没有皇妃、皇子的情况下就去

世的了话，能使新生的罗严克拉姆王朝不至于解体及崩坏的人或许就只剩这个姐姐了。如果在目前的情况下把整个宇宙的中枢转移到费沙的话，奥丁就会沦为边境的一个行星而已。如此一来，警备的兵力自然就会减少。而要更确实地保障格里华德大公妃的人身安全，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她转移到费沙来。而连带地克斯拉本身也就得以转移到更接近帝座的地方，这也是他求之不得的事情。

"可是，顺序好像倒过来了。应该是让皇帝要先行纳妃才对呀！如此一来，王朝的存续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梅克林格不禁苦笑道，其他的两人也以苦笑相应。事实上，这就是最大的问题所在，他们年轻的君主目前对女色完全无缘，这与他绝世的美貌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只要他有那个意思，他尽可埋身于后宫令人眼花缭乱的花众里，可是尽管他们再怎么着急，这种问题也只能视莱因哈特本身的内心取向来决定。

"对了，我想起来了。说到问题，卡尔·布拉格....."

"

克斯拉所提起的名字是民政尚书。他从旧帝国时代就是一个开明派的重要人物，虽然身为贵族，但却拿掉了"冯"的称号，和现在的财务尚书欧根·李希特都是帮助莱因哈特作为政治改革的重要人物。

"民政尚书布拉格对皇帝是不是有什么微词？"

"他曾经有过抱怨。不久之前听说对部下说过连年的用兵、战役用光了国库，死亡人数在大幅的增加等。好像当时多喝了一点酒。"

"国库应该还很充足而且安定嘛！"

"他的论调是，如果能停止战役，落实内政，国库应该会更安定。立论虽然正确，但我却认为布拉格不够谨慎的发言有利于反皇帝派的一方，这才是问题。"

瓦列用他左手的义肢不甚灵活地支着下巴沉思着，梅克林格则把咖啡杯当成钢琴键似地敲打着。

"如果让我发挥想象力的话，我会猜测是不是在背后有心思不正的人把布拉格当成发言代理人？如果现在就要对他加以处置的话可能会成为一种暴行……"

这些人就像是蛇一样，克斯拉不禁耸了耸宽广的肩膀，表现出厌恶感。

"仔细想来，地球教的狂热信徒一定还有生存者，如果他们想报复的话，我和瓦列提督是他们的大敌，一定会被列在他们暗杀的名单上。"

"那么，我们是不是要一起死呢？"

原本想试着开个玩笑的，却完全没有成功。瓦列的表情充满了尖锐的憎恨。在以武力攻击地球教团的根据地时，他被地球教的刺客袭击，永远失去了他的左手。由于他遭遇了如此奇祸却仍然完成了他的任务，因此人们对瓦列的刚毅及冷静有极高的评价，但是他所失去的手臂也不会因为这些评价而再长出来。

古意盎然的时钟指着十点。这座宅邸的主人梅克林格是一个散文诗人、钢琴家、水彩画家，同时还是一个古董收藏家。他是一个留着小胡子的典型绅士，在利普休达特战役时，一占领了敌人的阵地，他立刻跑向美术馆及博物馆抢救艺术品免受战火波及。这个行为还被克拉嘲笑过。

"你做一个收藏家也很有派头了嘛！现在你是不是应该收集皇帝和杨威利的战历了，一样愚弄了所有的人。如果说这是一种艺术的话，这真是最高级的艺术了。"

"可是，我不认为还有人能模仿他这种艺术。"

"着了他的道，实在令人受不了，尽管是处于敌对的立场，他还是一个值得赞赏的人。竟然能以那么一点点的兵力对抗我们帝国全军，让我们疲于奔命。"

瓦列的声音中有着真实的沉重感。因为去年由于杨的奇计而吃了大败仗的就是他。当然，他的言外之意也有着"绝不再被耍"的决心。

不久之后，克斯拉先踏上了归途。因为他必须听取部下有关于他负责监视的对象之一——优布·特留尼西特的动静报告。

对于那个前任同盟元首优布·特留尼西特，克斯拉的态度是采取“郑重的漠视”。他从数个消息来源得知杨威利对特留尼西特一向敬而远之，而他和那个未曾谋面的敌将有着一种“于我心有戚戚然”的共同感受。以杨威利的立场来说，他是不得不尊重由多数派支配的民主政治之根本，但是克斯拉和杨所陷入的“双重标准”没有任何瓜葛，而且他的气质也比杨更刚直，所以他对特留尼西特那种巧言令色和擅于变节的格更不可能有什么好感的。在他看来，特留尼西特只不过是一个不名誉的政客而已。他利用民主共和政体的不完备窃取权力，同时利用国家的衰亡换取自身的安泰。自从他带着家人和资产前往帝国领地之后，同盟领地只剩下被他利用殆尽的政治机构及陷于呆滞状态的支持者。

莱因哈特皇帝也不喜欢他，所以不许他为官，但

是特留尼西特似乎无法自处于平淡，他靠着丰富的资金和毫无原则的行动力，孜孜不倦于进入官场的工作。

坐在朝着司令部前进的地上车后座，克斯拉越发觉得不愉快。他之所以任职首都防卫司令官兼宪兵总监，和同事们远别，一个人留在费沙，是由于皇帝的命令及克斯拉本身具有的实务能力之故，并不是出于他的自愿。如果没有处理危机及组织管理的能力，或许他就会毫无怨尤地留在地面上，仰望着星空而终其一生。克斯拉并不是嫉妒同僚们的武勋，然而，他却禁不住要羡慕他们所处的场所。那些统率着数万艘舰艇，在星奔腾荟粹的黑暗星海之中尽情遨游的勇士们啊！原本他选择了这样的武官之途为其一生的目标。

然而，现实生活中的他却距离那些应该被征服的星群们有数万光年之遥，守着没有主人的宫殿，接待像特留尼西特那样的人。如果在他完全没有进入战场的情况下而达成了和平及统一的话，他固然会为君主的丰功伟业感到高兴，另一方面却也不得不感到些微的不满。

当克斯拉到达司令部的时候，瓦列也踏上了归途。一个月后，这三个人应该各自身处于相距数千光年之遥的地方了。

## V

三月一日，傍晚的寒风扫荡了春天前锋白昼那畏缩的形象，冷气就用厚厚的透明半蓬攫住行星海尼森的角落。晚上十点，皇帝的近侍艾尔密·齐列在皇帝告诉他已经没事，可以去睡觉之后，便回到隔着一条走廊的寝室去。他换上了睡衣，把罩上一层乳白色的窗户开了个小缝，令人颤抖的冷气伴着冬蔷薇的香气扑进他的鼻孔，少年轻轻地打了一个喷嚏。在寂静的夜里，这个声音听起来格外清晰，在广大的庭园里警戒的士兵们送来了怀疑的眼神。艾尔密关上了窗户，打了一个大大的哈欠作为睡觉前的仪式，然后他正想钻进被窝里。就在这一瞬间，像窗形一样的白色光块照亮了房间的中央部分。才刚刚发觉光芒变成橘色时，一阵巨大的声响便朝艾尔密扑来。他醒悟到似乎是什么东西爆炸了，少年慌忙从床上跳起来。

爆炸声不断地侵扰着艾尔密·齐列的耳朵。他不由得捂起了耳朵，一边担心地要往皇帝的房间跑去，结果发现穿着家居服的莱因哈特已经站在房门口了。在四周由亲卫队员所围成的人墙中，金黄色的头发因为橘色的光芒的照映而闪闪发亮。

"发生了什么事了，奇斯里？"

"现在正在调查当中。不管怎么说，陛下，请尽快随属下避往安全场所吧！"

向来有灵猫捷豹之称的亲卫队长闪着黄玉色的眼珠说道，皇帝点了点头。

"艾尔密，来帮朕更衣。帝国皇帝穿着家居服逃跑，简直就是提供同盟人说笑的题材嘛。"

奇斯里原本想说时候不对，但对艾尔密来说，所谓的命令就是皇帝口中说出来的话。他毫不犹豫地跟在莱因哈特的后面进了房间，帮年轻的征服者换上黑色和银色的军服。无视于窗外的光、影和爆炸声所组

成的狂响曲，换好了自己的衣服后，皇帝看着艾尔密穿着睡衣的样子不禁失笑，他把自己的家居服披在忠实的少年身上。

皇帝在走路不发出脚步声的奇斯里带领下离开了冬蔷薇园。在黑色和橘色的光芒交互辉映之下，诸将官都担心皇帝的安危，力劝他弯下身来，然而，莱因哈特默不作声，仍然抬起他那金黄色的头。而身披着过大的家居服的艾尔密则以崇拜的眼神看着莱因哈特那种临危不乱的姿态。

火灾在黎明的第一道曙光越过地平线的时候平息了。火灾原因的调查工作于第二天早上立刻展开。调查工作当然和救助伤者同时进行，但是起火原因很快就查出来了。那是旧同盟军转移给民间，用于开发矿山的杰服粒子引爆装置在能源来源被切断的情况下出现错误操作，而某处的小工厂彻夜作业所产生的火花引发了火灾。

这个大火结果变成了火灾，是同盟政府的崩溃和帝国的政治权力确立之际所产生的责任体制的私生

儿。但是，当时几乎每个人都认为这是蓄意纵火。这样的看法自然比较适合当时的状况。帝国军认为是旧同盟军的余党意图利用混乱时的恐慌制造事端而故意纵火的。但事实上并没有任何组织趁机作乱。在混乱之际各处虽然都有暴乱产生，但都在初期就被控制下来。这固然是因为米达麦亚和缪拉的沉着指挥使然，但最主要的是帝国军根据罗严塔尔周密筹划的紧急事态处理标准而有效率的出动，控制了重要的地方，不使产生任何动摇之故。

不管怎么说，一定要有犯人才行。如果没有严惩犯人不能安抚人心。烧毁的面积在八百平方公里以上，死者及行踪不明者达五千五百名之多，其中以不熟悉地球环境的帝国军士兵占了半数。除此之外，许多的历史建筑物都化成了灰烬，但是对帝国军来说，这件事原本无关痛痒，正因为如此，甚至有人说是帝国军欲借着这把火将旧的弊端一扫而光。宪兵副总监布连塔诺上将从几个“候补犯人”中，选中了以前在同盟国内被视为好战主义团体而横行无阻的“忧国骑士团”的残存组织。

帝国军也不是没有考虑到忧国骑士团有可能因为镇压的行动而成为反帝国的英雄象征之可能性，然而，根据搜查的结果显示，从宇宙历七九六年到七九九年之间，忧国骑士团和地球教之间有资金及人员方面的交流关系，此事一经表面化，帝国军也就认为没有再顾虑到会发生其他误会的必要性，虽然没有任何证据，但是有许多人深信一定是他们的所作所为。再者，自从去年夏天暗杀皇帝未遂事件发生之后，帝国的政府和军部就订立了一条不成文法律——凡是和地球教有关的人事，即使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还是可以加以弹压。

一时之间，和忧国骑士团及地球教有关系的人共有二万四千六百名成为举发对象，但实际上被检举的人不到二万人，因为有五百二十名因抵抗而被射杀，另外的一千名则逃走了。帝国军从他们的指挥部没收了许多武器，结果很讽刺的，这反而给了帝国军弹压的正当理由。

于是，布连塔诺得以保全他身为治安负责人的面子，但是已经化成灰烬的都市重建工作却成了重要的

课题。

三月十九日，帝国军的最高干部们齐聚冬蔷薇园的临时大本营。这一天，皇帝要公布罗严塔尔元帅的处分结果。大家都猜测罗严塔尔对于帝国军能将几天前发生大火所伴随而来的混乱情况减到最低有莫大的功绩，或许处分将可降到最低的程度。然而，皇帝的宣告在一瞬间几乎冻结了所有出席者的心。

"罗严塔尔，朕决定解除你统帅本部总长的职务。

"

无声的喧哗急速地升到人们听觉可及的程度，然而，在最初的宣告之后，莱因哈特接下来的公布内容驱散了冬蔷薇园里人们的不安。

"朕要重新给你任务。你将以帝国新领土总督的身份驻守海尼森，负责掌管旧同盟所有区域的政治及军事之各项事宜。新体育运动总督的地位及待遇将与各省的尚书相当，你将只须对皇帝负责。"

恭恭敬敬地低垂着头的罗严塔尔，秀丽的脸上泛起了血色。这可不是轻微处分啊！只存在于人们想像的地平线对岸的莫大光荣正跪拜在他的面前。他稍稍改变了金银妖瞳的角度，朋友的身影对映在那黑色和蓝色的瞳孔中。米达麦亚如同自己喜获荣升一样，喜形于色。

罗严塔尔被赋与了他在任职统帅本部总长之前所指挥的舰队，同时又收纳了克纳普斯坦及格利鲁帕尔兹两位上将的舰队。如此，他将拥有舰艇三万五千八百艘，士兵五百二十二万六千四百名。这在银河帝国中是继皇帝莱因哈特之后第二强大的武力集团。除此之外，由于是皇帝亲自宣告总督的地位和阁僚相匹敌，所以这就意味着罗严塔尔在制度和军务尚书奥贝斯坦具有相等的地位。当然，在实战能力方面，罗严塔尔是远远凌驾于军务尚书之上的。

莱因哈特的决定不只针对罗严塔尔一个人，他同时也发表了随之而改变的组织和人事上的变更。

"统帅本部由朕自己统辖。我会设立幕僚总监来辅

佐，这个职务就由舒坦梅兹一级上将来担任。因为要成立新领土总督府，所以你驻屯干达尔星系的任务也同时终止。”

事实上，最初这个席位是莱因哈特为希尔德准备的，但是伯爵小姐以她没有指挥一兵一卒的能力而坐拥如此高的职位恐会招来诸将不满为由婉拒了。

“但是，以上的人事要在使占据伊谢尔伦要塞的杨威利一党屈服之后才会生效。”

莱因哈特那铿锵有力的声音在分列两旁的文武百官之间撒下了一张无形的、近似颤栗的密网。

“朕要在各个势力、各地方的反乱分子尚未蠢动之前讨伐杨威利一党。如果再给他更多的时间，不但会让他强化了战力，人们也会说朕和朕引以为傲的军队畏于一个人的奇略而推卸统一宇宙的责任。朕要在此宣告，在朕没有让杨威利跪在我面前表示屈服之前，朕就不回奥丁或费沙……”

莱因哈特的声音形成了一首没有乐器的交响曲，应和着诸将官的霸气。不知道是由谁先发起的，一阵阵热烈的欢呼声撕破了冬蔷薇园的香气和冷冽的空气。

"莱因哈特皇帝万岁！"

莱因哈特又把鲁兹一级上将从最前线调回来，任职费沙警备总司令官；把瓦列一级上将从奥丁叫回来参加前线作战。之后，莱因哈特便先行回宫去。

当莱因哈特环视着冬蔷薇园，在不很宽敞但感觉相当舒服的沙龙中坐下来之后，艾尔密便送来了咖啡。而希尔德则在莱因哈特把咖啡杯放回盘中时带来了令人意想不到的问题。

"陛下，那个女人怎么办？"

有那么一瞬间，莱因哈特似乎无法刺激自己的记忆区去寻找"那个"代名词指的是谁，所以希尔德只好再作补充说明。

"属下指的是在罗严塔尔元帅私人府邸里的那个立典拉德公爵一族的女人。"

"啊....."

莱因哈特闻言点了点头，脸上的表情只闪过一抹不关心和困惑。事实上，这个叫爱尔芙莉德·冯·克劳希的人存在与否已经不在莱因哈特关心的范围内了，但是他还是试着去了解。

"听说已经怀孕了，把那孩子拿掉应该就没事了。"

"听说已经怀孕七个月了。这个时候要中怀孕对母体来说太危险了。"

"那么，伯爵小姐，你觉得怎么做才好呢？"

"请恕属下直言，属下也没有自信这样做是不是最好的方法，不过，是不是可以把那个女人从罗严塔尔

元帅的私宅中带到某个地方去，等孩子生下来之后，再送去认养。”

“不能立刻就把她从费沙送回原来流放的地方去吗？”

希尔德反对这个做法。她觉得应该考虑到宇宙船的震荡会对这个时期的胎儿或造成不良的影响。如果发生流产或死产之类的事，可能又会撒下另一个悲哀和憎恨的种子。或许罗严塔尔本身也有过同样的看法吧？

“朕知道了，就交给你去处理吧。”

莱因哈特简单地把事情的处理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他的心已经开始漫步在贯穿星海，漫长而规模宏大的长征之途了。他不想把眼光放在一个微不足道的女人身上。希尔德很了解他的心情。莱因哈特并不是无情，只是他把自己丰富的感性都奉献给宇宙这个唯一的存在了。如果他的冷酷的，他就会下令处死爱尔芙莉德，斩断将来可能形成祸害的根源。当然也有人

会把这个做法视为一种"安抚"。

"如果讨伐了杨威利，完全统一宇宙之后，陛下就可以回奥丁和大公妃见面了。"

话还没说完，希尔德就已经后悔了。皇帝的声音中罩上了一层厚厚的冰霜。

"不该说的话就不要说太多，伯爵小姐。这事与你无关。"

"是，很对不起。"

希尔德坦直地道了歉。老实说来，莱因哈特实在也太任性了，他曾经派希尔德以私人身份到姐姐的佛洛依丁山庄去，实在不能一句话就否定伯爵小姐和这件事无关。

但是这种近乎少年般不成熟的心态，还是在希尔德可以充分容忍的范围之内。

在行星费沙的地下深处有一间与外界严密隔绝的房间。躲在这里长达一年的人们现在正悄悄地移往距离市区约五十公里之遥的欧克纳岗山地，藏身于针叶森深处没有人知道的雄伟建筑物里。这些被帝国军登记在非友好名单上的五十位通缉犯都由一个人支配。

在装有暖炉的沙龙里，放下两层窗帘的是一名叫安德鲁安·鲁宾斯基的人。他曾是费沙还是自治领地，拥有内政自主权时的自治领主。他在莱因哈特占据费沙夺取权力宝座之前，藏入了地下而逃过帝国军的追捕。如果现在甘为帝国军的傀儡，稳坐总督地位的博尔德克知道这件事的话，他一定会咋着舌头，把原来的主人送上断头台吧。现在，鲁宾斯基忍住性子当一个黑色森林的隐者。

"皇帝莱因哈特和罗严塔尔之间的裂缝似乎已经修复了。不仅没有肃清他，反而还任命他当旧同盟领土的总督。你的工作好像造成反效果了。"

"看来似乎是修复了。然而，皇帝赐给罗严塔尔的地位和战力对一个臣下来说是太大了。至少军务尚书奥贝斯坦会这样想吧？裂缝只是被隐藏起来而已，绝对不会就此消失的。"

"你布的网还真广呢！"

朝着鲁宾斯基罩下一张冷嘲热讽之网的女人是他的情妇——歌手出身的多米妮克·尚·皮耶尔。鲁宾斯基把这股嘲弄的波动吸进他那魁梧的身体中，同时继续说道。

"现在，皇帝的弱点便是他那美丽的姐姐了。如果格里华德大公妃有什么差错的话，皇帝一定会狂乱不已。英雄和明君就会一瞬间消失了，剩下的就只是个激动而难以自制的黄口孺子而已。"

"你觉得这样就很好对付了吗？"

"至少比他发狂之前还好对付。"

鲁宾斯基以沉着得近乎没有感情的表情回答，把威士忌酒杯送到嘴边。

"可是，事情是不是能成功呢？"

"就算没有成功也无所谓。即使没有成功，只要暴行是有企图的，就可以产生充分的效果。那个金发孺子就会醒悟到他的人生不只是前进和上升了。他的权势在不断扩大的同时，也不断为趋为空洞。现在他是站在膨胀的气球上。"

这个时候的鲁宾斯基看来就像一个用胃壁吸收从威士忌酒杯中所喝下的液化阴谋，然后转化为自己能量的非人类。

"如果姐姐成为刺客行刺的目标，皇帝莱因哈特就会放弃新领土回去见姐姐吧？这个时候，和皇帝产生过嫌隙的罗严塔尔就会忍不住堕落天使的诱惑了。"

"反正都是你在煽动的嘛！"

多米妮克重复着刚才的反应。对鲁宾斯基冷嘲热讽的语气似乎化为她的一种特性了。

"因为在讲求必要性之前，火上加油的功夫是你所擅长的。搞不了海尼森的大火也是你一手策划的。"

"你这么高估我，真让我高兴，不过，那次的事件却是偶然的。四处纵火玩得太过份的话，在灭火之前，自己就会先被烧死的。但是，既然发生过一次火灾了，能够利用的话就要尽量利用。"

"你真是废物利用的天才。"

银河帝国的幼帝艾尔威·由谢夫二世、兰斯贝尔克伯爵亚佛瑞特、原帝国军上校休马哈……及其他无数个专有名词都被收进鲁宾斯基的道具箱里了。连费沙地底下的支配者——地球教的干部名字也是一样。

"……对了。"

对于鲁宾斯基没有立即回答一事，多米妮克不认

为有什么特殊的意义，然而，鲁宾斯基的反应却完全出乎她的意料之外，“费沙的黑狐”以隐藏了自己情绪的声音说出了这句几乎要震情妇耳膜的话。

"怎么样？多米妮克，要不要帮我生个孩子？"

在一瞬间的沉默之后，多米妮克爆出了一句逆耳的回答。

"然后再让你杀了？对不起了。"

即使这一句话化为一把看不见的刀子刺穿了鲁宾斯基的胸口，他的脸上仍然没有任何表情。以前，他曾经杀了企图篡夺他地位的鲁伯特·盖塞林格。而那个青年就是鲁宾斯基的亲生子。多米妮克是这个杀子事件的共犯。

费沙前自治领主以干涩的眼神目送着留下洒遍名为“辛辣”香水味的情妇背影。

".....不是这样的，多米妮克，是好让我被样啊！"

他的声音低得无法传到多米妮克的耳里。

## V I I

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坐在冬蔷薇园草地的一角，凝视着即将被傲慢的春天击退的冬蔷薇。法伦海特、毕典菲尔特已经率领着麾下的舰队朝着伊谢尔伦要塞方面前进了。米达麦亚、罗严塔尔、缪拉、艾杰纳等一级上将也都磨拳擦掌做着远征军出发前的准备。他们的目标是纵横旧同盟领地，突破伊谢尔伦回廊，再回到帝国本土。不管是在构想或实行方面，这次的作战可以说是除了莱因哈特以外，没有能做得到的盛大行动。

".....或许我是受到诅咒而出生的。"

皇帝低沉的声音敲打着冬蔷薇枯萎的花瓣，服侍在一旁的艾尔密·齐列闻言不禁露出了惊惧的样子。

"我喜欢战争多于和平。只有流血才能使我的人生

染上色彩。或许还有其他的事情可以做....."

"可是，那不是因为陛下希望统一宇宙的缘故吗？

"

艾尔密比当事人更显热心地强调。

"如果能够统一自然就有和平。如果陛下感到厌倦了，不是还有其他的银河系可以去吗？"

没错，统一就会带来和平。但是将来又会怎么样呢？他所散发的生命光辉必须有足以承接这种光芒的敌手存在才能显出其华丽啊！难道就如这个凭着想像描绘出远景的少年所说的，前往别的银河接受挑战吗？

莱因哈特伸出了他那只有画家靠着想像力才能画出来的极其优美的手，抚摸着少年的头发。

"你是一个体贴的孩子，常常会为我着想。我很想给那些会为我着想的人幸福的....."

很明显的，莱因哈特这些话大半是对着自己说的，所以艾尔密也就没有做任何回答，他只是专注地凝视着充满了忧郁气氛的皇帝美丽的侧脸。一如往昔，莱因哈特不能相信自己可以给那些可以衬托他的爱情和热力的人们任何幸福。他甚至怀疑对他所爱的人来说，他竟然是一名凶神。但是，他虽不曾忘记自己以前所立下的誓约，却也没有想过该去完成这些誓约的义务。

时序进入三月，从海尼森方面躲过帝国军的巡逻潜入“解放回廊”的旧同盟军舰艇和民间船数量大幅度地增加了。当四月的脚步接近时，他们所发出的情报显示战争水位明显地上升到危险的刻度。

皇帝宣誓要扫灭杨一党，命令毕典菲尔特和法伦海特两位一级上将做先头部队。海尼森已成为帝国军最大的军事基地。作战的时机快速地成熟了。

察觉莱因哈特意图的杨威利也脱去了怠惰的外衣，翻遍了他脑细胞的所有角落，全力拟定迎击的作战计划。想要以有利的形式实现他的构想，他就不能

放弃军事上的抵抗。他的部下们也都充分发挥了"侠气和醉狂"的精神，随着司令官的作战计划做布署。巨大的伊谢尔伦要塞因为内部充满了人力上的能量而达到饱和状态尤里安·敏兹事后甚至可以回想起这个赌上生命的"祭典骚动"的细节。

菲列特利加拭去目不转睛地盯着作战图的杨额头上所浮现的汗珠。卡介伦则和数字继续缠斗着。先寇布就像寻参加射击比赛的骑士一样把弄着他的装甲服。波布兰忙着为重新编组而成的斯巴达尼恩各中队挑选着酒名作为代号。姆莱正经八百地整理着文件，费雪默默地检查舰体，而有舒奈德随侍在一旁的梅尔卡兹则只要他在一旁待着就可以稳定士兵们的情绪了。亚典波罗一边编组舰队运动的模式，一边不停地记下名为"革命战争的回想"的笔记。而第一次上阵的卡琳，也就是卡特罗捷·冯·克罗歇尔则满脸振奋……。

就算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别离，以及有多严重的流血战斗等待着他们，对杨舰队而言，伊谢尔伦要塞都是祭典的广场。充其量他们只能满身冲劲地、喧闹地去享受这个只有他们可以完成的祭典……。

宇宙历八零零年，新帝国历二年的三月，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和杨威利即将在从伊谢尔伦要塞到艾尔·法西尔星域的“解放回廊”地带展开自从巴米利恩会战以来第一次面对面的交战。他们自己都还没有预测到这个战役为他们两人带来了有生以来最大的冲击。